

柳南随笔 （清）王应奎 撰

随笔

序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续笔

自序

序

卷一

传名不系爵位

生瑜生亮

床床非雨声

自号魏林

清和月

汪钝翁与严白云论诗

布袋

者者馆

彭祖八字

韩文用成语

义门论前明书家

义门论古文

西昆取义

袖中小学

龙君执役

先贤授琴

青冢

东皋赏鱼

包灯

贤母堂

吟诗堕水

龙种
昆湖茅屋
冯姬
李二娃
宋人论文
文章正宗
望溪精语
后与子异
朱竹墨菊
巧言令色
梅柳一条
一把连
小西天
荆公咏菊
青林高会图
药名诗
方尔止吟诗
蟋蟀相公
服御类优
官家
茧庵名论
墓祭
平望女子
卷二
元灯
棉布之始
碧螺春
周璵画龙
莼官
大人
四六声病
陈眉公
杜诗注
僧大涵

王斥
竹器
上番下脱
阿胶
时文选家
饭僧求嗣
冯氏之学
岱山僧
宋笺
诸生就试
王麓台作画
麓台论画
剃须偿米
孙状元
唐诗选本
待士盛典
王文恪祖莹
舍禁
薛太守
倪文正公
僧大汕
芷崖赠妓诗
瑁湖谢恩诗
辛丑奏销
女贵坟
刺称同学
顾玉川
糟团御史
卷三
庶人祭高祖
种痘
东林气节
关庙投刺
永乐朝词臣

不肖子
陆公酒量
太湖渔户
严孝廉
仁兄仁弟
呼兄为况
阮亭诗序
河梁诗
渊明自挽自祭
李存我书
天宝鹿
卖文
何义门论文
茅选唐宋八家
沧浪诗话
王赵交恶
陈眉公告衣巾
钱木庵论冯定远诗
尊甫尊堂
俗语有本
一门四皓
吴俗告丧
林茂之
冯补之论律诗
文三桥
虎丘社集
三国志
罩甲
戈氏神童
海棠白花
夏吏部
三贤多寿
邑乘之误
敬十八房书说

计甫草
气化感物之异
梅酱
绿林
方何之弊
古文难易之分
杨九娘
揭曼硕诗
折倒

卷四

三诗同意
三史
祭文创格
岂况连用
新城诗格
死社稷为诸侯言之
改嫁
尚书
同姓称家
樊绍述古文
公为尊称
百客堂
参坐参语
三登高望楼诗
正字通
书板之误
俭为共德
金天石
金正希
周鄮山
称字
笠翁诗韵
苏蓼劬
总管庙

饮光误论
误解闲情
误学汉碑
梅蔡化俗
瞿张殉难
杨义士
诸家论震川古文
虞山不知苦吟
南垣善谑
正钱录
修志所难
虞邑流寓

●柳南随笔序

吾友王君东淑，隐居于李墓塘之滨，距县治四十里。百年地僻，柴门昼掩，虽近市廛，如处岩壑。吴门沈确士先生题其草堂曰柳南，取君家右丞诗句也。堂中积书万轴，经史百家略具。君以四几周身，堆书及肩，而埋头其中，緼岁兢兢，不知户外。搜讨既富，溢为著述，诗歌古文，既已取次成帙，多于束笋矣，而以其绪余成随笔六卷。搜遗佚，则可以补志乘；辨讹缪，则可以正沿习；以至考诗笔之源流，究名物之根柢；着虞初诺皋之异事，标解颐抚掌之新闻。盖不出碎文琐语，而谈苑之质的，艺文之标准，胥有赖焉。以古人著书之例拟之，亦容斋洪氏之遗意也。昔洪氏之书，迄于五笔而止，今兹所就，犹初笔耳。而艺林思见其书，等于饥渴，余因请君出之，为付剞氏，俾枕中之秘，为国门之悬焉。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他日次第成书，当如洪氏之数，余又将悬梨以拟其后矣。乾隆庚申七月望日，同里顾士荣文宁氏撰。

●柳南随笔卷一

[陈玉齐，字在之，邑诸生。少时，以「十里青山半在城」之句受知于钱牧翁。福藩南渡，起牧翁为大宗伯。在之投诗，又有「千年王气归新主，十里青山忆谢公」之句，牧翁亦最赏之。相国蒋文肃公怀在之诗云「一生知遇托青山」，盖谓此也。又在之和牧翁狱中诗，有「心惊洛下传书犬，望断函关放客鸡」之句，亦为牧翁所称。]

益都赵宫赞秋谷 【执信，】 少负才名，于近代文章家多所訾警，独折服于冯定远 【班。】 一见其杂录，即叹为至论，至具朝服下拜焉。尝至吾邑谒定远墓，遂以私淑门人刺焚于冢前。新城夫于亭杂录中所谓「世人于冯定远

，乃有皈依顶礼，不啻铸金呼佛」者，盖谓宫赞也。

李中丞馥，号鹿山，泉州人也。中康熙甲子科举人，历官浙江巡抚。性嗜书，所藏多善本。每本皆有图记，文曰「曾在李鹿山处」。后坐事讼系，书多散逸，前此所用私印，若为之讖者。夫近代藏书家，若吾邑钱氏、毛氏，插架之富，甲于江左，其所用图记辄曰「某氏收藏」、「某人收藏」，以示莫予夺者。然不及百年而尽归他氏矣。中丞所刻六字，寓意无穷，洵达识也。

徐兰，字芬若，号芝仙，邑人也。学诗于王司寇阮亭，阮亭极称之，采数首入居易录。浙水沈方舟【用济】尝与吾友汪西京【沈琇】论近日虞山诗人，以芬若为第一，西京不能对，盖不知其为虞产也。归而访之里人，知芬若自少流落都下，数十年中仅一归展墓，故知之者绝少。其归而展墓也，在康熙四十六年。墓在北门外，亦迷其处矣。自辰及午，徧访不得。有坟户李奉宁者，留之小饮，正举杯间，风卷埃尘眯目，一书从梁上堕，拾视之，乃山田册也。凡北郭外坟墓悉鳞次编载，而芬若先莹则近范家墩，觅之果在。此事若有鬼神默相之者。芬若因作五言古诗四章纪事。未几仍入都，嗣后不复归里，每方舟自北还，辄托以一盂祭墓焉。雍正三年，芬若年已六十余矣，久占籍天津，以红兰主人事牵连，勒令家居，不许在外行走。又几年以疾卒。

沈确士【德潜】尝语予云：「芬若工画，可继恽正叔，而白描人物，一时无对，不特长于诗也。」予所见芬若诗已付梓者，有芝仙书屋集一卷，计诗二百三十余首，籍贯仍刻海隅。而出居庸关诗，有「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争得不回头」之句，确士亟为予称之。惜未刻集中，无从见其全也。

某宗伯于丁亥岁以事被急征，河东夫人实从，公子孙爱年少，莫展一筹，瑟缩而已。翁于金陵狱中和东坡御史台寄弟诗，有「恸哭临江无孝子，徒行赴难有贤妻」之句，盖纪实也。孙爱见此诗，恐为人口实，百计托翁所知，请改「孝子」二字。今本刻「壮子」，实系更定云。

东坡云：「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而某宗伯云：「丁亥岁三月晦日，忽被急征，银铛拖曳，命在漏刻。河东夫人冒死从行，慷慨首涂，无刺刺可怜之语，余亦赖以自壮焉。狱急时，次东坡御史台寄妻诗以当诀别。狱中遏绝纸笔，临风闇诵，饮泣而已。」夫寄弟诗也。而谬曰寄妻，东坡集具在，不可证乎？且伊原配陈夫人，此时尚无恙也，而竟以河东君为妻，并后匹嫡，古人所戒。即此一端，其不惜行检可知矣。

徐复祚，字阳初，号蓂竹，大司空弼之孙。博学能文，尤工词曲。某宗伯题其小令，以高则诚为比。传奇若红梨、投梭、祝发、宵光剑、一文钱、梧桐雨诸本，至今流传于世，然不知其为阳初作也。又尝仿陶九成辍耕录作[老委谈

，原本三十六卷，今所存者六卷而已。余悲阳初有如许著作，而身歿之后，遗书散佚，名字翳然。文人之传与不传，洵有命在，千秋万岁，子美所以致叹于寂寞也。会己酉岁昭文修邑乘，予为言于陈君亦韩【祖范，】载入文苑传中。

顾复，字复生，邑人也。习岐、黄业，兼能诗。尝有句云：「初暑余春气，残雷变晚晴。」余极爱之，谓可与唐人「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并传。生平诗篇甚伙，其稿如束笋者数卷，余见之于支川法城禅院，盖其子在院中为僧云。

询字，韵书入十一真，相伦切，音同荀，咨也。尚书「询事考言」、「询、谋、佥同」，毛诗「周爰咨询」、「询于刍蕘」，左传「咨亲为询」等处，皆作平声读，而吴郡人讹作去声者大半。[先是，孙孝廉赤崖【旻】以科场事谪戍辽左，蒙恩放归。己卯，圣驾南巡，问孙旻在否？赤崖献诗行在，有「君王犹询小臣名」之句，询字竟作去声。满大臣阿兰泰摘其误，一时以为笑柄。]又本韵中「闽」字并无上声，今人亦多讹读，不可不知。韩退之有言：「凡为文词，宜略识字。」况诗本以声韵为主，岂可以不识字乎？

吾邑冯舒，字已苍，嗣宗先生【复京】子也。尝以议赋役事语触县令瞿四达，瞿深衔之。会己苍集邑中亡友数十人诗为怀旧集，自序书大岁丁亥，不列本朝国号、年号；又压卷载顾云鸿昭君怨诗[有「胡儿尽向琵琶醉，不识弦中是汉音」之句]。卷末载徐凤自题小像诗[有「作得衣裳谁是主，空将歌舞受人怜」之句]。语涉讥谤，瞿用此下已苍于狱。未几死，盖属狱吏杀之也。已苍之孙修与余善，为述其颠末如此。又闻已苍在狱中，桎梏而桎。友人往候之，已苍自顾笑曰：「此特冯长作戏耳！」盖已苍颀然长身，人以「冯长」呼之，冯长与「逢场」同音，故云尔。

陈绛跌先生，名式，邑贡生，余王母之父也。尝作燕都赋一篇，俾其子宿源【溯潢】熟诵。丁酉科场之变，凡南北中式者，悉御试瀛台，题即为瀛台赋。宿源亦于是科登贤书，在御试列。是时每举人一名，命护军二员持刀夹两旁，与试者悉惴惴其栗，几不能下笔。宿源即以燕都赋改窜成篇，顷刻而就。世祖览之称善，钦定第二名。

邓林梓，字肯堂，邑人也。顺治丁酉将赴省试，祈梦于韦苏州庙，神示以「中式力田」四字。肯堂窃意是科可中，但当从此知止，归老田间，无望甲科矣。迨榜发，邑中中陈溯潢。溯潢父名式，力田者合之为「男」字，言中式男，邓无分也。

钱锦城，字镜先，宗伯孙也。少以诗名，有集一卷，其家副宪为序。尝之京师，携其集就正新城先生。先生一见其序，即曰：「其家有湘灵【陆灿】

在，舍之而求副宪，是从爵位起见也，诗可知矣。」遂掷去不观。

武林有松仙人者，隐居南高峯下，不衣、不食，有道术，能前知。吾邑魏叔子【冲】曾以「甲子年家」四字寄请一决。踰年以原字寄还，旁批四「不」字。后叔子果不登甲榜，又无子，死时年未六十，家贫甚，几无以敛，一一如松仙所决。同里顾润寰，家无儋石，而性好施予。尝于严冬晨起如厕，厕上先有人在，而下体无袴，润寰惻然，即脱己袴赠之。其济人多此类。后生子麟，中顺治甲午举人。

陈眉公临终时，手书影堂一联云：「启予足，启予手，八十岁履薄临深；不怨天，不尤人，千百年鸢飞鱼跃。」遗笔嘱诸子云：「内哭外哭，形神斯惑。请将珠泪，弹向花木。香国去来，无怖无促。读书为善，终身不辱。戒尔子孙，守我遗嘱。」又遗命葬畚山中，平土中不封不树，子孙默识其处而已。先生于去来之际从容如此，虽学问不无可议，而其人固不易及也。

太仓王司马在晋之祖以渔为业。一日举网溪边，时已薄暮，仿佛有人语云：「我已守候多时矣。少顷有戴铁胄者至，即我替人也。」未几，果有人到溪边，以釜覆头上，将褰裳以渡。王大呼云：「不可！不可！此处有鬼，无以性命轻试也。」其人遂不敢渡。未几，又仿佛语云：「守候良久，纔得一人，又为兵部尚书救去，奈何？」王心且喜且疑，以为「彼呼我为兵部尚书。我渔人也，何自而为此？」是时在晋犹未生也。厥后在晋举进士，历官至大司马，果赠祖如其官。

江阴李忠毅公死阉祸时，年甫三十有四，子尚幼，而太公方在堂，为抚孤寡，颇费经营。乃大书一联于厅事云：「谋生我为添蛇足，报国儿曾捋虎须。」盖纪实也。后忠毅受恤典，而太公亦诰封如其官，年至八十余而终。「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本韩偓诗。

熊大司马廷弼，先中万历某科湖广武乡试第一名，后又弃武就文，中万历丁酉湖广乡试第一名。于是榜其堂曰：「三元天下有，两解世间无。」

吾邑钱某，少年颇攻房术，延方士张思任于家，欲为大阴，遂致腐烂。同年徐季玄【待任】作诗嘲之，有「去柄为司礼，留胞作相公」之句。举人薄味玄闻之，一笑脱颐。时味玄适在妻家，妻父黄悟玄延医张又玄治之，百方不效，两日竟死。邑中为之语曰：「钱某阳物，笑杀举人薄味玄，急杀诗人徐季玄，难杀医人张又玄，苦杀丈人黄悟玄」。

某宗伯序冯定远诗，比其人于刘孝标、冯敬通，见者以为实录。按两人皆有悍妻，而定远亦如之。于是陈在之独酌谣中遂有「冯君诗序由蒙叟，叱狗蒸梨事满篇」之句。自注云：「孝标以下，儼人于伦，何其刻也！」定远之子行贤，以陈诗发其父之隐，遂深衔之。会在之情味集刻成，行贤吹毛索瘢，不遗

余力。至批其后云：「开辟以来，无此不通之人。」余谓在之之诗虽多可议，然行贤之论未为平允。今在之情味集板已毁于火。

陈在之学诗于冯定远，尽得其指授，而背輒毁定远，不遗余力。定远比之于逢蒙，徧诉邑中士大夫，在之反以此得名。于是邑中后进之士从定远游者，或因声名未立，遂有效在之故事者矣。

家诗老露涓 【 誉昌】 尝为余言：「人有终身为诗，不能成家，而间有好句，亦难尽泯。」吾邑如徐潢诗有「仆去身为得力奴」之句，马永奠诗有「苦菜根多炼齿牙」之句，李某诗有「病得中医不费钱」之句，皆警策可诵。此正如谚所云「低棋也有神仙着」也。

余同里闰之友，号称莫逆者不过三四人，皆当世知名士。余一日各以四字品目之，颇为曲肖：侯君秉衡 【 铨】 曰「光明俊伟」，陈君亦韩 【 祖范】 曰「澹泊宁静」，汪君西京 【 沈琇】 曰「秀发飞扬」，谢君宪南 【 元阳】 曰「短小精悍」。家西涧 【 材任】 先生闻之，以为大类汝南月旦，遂各因其字以韵之曰：「光明俊伟侯秉衡，秀发飞扬汪西京，澹泊宁静陈见复，短小精悍谢廷岳。」见复者亦韩自号，廷岳者宪南自号也。先是余亦自号曰云北山人，宪南因续之曰：「轩豁呈露王云北。」恰叶陈、谢两君别字，亦可谓巧合云。

先生之称，自论语、曲礼始。老先生之称，自史记贾谊传始。其有止称曰「先」而犹言「先生」者，见于史记鼂错传「学申、韩刑名于轺张恢先所」是也。有止称曰「生」而亦犹言「先生」者，如汉书贾生、伏生、董生之类是也。

古者师曰先生，曲礼「从于先生」是也。父兄曰先生，论语「有酒食，先生馔」是也。学士年长者曰先生，孟子「先生将何之」是也。外此未尝混施也。今则不然。同辈而先生之矣，后进而先生之矣，医卜而先生之矣，商贾而先生之矣，甚则舆台皂隶而亦先生之矣。方正学谓君子之于名，必使尊之者无过，受斯名者无愧而后可。况先生之为义，汉儒以「先醒」释之。今日众人皆醉，谁为先醒者？乃尊之者不以为过，受之者不以为愧。举世披靡，亦可叹矣！

弇州觚不觚录云：「京师自内阁以至大小九卿皆称老先生，门生称座主亦如之，盖称谓之极尊者也。外省则自僉宪以上，悉以此称巡抚；若称按部使者，则止曰先生、大人而已。」阮亭居易录云：「京官各衙门相称谓，皆有一定之体。盖沿明旧。如内阁部堂彼此曰老先生，翰詹亦然。给事中曰掌科，御史曰道长，吏部曰印君，曰长官，自国初以来皆然。余己巳冬再入京师，则诸部郎官以下无不称老先生者矣。此亦觚不觚之一事也。」余谓阮亭所云己巳，在康熙二十八年，比之弇州时，风气已大异。今则一登两榜，未有不「老先生」

之者。盖距己已三十余载，而风气又为之一变矣。

诗与词之界不分，而诗格遂多委茶；古文与时文之界不分，而文笔遂至软熟。诗文自南宋以后，靡滥极矣。有明作者，如崆峒、沧溟二李先生，言诗必汉、魏，必三谢，必初盛唐，必杜；言文必左、国，必史、汉，殆亦所以矫之。后人动辄诋毁，恐未足为公论也。

云间曹谔廷【一士】尝与余论古文，言及归太仆，因述其乡焦孝廉广期【袁熹】之言，谓：「太仆集外尚有无数好文章，恨未见耳。」余讶而问之，谔廷笑云：「焦先生之意，盖谓太仆惜以下寿卒，假使再延数年，给事馆阁，应更有高文典册垂于后世。如乞致仕疏所云『作唐一经，成汉二史』者，必不付之空言也。」然则谓太仆集外尚有无数文章，岂为过哉！

吾邑有周子肇者，以鬻书为业，而喜交士大夫，又时时载书出游，足迹几半天下。年甫六十，即制一棹，极其精美。所至辄载以自随，谓逆旅旦夕不测，身后可无虑也。会邑中魏允恭【士升】以泰安令行取入都，得疾遽歿，仓卒欲市一棺而未得其佳者。子肇故与允恭善，是时亦适在京邸，乃即以所载棺与之。子肇自为计，乃适供允恭用，事亦奇矣。

谭清，字冰仲。善琴，得季莲礪之传，胡笳四序尤为擅场。所居在邑之支塘，编竹为屋，环以疎篱，流水桃花，如武陵世外，兴至一弹再鼓，余韵悠然。既歿后，犹有琴声隐隐从竹屋中出，风清月白之夜，[人往往闻之。

董玄宰先生尝至吾邑孙方伯家。方伯有所亲某，田舍翁也，而慕董先生名，闻先生至，特拏舟入城，介方伯以见。既揖罢，即袖出红纸二幅，乞先生书。先生欣然援笔，为大书「福」、「寿」二字与之。

陈典，字玉先，邑人也。善画牡丹，一时推重。生一女，颇能诗，尝作闺怨一首，以溪、西、鸡、齐、啼为韵，而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丈、尺、两、双、半十八字运入八句中。其第二联云：「一春羞见双飞燕，五漏愁听三唱鸡。」好事者至今传之。

邓赅，字文度，号梓堂，吾邑正、嘉间名儒也。邑志及先贤事略俱不言其善画，而余家所藏一扇，系先生所绘山水，后面自为跋。其跋云：「水岩先生屡约游西湖，为拙朽因循解兴，拙拟以画景适其高趣，寻常多仿石翁巨幅，尚欠北峯一面，拙于此用瀨士戴静庵全图翻为此景。昔剡原先生谓说杭州当躬诣钱塘，其言有味可思。赅既衰迈，意趣灰冷，脚板恐不能到上下天竺。异日君倚剑东南，自见湖山面目，吾画安足据哉？并成一绝云：『西湖我尚为生客，石叟新图入卧看。晴雨为君开淡墨，他时应笑画家谩。』录上请教。读此可见老人之怀。臂已弱，援笔不成字，还久诺耳。壬寅仲夏紫琳山人邓某书。」予按先生中正德十一年丙子科乡榜。是画作于壬寅，则系嘉靖二十一年，相距

三十六年。是时先生之寿殆已踰七望八矣，画颇秀润，不类老人手笔。而字甚朴拙，殊未成家。

隐公十一年公羊传「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后师明说此意者，沈子称『子』冠氏上者，明其为师也。」又大学集注第一行「子程子」，新安陈氏谓程子上加「子」字者，仿公羊传注子沈子之例，乃后学宗师先儒之称。又列子首篇称子列子，乃对下文弟子而言，亦所以着其为师也。故张湛注云：「载『子』于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记故耳。」然则冠「子」于氏，岂可概用哉？余观汪钝翁集中，有题容安轩记一篇，自称子汪子，亦僭妄甚矣。

公孙衍犀首本一人也，而钝翁文中既用公孙衍，复于苏秦、张仪之下继以犀首，一时以为笑柄。予外王父张公【九苞】述其师湘灵钱先生【陆灿】之言如此。今钝翁集中有兰室记，谓：「班固不知士会范武子为一人，不害其为良史；郑玄不知周时有两公孙龙，不害其为大儒；司马相如不知枇杷之即为卢橘，不害其有词赋名。」岂因往日之失而潜以自解与？

汉书河间献王好学，博士毛公善说诗，王号之曰毛诗。文选于诗序一篇，既定为卜子夏作，而文目仍称毛诗序。此与宋书生解大明律，亦何以异也。

周武王几铭：「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诗归评云：「四口字迭出，妙语。」又云：「口戕口三字，竦然骨惊。」周元亮【亮工、】钱尔弼【陆灿】两先生俱辨其谬，以为四口字乃古方空圈，盖缺文也。今作口字解大误。近予见宋板大戴礼，乃秦景昶阅本，口字并非方空圈。景昶讳四麟，系前代邑中藏书家，校订颇精审可据，冯嗣宗先贤事略中称之。观此则周、钱两公之言殆非也。

济、登、兹三字，见昌黎郅州溪堂诗序，又见南丰沧洲上殿札子。吾邑严思庵【虞淳】先生殿试策中用之，在廷诸公竟未有识其所自出者。而坊间通行选本古文，「济」字俱刻「跻」字，诸公反以思庵为误，相约上若问，当以笔误对。噫！宰相须用读书人，信哉！

汉疏广、疏受，本叔侄也，而汉书二疏传则云：「太傅在前，少傅在后。父子并为师傅，朝廷以为荣。」则叔侄亦可称父子矣。唐房式与房次乡亦叔侄也。而昌黎作兴元少尹房君墓志，叙述房式之言，则曰「子与吾几次乡游」，是则叔之称侄，亦可云吾儿矣。

镜听乃怀镜胸前，出听人言以为吉凶也。唐人云：「门前地黑人来希，无人错道朝夕归。更深弱体冷如铁，绣带菱花怀里热。」是其证也。

柳子厚文本国语，却每每非国语，曾子固文宗刘向，却每每短刘向。虽云文人反攻，然学之者深，则知之者至，故能举其病也。

顾仲恭【大韶】云：「今人骂人为亡八，非是，当作王八。」五代闽王

建，人呼为贼王八是也。然今人所以有此称者，以其人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者俱亡，故云「亡八」，如平康巷、阿家翁之类。昔年吾友[陈亦韩【祖范】]买一宅于城北，其卖宅之家，帷薄不修，举国悉知。[亦韩]既迁入，遂大署其门云「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盖所以自表见其家已徙去也。

世俗称人曰「汉子」，犹云「大丈夫」也。按此二字始于五胡乱华时，北齐魏恺其自散骑常侍迁青州长史，固辞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汉子，与官不就？」陆务观老学庵笔记据此以为「汉子」乃贱丈夫之称，似与世俗所以称人者，其意正相反。顾仲恭炳烛斋随笔云：「三代而上，禹之功最着，故称中夏诸国谓之诸夏。三代而下，汉之功最着，故至今称中国人犹曰「汉子」。予按：恺其本中国产，故宣帝称为「汉子」，而非贱丈夫之谓也。陆说误矣。

「噩噩」字出扬子法言「周书噩噩尔」。按注：李轨及柳宗元云：「噩噩，不阿附也。」宋咸云：「犹察察也。」吴秘云：「犹言谔谔，谓其明正也。」司马光云：「明直貌。」今时文家，因此句之上有「虞、夏之书浑浑尔」，遂将浑噩字连用，并作淳淳闷闷解，谬甚。

时文施砚山【维翰】河东凶亦然篇，中股出比云「河东吾股肱郡」，用季布传语也。对比云「河东自古帝王都」，坊选疑其无出，遂句读之。按史记魏世家云：「任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正义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东、河北，故呼河北为河内，河南为河外。」此作者所本，盖以史记注对史记也。颜之推云：「读天下书未徧，不得妄下雌黄。」信哉！

谚云：「急来抱佛脚。」盖言平时不为善，而临难求救于佛也。孟郊诗云：「垂老抱佛脚，教妻读黄经。」可知此语自唐时已有之。

日知录云：「古诗：『谁能刻镂此，公输与鲁班。』下一与字，竟以公输鲁班为二人，则不通矣。」然余观朝野僉载云「鲁般者，肃州炖煌人。莫详年代。巧侔造化，于凉州造浮屠，作木鸢，每击楔三下，乘之以归」云云，而「六国时，公输般亦为木鸢以窥宋城」。观此，则公输与鲁般本有二人矣。

章中丞律，字鸣凤，邑人也。尝以副都御史出抚云南。时巡按其地者为何御史某，其父昔以卖笠为业，章故性倨少礼，而尤以是轻何。会何入谒，请讲钧敌礼，章益怒，寺门有两石狮，命笠其首，盖以御史本豸冠，豸为狮类，所以戏之也。何既入谒，章送之出，直至仪门外，谓何曰：「君不见狮子头上戴笠乎？」何即云：「狮子回头便吃獐。」以「獐」与章同音也，由是构怨益甚。未几，何以考察黜，而章还南京理院事。何遂讐其入夷人赂，有奸赃。按验虽不尽实，然章竟以是免官。

明时钱塘江有航船舟子最横，每至波涛险处，则谓一舟性命死生尽在吾手

，辄索财物不已。吾邑陈公虞山察为浙江按察使，闻其状甚恶之。遂潜行至江头，伪为问渡者，既解维至中流，则舟子恶状果如所闻。公乃曰：「陈按察新政甚严，汝辈独不畏乎？」舟子曰：「政虽严，那见有煮人锅也？」公既归署，则下牒钱塘尹，逮舟子至。公乃设灶，置十大锅，从壁后为灶门。谓舟子曰：「此非所谓煮人锅邪？」舟子乃悟向者问渡之人即按察公也。遂置舟子于锅中，而呼其妻至，谓曰：「灶门有十，不知何锅有汝夫在，任汝择一烧之。幸不幸关乎命数，无怨我也。」迨举火，则适于其夫所置之锅，于是遂死。闻者咸谓天道不远，为之快心焉。

邑人王有德，善卜，决人祸福不爽，古之蜀庄也。少时贫甚，除夕几不能举火。谓其妇曰：「吾闻城隍神甚灵，元旦第一人入庙焚香者必获福，我明日有此意而无香与烛，奈何？」妇曰：「君无忧，我囊中尚有五文在，可以办此。」既寝，即梦神谓曰：「尔勿患贫，我庙中香炉下有钱三文，尔其往取之，衣食在是矣。」有德觉而异之，天未明即起盥漱，急趋至城隍庙，人犹寂然也。适有卖香烛者至，即以五文买之。未几而庙门启，乃燃香烛入拜。拜既毕，因梦中神语，试从炉足觅之，果得光背钱三文。后世占者以钱代蓍，必用光背，神盖命之以卜也。有德归而习之，垂帘市门，日获钱数百，遂植其产。后其孙曰俞，中崇祯癸未科进士，而曾孙澧与之同榜。父子连镳，邑人称为「双王」云。

王余姚中恬，中天启丁卯科乡榜，再上公交车不第，祈梦于韦苏州庙，梦神与一等子，未解所谓。迨至崇祯癸未，与子兰陔比部中同榜进士，而梦始验。后中恬为浙之余姚令，而兰陔适知金华府。金华与余姚相距一衣带水，逼除迎父至官舍，团圞度岁，亦宦游仪事也。

钱圆沙先生 【陆粲】 晚年极喜出游，芒鞋竹杖，蹙蹙里巷间，门人间亦随其后。先生貌既魁梧，衣冠又复古雅，路人多属目之，先生辄与拱手。门人问曰：「彼何人斯？」先生曰：「不知也。」「然则何以与之拱手？」先生曰：「人既目归于我，而我不与为礼，彼得无怒我邪！」此老盖犹有前辈风流也。

世俗新妇归宁，其夫与之同往，谓之「双转马。」按：左传宣公五年：「秋九月，齐高固来逆叔姬。冬，来，反马也。」杜注云：「礼，送女留其送马，谦不自安。三月庙见，遣使反马。高固遂与叔姬俱宁，故经传具见以示讥。」此即双转马之始。

近人读书，句读多不能精审。如左氏襄三十年传「绛县人或年长矣」，当以绛县人或为句，犹云：「绛县或人也」，此系倒字法。今人或以「绛县人」三字读断，或以七字连读，皆非是。又昌黎祭十二郎文：「教吾子与汝子，幸

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按：「幸其成」、「待其嫁」二语本自相对，今人误以「待其成长」为句，则「长」字既与上「教」字不对针，而下句亦不成句法矣。又昌黎柳子厚墓志「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名可立致，」「顾藉」犹「顾惜」也。即昌黎上郑相公启「无一分顾藉心」之语可证，则「顾藉」二字，当连上「不自贵重」为句无疑。至于左传宣二年：「去之，夫。」国语「野处而不昵」等处之误，近人已言之者，故不复赘。

吾邑聚奎塔之建，始事于观察萧公。其后钱某因乡人戴老之梦，遂矢愿鳩工，而其资实无所出。乃言于邑令，凡邑中有以人命告官者，不用按律拟罪，惟罢其家赀，自百两以至千两，罚助建塔。其说以为藉此功德，可以拔死者之苦，可以赎生者之罪，一举两得，谓之塔议」。即寿考令终者，亦或借端兴辞，以造塔为诈局，邑中哗然，以塔为「大尸亲」云。

改嫁，女子失节事也。而叶水心翁诚之墓志云：「女嫁文林郎严州分水县令冯遇。遇死，再嫁进士何某。」捕盗，贱役也。而徐武功张南坡墓志云：「世为公家弭盗。」盖古人尚质，作文务得其实，凡今世所耻言而必隐讳其事者，在古人往往于墓志中见之。

云麾将军碑石，芜没良乡驿舍，裂为柱础。明内乡陈荫知宛平县，以他石易之，辇贮邑署，名其斋曰「古墨」，当时以为佳话。长洲王雅宜工草书，尝养疴吾邑白雀寺，以所书镌石，人称白雀帖。字迹飞舞，吾家弇州司寇极称之。今石在宾汤门内质库中，以所刻字面土作阶除用。倘有好事如陈荫者，以他石易之，而辇贮得其所，诎非亦一佳话？

博物志云：「澹台子羽之子，溺死于江。弟子欲收葬之，子羽曰：『蚁蝼何亲，鱼鳖何仇！』遂不收葬。」此与庄子列御寇篇「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语意正同。子羽圣门高弟，观其行不由径，非公不至，自是礼法中人。蝼蚁、鱼鳖之言，虽属旷达，然与平日行事大不相类，其为后世附会无疑。

雀入大水化为蛤，雉入大海化为蜃，蛤与蜃原不皆雀雉所化也，特雀雉所化者亦有之耳。予谓轮回之说亦然。谓轮回为必无者，宋儒之偏见也；谓轮回为必有者，亦佛氏之妄论也。然予观列子，有「死于此者安知不生于彼」之言。则知轮回之说，自佛氏未入中国以前，固已开其端矣。

冯定远 【班】嗜酒，每饮辄面濡发，酩酊无所知。适当学使岁校，定远扶醉以往，则已唱名过矣。学使以后至诘之，定远植立对曰：「撒溺。」盖犹在酒所，不知所云也。学使大书一「醉」字于卷面以授之。隶人扶至号中，定远据席酣睡，至放牌闻炮，然后惊醒，始瞿然曰：「我乃在此！」因问邻号生四书何题，五经何题，是日四书次题为「今夫弈之为数」一节，定远因作

弈赋一篇、经文五篇，伸纸疾书而出。迨案发名列六等，定远因大书一联榜于堂中云：「五经博士，六等生员。」

仪礼丧服篇「舅之子」，郑氏注云：「内兄弟也。」贾公彦疏云：「内兄弟者，对姑之子外兄弟而言，舅子本在内不出，故得内名也。」按：齐陆厥有奉答内兄顾希叔诗，唐王维有秋夜独坐怀内弟崔与宗诗，皆谓「舅之子」也。前明李献吉集中，称妻弟左国玠为内弟，而某宗伯讥之。今世俱以妻兄弟为内兄弟，见之于诗文者，往往而然，殆不免沿献吉之误。近长洲徐大临昂【发】作畏垒笔记亦曾辨其失。但以内外兄弟为出白帖，则又未免数典而忘其祖矣。

檀弓：「稽颡而后拜，颡乎其至也。」陈澧集说云：「稽颡者，以头触地，哀痛之至也。稽颡以致哀于亲，拜以谢宾之来吊。谓之至者，以其哀常在于亲，而敬暂施于人，为极自尽之道也。」又檀弓：「晋献公之丧，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重耳稽颡而不拜。」孔颖达疏云：「穆公本意劝重耳反国，重耳若其为后，则当拜谢其恩。今不受其劝，故不拜谢。所以稽颡者，自为父丧哀号也。」余按：古人丧中，衰麻不去于身，哭泣不绝于口，故练不羣立，不旅行，恐其以苟语忘哀也。三年之丧不吊，恐为彼哀则不专于亲，为亲哀则为忘吊也。今人居忧，既不能绝交际往来。则致札及投刺于人，仍用顿首为是。见世俗书稽颡者往往而然，若以为居丧之礼当如是，不知稽颡所以致哀于亲，非所以致敬于人也，亦失之甚矣。

沈确士【德潜】云：「张平子归田赋云：『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明指二月而言。谢诗『首夏犹清和』，言时序四月犹余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草亦未歇』也。自后人误读谢诗，有『四月清和雨乍晴』句，相沿到今，贤者不免矣。」余谓诗中不妨假借，若纪时而以四月为清和月，则万无此理。甚至有并去「月」字，而称「某岁清和」者，尤堪掩口。

汉书佞幸传：「红阳侯立嗣子融，从淳于长请车骑。」颜师古注曰：「嗣子谓嫡长子当为嗣者也。」昌黎刘统军墓志云：「子四人，嗣子纵，长子元一，次子景阳、景长。」又节度使李公墓志云：「公有四子，长曰元孙，次曰元质，曰元立，曰元本。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与其昆弟四人请铭于韩氏。」昌黎所谓嗣子，与汉书正同，皆所谓嫡长子也。盖庶出之子，虽年长于嫡出，而不得为嗣子。故刘志于「嗣子」之下，又云：「长子元一。」而李志于长曰元孙，次曰元质之下，又以元立为嗣子也。古人严于嫡庶之分，即此可见。

某宗伯诗法受之于程孟阳，而授之于冯定远。两家才气颇小，笔亦未甚爽健，纤佻之处，亦间有之，未能如宗伯之雄厚博大也。然孟阳之神韵，定远之

细腻，宗伯亦有所不如。盖两家是诗人之诗，而宗伯是文人之诗。吾邑之诗有钱、冯两派。余尝序外弟许曰滉诗，谓：「魁杰之才，肆而好尽，此又学钱而失之；轻俊之徒，巧而近纤，此又学冯而失之。」长洲沈确士【德潜】深以为知言。

丈人之称，始见于周易。王弼注云：「严庄之称也。」孔颖达正义云：「谓严庄尊重之人也。」继又见于鲁论。包咸注云：「老人也。」若以此称妻之父，不知起于何时，然其来亦久矣。裴松之宋元嘉时人也。其注三国志「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句下云：「古无丈人之名，故谓之舅。」则称妻父为丈人，在元嘉时已然。通鉴载「元载有丈人来，从载求官，但赠河北一书而遣之，丈人不悦。」柳子厚与外舅杨凭书云：「丈人以文律通流当世。」又云：「丈人旦夕归朝廷，复为大僚。」又祭杨凭文云：「子壻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丈人之灵。」此皆称妻父为丈人之证也。又子厚集有祭独孤氏丈母文，则更称妻母为丈母，与今世正同。若通鉴载韩滉称刘元佐之母为丈母，是又为女人尊者之通称耳。

昌黎元和圣德诗有「驾龙十二，鱼鱼雅雅」之句。「鱼鱼雅雅」向无注释，余谓雅，乃乌雅之雅。盖乌雅之雅，韵书本有五下切，不特作平声读也。「鱼鱼雅雅」，殆取妮队之义。言马之行如鱼贯如雅阵耳。

天子初崩曰「大行」。按史记李斯传：秦始皇崩于沙邱，胡亥喟然叹曰：「今大行未发，丧礼未终。」「大行」二字始见于此。而陈澧曲礼「天王登假」句注云：「登假犹汉书称大行，行乃循行之行，去声，以其往而不反，故曰大行也。」又应劭风俗通云：「天子新崩，未有谥号，故曰大行皇帝。」而唐寅四库碎金因其说，遂谓行即德行之行。岂以张守节谥法解序有「大行受大名」之语，故云尔耶？余按唐氏之说与陈注迥异，然读为去声，与陈注正同。今人则俱读作平声，不复知其误矣。

张说有虬须客传。「须」字今本误刻为「髯」。按杨彦渊笔录云：「口上曰髭，颐下曰须，上连须曰鬚，在耳颊旁曰髯。」髯之不得混须也明矣。三国志崔琰传注云：「琰为徒，虬须直视，心似不平。」此「虬须」二字之始。又老杜八哀诗「虬须似太宗」，酉阳杂俎「太宗虬须，常戏张挂弓矢」，南部新书：「太宗文皇帝虬须上可挂一弓。」盖「虬须」二字之有本如此。若「虬髯」则吾于书史中未之见也，安得妄为改易乎？考其谬始于红拂传奇。流俗之承讹，盖其来久矣。

●柳南随笔卷二

邵陵，字湘纶，号青门，邑人也。两颊于思然，人呼为邵髯，不以名字。为诗宗乐天、务观，有自得之趣。而武进有邵长蘅者，亦自号青门，亦多髯

，亦工吟咏，又生于同时，而陵字湘纶，长蘅亦字子湘云。

吾邑汪太史玉轮 【绎】 以康熙丁丑举礼部，未及对策，而以外艰归里。迨庚辰服阙北上，邵青门送之诗云：「已看文采振鹓鸾，重向青霄刷羽翰。往哲绪言吾解说，状元原是旧吴宽。」是年汪果大魁天下。

吾邑翁大司寇 【叔元】 致政归里，颇极声伎之乐。尝于暮春开燕东园，以女乐二八侑酒，座客邵青门为赋诗云：「平泉草木尽泥沙，堕粉飘香感物华。只有天风吹不散，红氍毹上数枝花。」迨司寇歿，青门往拜其墓，复赋诗云：「花笺四幅教玲珑，一曲霓裳拍未终。谁把梨云吹易散，墓门西畔白杨风」。

邵青门善诗，杨子鹤善画，叶佩葱善度曲，并居邑之西郊，予尝目为「西郊三绝」。一友谓予曰：「西郊本有四绝，奈何遗其一乎？」余讶而问之，友人曰：「沈皮工革履是也。」予为绝倒。

徐汝让，号钦寰，大司空栻之从孙。富甲一邑，而性最豪奢，挥金如粪土。尝于春日市飞金数斛，登塔顶散之，随风扬去，满城皆作金色，好事者有「春城无处不飞金」之咏。又尝从洞庭山买杨梅数十筐，于雨后置桃源磻，遣人践踏之。磻水下泻，其色殷红如血，游人争掬而饮之。又尝至白门买碗于市，而拣择过甚。主人出语微侵钦寰，钦寰怒，即问碗有几何，酬其值千金，尽取而碎之，衢路为满，至以碗足斃成街道云。

徐锡允，字尔从，廉宪待聘之子。[与钱宗伯友善，宗伯有和徐叟文虹七十自寿诗四首，见初学集。]文虹，其自号也。家畜优童，亲自按乐句指授，演剧之妙，遂冠一邑。诗人程孟阳为作徐君按曲歌，所谓「九龄十龄解音律，本事家门俱第一」，盖纪实也。时同邑瞿稼轩先生以给谏家居，为园于东皋，水石台榭之胜，亦擅绝一时。邑人有「徐家戏子瞿家园」之语，目为「虞山二绝」云。

家西涧先生 【材任】 说，张之杜中顺治辛卯举人，连上公交车不第。因就朱方旦问之，方旦书示云：「正心诚意，道德仁义，方可看长安春色。」至己亥岁张又入闱，「正心诚意」者，闱中首题为「欲修其身」六句也。「道德仁义」者，次题为「道之以德」二句。三题为「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八句也。

西涧先生又云：「京师正阳门关壮缪庙签最灵验。」先是，顺治时词林多授外职，而张太史永祺已在内几年，于例亦应迁去。因祈签于壮缪，得「青灯黄卷且勤劳」之词，而灯字印板失火傍。数日后张竟授青登莱道。入境时书吏投册，首名即黄卷也。张因签语，恐其舞文牵累，遂斥去不用。历三年张复转大梁道，乃唤黄卷人，为述不用之故。且曰：「若亦吃了苦矣！」遂出五十金

赏之。

古称秀才曰「措大」，谓其能措大事也。而天下之能措大事者惟相，故又呼秀才为「相公」。然今日之秀才，偷懦惮事，无廉耻而嗜饮食，大半皆子游氏之贱儒也，谓之能措大事可乎？吾乡之俗，五十年前，犹有称秀才为「官人」者，日知录谓「官人者，南人所以称士」，想前代相沿如此，其名犹为近古。今则一青其衿，便称「相公」，方以为固然矣。至于吏胥之称相公也，不知起于何时。或云：明洪武二十四年，诏岁贡生员不中，其廩食五年者，罚为吏。二十七年，又诏生员食廩十年，学无成效者，罚为吏。人以其曾为秀才，故仍呼为「相公」。相沿既久，遂以相公为吏人之通称。或云自张士诚走卒厮养皆授官爵，至今吴俗称椎油、作面佣夫为博士，剃工为待诏，吏人为相公。二说未知孰是。要之惟名与器，古人不以假人，况「相公」为燮理阴阳者之尊称，岂可加之胥吏？予观洪武实录，二十六年十二月丙戌，命礼部申禁军民人等，不得用太孙、太师、太保、待诏、大官、郎中等字为名称。推而言之，则「相公」之称，不在所当禁乎！

礼记曾子问：「三月而庙见，称来妇也。」陈澧集说云：「成昏而舅姑存者，明日妇见舅姑；若舅姑已歿，则成昏三月，乃见于庙。祝辞告神曰：『某氏来妇。』来妇，言来为妇也。」吾乡之俗，嫁女之三日，具礼送至壻家，不论舅姑在否，辄书刺曰：「庙见之敬。」无论三日非庙见之时，而亦何以处舅姑之存者，其亦失于考究矣。

秦改封建为郡县，而不知郡县之名自周时已有之。但后世郡大于县，周时则县大于郡耳。按：逸周书作洛篇云：「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左氏哀二年传云：「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此皆县大于郡之证也。

韩宗伯制义，本朝推为大家，操觚之士，至今家置一编，而古文之工，则知者绝少。所著有怀堂集，筋力于南、北二史，疎疎落落，若不经意，而每篇必有一二会心语，爽人心目，其品格当在尧峯之右。吾友陈亦韩【祖范】曾读书寒碧斋，宗伯每有撰着，辄命之誊写。因语之曰：「汝辈第知我时文耳，然我他日之可传者，在古文而不在时文也。」盖宗伯之自信如此。

吾邑钱玉友【良择】诗十卷，名模云集，古体规昌黎，今体模昭谏，气雄调响，见者率震而矜之。然如米氏作字，[祇]知险绝为工，而赳赳自雄，去钟情王态远矣。

吾邑许旻谷【彻】诗，婉约整秀，风调在浣花、丁卯之间，同里钱玉友目为诗家乡愿。然集中亦有超诣之作，如过冯定远故居一首，予最爱之。诗云：「重来啸歌处，秋草闭门深。四海孰知己，一生空苦吟。青山身后影，黄叶病中心。不耐邻家笛，萧萧风满林。」

邑诸生王某与钱木庵【良择】友善，见木庵工吟咏，王亦间效之。一日，木庵过其居，适几上有所作诗，方欲取视，而王藏去不肯出。木庵问是何著作，王不对。木庵笑曰：「吾知之矣，此必七字时文也。」噫！今之秀才，撑肠无字，漫学婆和，其不为七字时文也者几希。

吾邑冯谿伯【武】诗，有「珠圆花上露，玉碎草头霜」之句。一友向予诵之，叹为工绝，予不以为然。友人请其说，予曰：「律诗对偶，固须铢两悉称，然必看了上句，使人想不出下句，方见变化不测。杜律所以独有千古，职是故也。若拘拘于取青俪白，如[学堂中对类，则拙手优为之矣。]

某宗伯既娶柳夫人，特筑一精舍居之，而颜之曰我闻室，以柳字如是，取金刚经「如是我闻」之义也。一日，坐室中，目注如是，如是问曰：「公胡我爱？」曰：「爱汝之黑者发，而白者面耳。然则汝胡我爱？」柳曰：「即爱公之白者发，而黑者面也。」侍婢皆为匿笑。

吴门缪侍讲念斋【彤】少延宋既庭【实颖】为师，而嘉定许子位【自俊】与宋友善，时年已望六矣，闲过宋馆舍，侍讲辄以伯呼之。迨康熙丁未侍讲大魁天下，而庚戌会试即为同考官，子位竟出门下。侍讲每语嘉定人曰：「吾中了汝乡许伯矣。」

吴祭酒梅邨【伟业】连举十三女，而公子元朗【璟】始生。时唐吏部东江【孙华】已为名诸生，年亦及强矣，汤饼会客，俨然居上坐焉。迨康熙戊辰，元朗举礼部，而唐与之同榜，事亦奇矣。

[乙酉五月豫王兵渡江，弘光主暨大学士马士英俱出走。伪太子王之明、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都督越其杰等，以南京迎降。王引兵入城，诸臣咸致礼币，有至万金者，钱独致礼甚薄，盖表己之廉洁也。其所具之柬，前细书「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臣钱谦益百叩首谨启上贡」。计开鎏金银壶一具、法琅银壶一具、蟠龙玉杯一进、宋制玉杯一进、天鹿犀杯一进、夔龙犀杯一进、葵花犀杯一进、芙蓉犀杯一进、法琅鼎杯一进、文王鼎杯一进、法琅鹤杯一对、银镶鹤杯一对、宣德宫扇十柄、真金川扇十柄、弋阳金扇十柄、戈奇金扇十柄、百子宫扇十柄、真金杭扇十柄、真金苏扇四十柄、银镶象箸十双。右启上贡。又署「顺治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臣钱谦益」。郡人张滉与豫王记室诸暨曾王佐善，因得见王铎以下送礼帖子，而纪之以归。王佐又语滉云「是日钱公捧帖入府，叩首墀下，致词于王前，王为色动，礼接甚欢」云。]

[田雄执弘光主至南京，豫王幽之司礼监韩赞周第，令诸旧臣一一上谒。诸臣见故主，皆伏地流涕。王铎独直立，戟手数其罪恶，且曰：「余非尔臣，安所得拜？」遂攘臂呼叱而去。曾王佐亲见其事。是日独钱宗伯伏地恸哭不能起

，王佐为扶出之。]

华亭王文恭公 【 頊龄】 宽然长者，于物情多所未谙。一日偶至厅事，望见两犬交媾，意童子戏结其尾，连而不开，即叱曰：「畜生何罪，而使之若此邪！」闻者绝倒。

古之撰行状者，将上之考功太常，及史馆编录地也。故行状之名，独不可施于妇人。宋俞文豹吹剑录云：「女以行称者，既醉诗曰：『厘尔女士。』」注云：『女有士行也。』汉列女传搜次材行，晋列女传载循六行，班姬女史箴有妇行篇。然古今志妇人者，止曰碑、曰志，未尝称行状。」予见唐叔达三易集，有龚孺人、沈孺人，李孺人及先妣卢孺人行状四篇，我不知其何据。叔达固博雅名士，而此恐未可为训也。

世有善泅者，往往能伏水底，谓之打没头，此即庄子达生篇所谓没人也。郭注：「没人谓能鹜没于水底。」予按：鹜，鸭也。鸭性能没水，故云鹜没。

左传文公八年：「晋侯使解扬归匡、戚之田于卫，且复致公壻池之封。」此书传「壻」字之始，亦即后世畋田之始。

今世童子暑月辄以竿黏蝉为戏，此盖三代时已有之。庄子达生篇：「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痾偻者承蜩，犹掇之也。」注：「蜩，蝉也。」以竿黏曰承，掇，手取也。

吴俗以行次称人曰「官」，在古已有之。骆宾王秋日送尹大赴京师序云：「尹大官三冬业畅，指南台而拾青。」又秋夜送阎五还润州诗序云：「阎五官言返维桑，修途走金陵之地。」【通鉴梁武陵王称湘东王曰七官，疑为称官之始。】

乐天西楼月诗用仄韵，而方虚谷收之律髓中，冯已苍 【 舒】 云：「白集正作律诗，以其有声病故也。」唐人此类极多，品汇出而废矣。

予所居徐市，在县东五十里，徐大司空栻聚族处也。前明之季，其族有二人并擅高赀，而一最豪奢，为太学钦寔，予前既叙其事矣；而一最恠嗇，则为诸生启新。其书室与灶，仅隔一垣，常以缙系脂，悬于当灶，而缙之操纵，则于书室中，每菽乳下釜，则执爨者呼曰：「腐下釜矣！」乃以缙放下。纔着釜闻油爆声，即又收缙起，恐其过用也。为子延师而供膳甚菲。[中四五月间人多食蛙者，然必从市中买之。启新以蟾诸类蛙，而阶下颇伙，即命童子取以供师。每午膳，师所食者止荤素二品。一日加豆臠一味，豆臠者，以面和豆共煮者也。师既食毕，疑而问其童子曰：「今日午膳，何于常品之外，忽加豆臠？」童子笑曰：「此豆乃犬所窃噉者，既而复吐于地，主人惜之，故取以为食。」师以其秽，为之吐呕不止。所畜雨具，有革履三只：一留城，一留乡，一随身带之，盖防人借用也。尝命蓝舆山游，自北至西，诸名胜徧历。舆夫力倦，且

苦腹馁，启新出所携莲子与輿夫各一，曰：「聊以止饥。」輿夫微笑，盖笑其所与之少也。而启新误以为輿夫得莲子故喜，即曰：「汝辈真小人，顷者色甚苦，得一莲便笑矣。」又尝以试事至白门，居逆旅月余，而所记日用簿，每日止腐一文、菜一文。同学魏叔子【冲】见之，为谐语曰：「君不特费纸，并费笔墨矣！何不总记云：自某日至某日，每日买腐菜各一文乎？启新方以为然，初不知其谑已也。其可笑多类此。其族人阳初为作一文钱传奇以诮之，所谓卢止员外者盖即指启新也。」

前明崇祯初，太仓张天如【溥、】吴县杨维斗【廷枢】两先生，继东林而起，号召海内名流大会于吴门，谓之复社。羣小忌之，造蝗蝻录，目为「小东林。」至达之当宁，领袖者祸几不测。贵池吴次尾【应箕】亦社中人也，尝编复社姓氏为前后二卷，而其孙铭道又为补录一卷，所载共三千二十五人，而吾邑有六十七人焉。其姓名犹在人间者，为杨彝子常、许重熙子洽、许瑶文玉、蒋棻畹先、魏冲叔子、赵士春景之、王曰俞喜赓、孙永祚子长、邵世茂羽万、瞿元锡伯申、孙朝让光甫。

孙可之云：「史家纪职官、山川、地理、礼乐、衣服，宜直书一时制度，使人知某时如此，某时如彼。不当以秃屑浅俗，漫取前代名品，以就简编。」朱晦庵云：「旧见徐端，言石林尝云：『今人于官名、地名，乐用前代名目以为古，将一代制度疆宇，皆溷乱不可晓，亦是一弊。』余谓小小撰着，若序记等作，不妨以古銜貌时事，如孙矿所云。若碑志及传，盖所以取信后世者，即与国史一例，断不宜用前代名目。」予观冯嗣宗【复京】常熟先贤事略，其叙事略仿史记，颇有可观。而官名喜用古銜，如左都御史称御史大夫，巡抚称中丞，吏部尚书称冢宰，刑部尚书称司寇，左布政称左辖，按察副使称臬副之类，不一而足。恐非作传之体，故特为之一辨。

庐山僧光熊幻住哭兄诗云：「身经刀过头方贵，尸不泥封骨始香。」某宗伯称为沉着痛快，一字一血。近娄东某人诗，有「题无轩冕诗方贵，囊绝锱铢手亦香」之句，其句法似从幻住诗脱化，惜忘作者姓名。

钱尔弢【陆灿】先生九日登山楼句云：「更上一层楼如世外，闲思千载几斜阳。」不惟诗句之佳，而此老胸襟高旷，亦可想见。昔人所称文外独绝，此殆足以当之。

尔弢先生为旧常熟令赵公题鲁桥万柳条云：「五柳先生万柳条，罢官犹恋绿丝绦。鲁桥一带垂垂意，岁岁春风簇舞腰。」先生诗学杜甫，骨格老苍，此首独婉约可诵，大似晚唐名作。

冯定远【班】梅花诗：「若教带影和香赏，难得无风有月时。」名句也。近马扶曦【元驭】反其意云：「无风有月寻常事，难得人间对此花。」亦

佳。

明初闈中命题与今制异。有首二三皆论语者，如洪武丁卯应天乡试，首题「兴于诗」三句，二题「老者安之」三句，三题「克己复礼为仁」三句是也。有首题论语，二三题皆中庸者，如永乐乙未会试，首题「老者安之」三句，二题「中也者至万物育焉」三句，三题「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一节是也。有首二题皆论语，三题中庸者，如宣德庚戌会试，首题「孔子于乡党」二节，二题「立则见其参于前也」一节，三题「洋洋乎至待其人而后行」是也。有首题大学，二题论语，三题中庸者，如正统丙戌会试，首题「尧、舜帅天下以仁」一句，二题「克己复礼为仁」五句，三题「凡事豫则立」二句是也。

十二年为一纪，取岁星一周天之义。孔子猗兰操云：「年纪逝迈，一身将老。」「年纪」二字始此。

俗称天气凉为「风凉」，亦有本。邢昺论语疏「风凉于舞雩之下」。杜诗「何似儿童岁，风凉出舞雩」。

物之无意而得者，俗谓之「傥来物」。庄子刻意篇：「物之傥来，寄也。」俗语本此。

俗谓轻物为重物所压而致极碎者曰「■〈款上韭下〉粉」。庄列御寇篇：「宋王之猛，非直骊龙也，子能得车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为■〈款上韭下〉粉夫！」「■〈款上韭下〉粉」二字始此。

春秋襄二十五年传：「楚薳子冯卒。」「舒鸠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离城，吴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师先，子强帅左师以退，吴人居其间七日。」又史记游侠传：「洛阳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者以十数。」此世俗「居间」二字之始。

俗以「葬柩」为「举襄」。按左传定十五年：「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礼也。」此必俗语所本。但杜注：「襄，成也。」襄事，犹言成事，若云举襄，殊无文理。况凡事皆可言襄，何必独指葬说？又俗以「匡襄」讹作「劬勩」，亦谬甚。「劬勩」应作「愰勩」，言急遽之状。若赞助成事，应作「匡襄」，亦不可不辨。

左氏庄二十一年传：「郑伯效尤，其亦将有咎。」又僖二十四年传：「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又襄二十一年传：「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又国语「尤」作「邨」。楚子曰：「夫邨而效之，邨又甚焉！」按：尤，过也。今人不究尤字之义，通作效法语用，大谬。

左氏宣十二年传：「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盖言师之武、臣之力，故下文分顶云：「今失诸侯，不可谓力；有敌而不从，不可谓武。」见近时名家，有截去「力」字，用「师武臣」者，于义殊未安。

史记留侯世家：「良学辟谷，吕后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按：「白驹过隙」，本庄子知北游篇：「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白驹，或云日也。」「隙，孔也。」

宋人田元邈江梅诗：「冰肤宛是姑仙女。」按庄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注云：「藐姑射，北海中山名也。」据此则「姑仙」二字，用来殊不成语。且因一「姑」字，而遂误认为女，尤可笑。

论语：「吾党有直躬者。」按吕氏春秋竟作人名，于理亦顺。盖其人名躬，以其为人之直也，而遂谓之直躬。如庄子狂接舆、后世颠旭之类。

公羊传：「古人尚质，双生以后生者取以为兄。」而西京杂记则云：「霍将军妻产二子，霍光曰：『昔殷王祖甲一产二子，曰嚣，曰良，以卯生嚣，以巳生良，则以嚣为兄，良为弟。』」霍氏亦以先生为兄。」据此则公羊之说亦未尽然。

记者，记其事不下一断语，故陈后山云：「今之记乃论也。」予谓古人之记之佳者多矣。然必如应劭汉官、马第伯封禅仪记、韩公画记，乃为记之正体。

今人事事不如古人。而有二事却胜之，历法之密也，算法之巧也。

前明隆庆时，吾邑某公为显官于朝，方以气节名天下，于是门下厮养辈，多有窃其重以行者。而同时某公为御史，其门下亦如之。独严文靖【讷】、陈庄靖【瓚】两公，严戢家人，不许渔食乡里。里中为之语曰：「甲[蒋]半分、乙[赵]白夺、陈不管、严老佛」。

归湘，字溶溶，吾邑闺秀也。有春日[居四首，颇传诵一时，今录其半于此。其一云：「竹翠沙明迥绝尘，清江荇暖鸭知春。门前车马应嫌僻，镜里莺花不笑贫。几阵疎风开柳絮，一番瘦雨净苔茵。年来种得桃千树，偷仿仙源学避秦。」其四云：「碧纱摇绿印芭蕉，花底烹泉卷素涛。昨夜雨深催芍药，连朝日丽熟樱桃。柳丝拂路绿阴乱，麦陇翻云翠浪高。一曲洞箫良夜静，清风明月任逍遥。」

苏世长本唐名臣，而史载其为刺史，因民不率教，责躬引咎，自挝于都街。伍伯疾其诡，挝之见血，世长不胜痛，大呼走，观者无不笑之。此事殊可喷饭，因录之。

新城王阮亭先生自重其诗，不轻为人下笔。内大臣明珠之称寿也，昆山徐司寇先期以金笺一幅请于先生，欲得一诗以侑觞。先生念曲笔以媚权贵，君子不为，遂力辞之。先生歿后，门人私谥为文介。即此一事推之，则所以易其名者，洵无愧云。

吾邑孙状元承恩，原名曙，故字曰扶桑。为诸生时，好以骈体为经义，是时吴中有文社曰同声，而孙实为之领袖。同社多效其体以为文，而风气遂为之一变。所选丁亥房书，名曰了闲，悉六朝丽语，风行海内，一时纸价顿高。满大臣刚公弹驳文体，乃与进士胥廷清、缪慧远、史树骏，举人毛重倬同时被逮。扶桑至褫其衿。予见了闲首义，为「学而时习之」全章。原起云「且自芸吹缣古之香，杜陨求声之草，桂残招隐之花」，以此三句括全题三节，通篇语皆类是。闻此篇虽刻他氏，实扶桑自作，即一原起而构思一日夜云。

吾邑秦兰征，字符芳，所著天启宫词颇佳。今朱太史竹垞【彝尊】日下旧闻，载陈惊天启宫词五首，实为元芳作而系之于惊者，盖如齐邱化书、郭象庄注云。

明高祥妻许氏，吾邑节妇也。其墓在石梅之左，与翁氏世祠接。翁因修祠稍轶其址，许遂现形，翁惧而还之。又钱湘灵先生修邑志，于许传节去数语，许即见梦曰：「尔灭吾名，我杀尔孙。」未几，而先生之孙果亡。其灵异如此。相国蒋公于丁未岁归里，为捐貲百金葺其墓，立石为门，而垣以缭之。

昆山许竹隐【虬】罢官归，尝居其乡之海藏庵。一夕，庵失火，竹隐既趋出矣，复冒火趋入，独取一蒲团出。人讶而问之，曰：「老夫一生受用，都在这个，失去便无处立脚矣！」

宋文臣起复，必先授武职，故富文忠公以宰相丁忧起复，授冠军大将军。此即本礼记「三年之丧，卒哭，兵革之事无辟」意。而却扫编以为用「墨缯从戎」之义，示不得已也。按：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于殽。先儒以为晋襄亲将，绌而不称君者，俯逼葬期，忘亲背惠，墨缯经而即戎，其恶甚矣！然则墨缯即戎，春秋方书人以讥之，岂可援以为例。议论不本经术，即为游谈无根，此不可以不辨。

宋杨备得古文尚书释文，读之大喜，于是书讯、刺字皆用古文，僚友多不之识，指为怪物。近吾友汪西京【沈琇】喜写古字，诗文、书牋无不用之。盖今世之杨备也，亦过于好奇矣。

黄暉日升蓬窗类记云：「商文毅公父为府吏，生时，知府遥见吏舍夜有火光，踪迹之，实非火也。翼日问羣吏商某家有何事？吏以生子对。知府异之，语其父云：「此子必贵，宜善抚之。」而冯复京先贤事略中，载「吾邑严文靖公之父，亦为府吏，亦于吏舍生公，生时亦有火光烛天。知府大惊，推问之，乃公生也。」复京之外王父谭半湖，与严公之父同为府吏相善，其言必可信，非一事而附会两人者。后两公复同登宰辅，同享高寿，事亦异矣。【蓬窗类记，王文恪公为序。】

吾邑黄公钺，以给事中家居。靖难师起，苏州知府姚善方起兵勤王，不幸

为麾下所缚，竟致身死。公故与姚相善，闻善歿，即具朝服投琴川桥下死。邑志及先贤事略所载悉同。而明人病逸漫记则云：「永乐初，征赴京师，至半途投水自溺。」误也。

弇州觚不觚录，载江陵相于冯瑄处投刺称晚生，已为可异。而吴次尾续觚不觚录云：「南京都御史张，固宜兴相之房师也。宜兴大拜后，张投刺书晚友生。」真千古奇闻矣！

西儒利玛窦，以写照为「第二我」。此与世说「友为我之半」一语，其义正同。比之喜容、玉照等称，可谓新而且雅矣！

世俗所传感应篇，不知作于何代，而发端云：「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即用左传闵子马语，不易一字。继之云：「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亦即尚书「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之意也。

吾邑孙本芝 【朝让】 方伯未第时，暑月浴罢坐檐下，忽黑云四起，不辨人色。有物突如其至，目光径数寸，鼻以下皆浅黑色，髯垂至地。流涎声■〈彳 𠂔〉然，鳞爪毕露，云护其尾，独不得见，意其龙也。相距才尺许，方伯闭目坐，少顷视之则已不见，而黑云亦解驳殆尽。起巡庭际，无滴水沾湿也。

南宋刘宰漫塘，金坛人。俗传死而为神，职掌蝗蝻，呼为「猛将」。江以南多专祠。春秋祷赛，则蝗不为灾，而丐户奉之尤谨，殊不可解。按赵枢密蔡作漫塘集序，称其学术本伊、洛，文艺过汉、唐。身后何以不经如此，其为后人附会无疑也。

吾邑冯补之 【行贤】 善书，得鲁公筋力。而徐南徐 【州】 善镌刻，刀法亦仿佛伏灵芝。补之尝书金刚经全部，而南徐镌诸石，一时推为二绝。今石藏城西梵寿庵，庵僧素风禅师 【律然】 于丁未岁取石陷方丈壁间。而诗老王话山 【誉昌】 题其额曰「石经室」。

孙可望在滇劫永历入营，日支粮五升、肉菜少许。饷司上日计簿曰：「皇帝一员，皇后一口，太子一口。」可望怒，骂曰：「奴辈不书皇帝一尊，而云一员，使我得罪主上乎！」其可笑如此。

每见神庙中榜一联云：「为善不昌，祖宗必有余殃，殃尽则昌；为恶不灭，祖宗必有余烈，烈尽则灭。」其语实本刘向，盖即说苑所云「贞良而亡，先人余殃，猖狂而活，先人余烈」是也。

钱一物而具天地之象，以其外圆而内方也。惟人亦当如是，故昔人云：「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圆，祸之门。」

小雅斯干章：「载弄之瓦。」注云：「瓦，纺砖也。」朱子又云：「必纺时所用之物。」旧见人画列女传云：「室女手执一物，如金银之样者，意其为

纺砖也。」此说恐不然。余见今世纺车之式，下有木一纵一横，往往以砖镇之，或于纵木上，或于横木上，盖防其摇动也。岂即所谓纺砖乎？说苑云：「和氏之璧，价重千金。以之间纺，曾不如瓦砖。」间纺者，介于纺之中间也。此亦足以证余之说矣。

郭巨之孝，古今所艳称也，然我窃疑之。夫以子分母食为患，则螟蛉他姓可也；否则弃诸道路，听人收养可也，何为必埋之以绝其生路乎？况为母者肯分食以养儿，是儿必母之所爱矣。假使既埋之后，母诘以几何所往，则将奚辞以对。若竟对曰：「恐分母食，已埋之矣。」不适以伤母心乎！此贼恩之大者，乌得以孝称之？

康熙丁卯科江南主司，乃北平米汉雯也。八月初八日午刻，甫当唱名，忽有飞蝗蔽天，自东而来，回翔试院，旋复东去，禾苗无损，人咸异之。迨揭晓日，金陵诸生，见榜多纨绔，羣聚而哗，几成大狱，好事者竞作檄文歌曲，喧传远近。事闻，汉雯削籍。识者谓蝗能食米，天盖所以儆之云。

顾副使璫，字英玉，华玉尚书之从父弟也。罢官归，囊橐萧然，几无以给昕夕。华玉辟息园，与英玉所居寒松楼仅隔一垣耳，宾朋满座，伎乐杂作，招之饮，多不赴。尝绝粮，华玉馈以斗粟，不受也。吾邑钱谦贞履之亦与受之尚书为从兄弟，当受之在前明时，声势与华玉埒。而履之所居怀古堂，亦与受之隔一垣。尝属莆田宋比玉八分书杜句为堂联云：「钟鼎山林各天性，浊醪麤饭任吾年。」其不肯相下之意，隐然可见。盖绝类英玉之与华玉云。后怀古堂属闽中张解元超然【远，】堂联至今犹存。

常熟历唐四百年，宰其地者，邑志官司表载六人，而郭思谟不与其列。友人吴嘉树【征誉】家藏古帖，有进士吴郡孙翌大唐故苏州常熟令孝子太原郭府君墓志铭，即为思谟作也。余为节而录之，以俟后之修志者补入焉。志云：「公讳思谟，太原平阳人。仁孝绝伦，感通天地。太夫人尝有疾，忆羊肉，时禁屠宰，犯者加刑，日号泣于旻天，而不知所出。忽有慈乌衔肉置之阶上，故得以馨洁其膳。他时忆庵萝果，属髻发之辰，不可得也。公仰天而叹，庭树为之犯霜雪，华而实矣。公取以充养，且献之北阙。于时天后造周，惊叹者久之。命史臣褒赞，特加旌表。无何忆新竹，复如向时之菀结，又无告焉。后园丛篁，忽苞而出，所居从善里，其竹树存焉。公始以孝子征，解褐拜定州安平县丞。下车未几，而胡人作孽，公身被囚虏，命悬锋镝，出于万死之中，兴其一切之计，大杀寇盗，载完郛郭。招慰使奏加公朱绂，撝让不受，属内忧服阕，转江阴县丞，又应廉让举，擢武功尉。秩满迁常熟令，凡佐三邑而宰一县。所居必化，所在必理，专务于德，夫何不臧。公之二昆，长曰思海，次曰思训，俱已先世。遗孤凡十有三人，或在韶髫，或居襁褓，公抚之育之，出入腹

之，人不知其诸父，盖孝悌之至也。禀命不融，春秋五十有九，开元九年正月二日，寝疾歿于官舍。以其年十一月十七日，祔葬洛阳东门平川，礼也。」

潘荣，字显甫，别号郭指，邑人也。家居陋巷，书声琅琅出金石。不妄交一人，往来惟陆铎、钱曾及释道源而已。尝着法苑紺珠集钱□□极称之。翁尝与道源书云：「往辱显甫潘兄，束书执贄，欵门造谒，知其为温文恭敬，强学好问之君子，不图其珪璋文府，精理道心，富有日新，一至于此也。紺珠一集，贯穿三藏，繁简博约，殆将合珠林一览而为一书。其它著述，大都函雅故，通文章，开国成，庀史料，皆当杀青缮写，次第出视。视世之卮言、稗史、谰闻、浅说，费纸灾木者，岂止日劫相倍而已哉！」其为宗工称许如此。钱曾读书敏求记亦曾及之，称为虞山隐君子，而邑乘失载，名氏翳如，俾一生读书汲古之心力，无由表见于世，良可叹耳！

史记周本纪：「龙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去与弃同，盖古人谓藏为去也。按左传昭十九年：「纺焉以度而去之。」杜注云：「因纺纁，连所纺以度城而藏之也。」汉书苏武传：「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颜注云：「去谓藏之也，音邱吕反。」陈遵传：「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颜注云：「去，亦藏也，音邱吕反，又音举。」三国志华佗传：「何忍无急去药，以待不祥。」裴注云：「按古语以去为藏也。」而周本纪「去」字，古人独无注释，故引诸书以证之。

麋、鹿、虎、豹、马、牛、羊、狗，皆兽属也，而尔雅以麋、鹿、虎、豹归之释兽，以马、牛、羊、狗归之释畜者，何欤？盖一育于山林，一为人所养故也。今人则于物之四足者，概以兽目之，不复知有兽、畜之分矣。

褚河南帖，今世盛推同州圣教序。而友人吴嘉树【征誉】尝辨其非褚公书，其说良是。盖褚公之没在显庆三年，而此碑书「龙朔三年建」，是在褚公没后五年也。后人因此碑未署书者姓名，谬添「大唐褚遂良」云云。其添刻数字，与碑文笔迹迥异，学书者亦不可不知。

古人以同举为同岁，见于后汉书李固传及三国志魏武帝纪。其称同年则自唐始。唐宪宗尝问李绛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对曰：「同年乃九州岛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后相识，情于何有。」前明正、嘉以前，风俗犹为近古，必父之同年方称年伯，而同年之父即不尔。吾邑孙云津舟，中正德丁丑科进士，乃夏桂洲之同年也，而云津之父西川翁七十，桂洲寿之以诗，称老先生而不称年伯。其诗卷现藏孙之后人宝洲【淇】家，可当左验。今世不论年谊有无，通谒概称年家，即屠酤儿亦然，最为无理，王新城分甘余话中尝痛斥之。而今人名刺往来，若不署此二字，见者即疑为轻己，辄有拂然之色，亦可怪矣！

眷，亲属也，亦作媿。史记樊哙传：「高后崩。大臣诛诸吕、吕须媿属，因诛伉。」伉乃哙之子，即吕后女弟吕须所出也。又五代史裴皞传：「裴氏自晋、魏以来，世为名族，居燕者号『东眷』，居凉者号『西眷』，居河东者号『中眷』。」是同姓亦可称眷矣。今世不论亲谊有无，并不论相识与否，而书刺概称「眷弟」、「眷晚生」。此「眷」字殊无着落，最为可笑。又世俗于亲属有亲眷之称。按：三国志毛玠传：「文帝为五官将，亲自诣玠，属所亲眷。」疑即为「亲眷」二字之始。然此乃活字，与今人所称颇异。

「苍茫」二字本皆平声，而古人亦有仄用者。如乐天诗「野道何茫苍」，东坡诗「愁度奔河苍茫间」，苏子美诗「淮天苍茫皆残」是也。近王阮亭荷离吊颍川侯诗亦有「平芜何茫苍」之句，句法似即本之乐天云。

●柳南随笔卷三

律诗起于初唐，而实胚胎于齐、梁之世。南史陆厥传所谓「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征不同」者，此声病之所自始，而即律之所本也。至沈、宋两家，加以平仄相俪，声律益严，遂名之曰「律诗」。所谓律者，六律也，盖指宫商、轻重、清浊而言，不特平而平、仄而仄已也。即平之声有轻有重、有清有浊，而仄之声亦有轻有重、有清有浊。少陵所云「晚节渐于诗律细」，意必于此辨之至精尔。若以对偶言律，则唐人律诗固有通首不对者，而五七绝句，昔人谓之二韵律诗，亦谓之小律诗，又何以称焉。

诗之有律，非特近体为然也，即古体亦有之。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可见唐、虞以前，诗已有律矣。明人林希恩云：「曹植美女篇：『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旋。』此十言皆平也。杜甫同谷歌：『有客有客字子美。』此七言皆仄也。」又予观李商隐韩碑一篇，「封狼生羆生貔」，此七言皆平也；「帝得圣相相曰度」，此又七言皆仄也。然而声未尝不和者，则以其于清浊、轻重之律仍自调协尔。赵秋谷【执信】谓王阮亭古诗别有律调，盖有所受之，而未尝轻以告人。夫所谓律调，亦岂有外于清浊、轻重者？或疑古诗既有律矣，与齐、梁体又何以异？而不知齐、梁之调主于绵密，古诗之调主于疎越，其筋骨气格，文字作用，固迥然殊也，而今之能辨者或寡矣！

古诗之异于齐、梁体，固在声调矣，然其分界处，又在对与不对之间。齐、梁体对偶居十之八九，而古诗则反是。尝考五言古诗，汉、魏无论，在唐则创自陈拾遗，至李、杜益张而大之，而歌行之作，亦断以李、杜为宗。盖前此如王右丞辈，尚有通篇用偶句者，自李、杜出而风气为之一变，而后之作者，不复以骈俪为能矣。故李、杜集中五七古虽不乏对偶，亦止如李习之所云

：「极于工而已，不自知其对与否也。」近见钱尔弢【陆灿】与某人论诗书，有云：「杜诗『晚节渐于诗律细』，非专以律诗为律也。其五古、七古中间，必有数联，有出句，有对句，此则古中之律也。今人于古诗多不置出句、对句，则无古诗之律矣。」洵如其说，则是竟以对偶为律，而不复知为声律之律矣！况诗中用偶亦非难事，岂作古诗者多用几偶句，而遂可谓之诗律细乎？至谓「杜诗绝句数首中，必五六首有出句，有对句，此乃律中之律也。今人于五七绝句，首首散行，不一二置出句、对句，则无律中之律矣。」夫唐人于四韵律诗尚有通首不对者，何有于绝句？然则少陵之所以独高千古，亦未必专于偶句见长也。尔弢之为此论，必误信宋人诗话，以绝为截，谓绝句之体，或截律诗之中，或截律诗之半也。而不知二句一联，四句一绝，联绝之称，自未有律诗已然矣。

孝感熊公【赐履】为大冢宰时，僚属有袁定远者，以户部郎中调文选司。其母年逾八十，且多病。家信至，属其子归甚迫，袁乃具呈熊公，请告终养，并约同僚数十人代求之。熊公怒，抵其呈于地曰：「汝蒙恩初调，正当报効朝廷，而敢遽求归里邪？若再溷渎，即当参送刑部矣！」袁口塞默而退。次日在朝房，袁出家书示同僚，并约再恳熊公，公复抵其呈于地曰：「我昨日已言之，若再溷渎，即当参送刑部矣！汝辈敢复尔邪？」时吏部官属在朝房者，不过五六人，内有吴应庚者，攘臂而白熊公曰：「袁选君之母老而且病，家书惨切，一字一泪。皇上方以孝治天下，此等谅在所哀矜。老先生为百官长，顾乃壅塞下情，恐非皇上孝治之意。况令弟四先生现在西曹，今日方知狱吏之尊，老先生言及彼处，正当蹙额疾首，而反以此恐吓天下士大夫，此应庚窃所未喻也。」熊公闻之，即俯躬引咎，允其请焉。「令弟四先生」云云者，谓熊公之弟赐瓚，方坐事系诏狱云。家西涧先生【材任】为余述之如此。余于是叹吴君之善言也，熊公之能受直言也，并有古人风矣！并志之。

江右陈公木斋【守创】居官清介，为天下第一。雍正某年，以诖误罢仓场侍郎，居京师数载，几不能举火。至庚戌冬，蒙恩放归，与一商人同舟，商人所出赁钱颇多于公，公遂以正舱让商人，而自与一仆居头舱。时公行李萧然，商人意颇轻之，亦不问为谁也。迨至淮上，总河嵇公曾筠知之，遣人以名刺致意，商人犹茫然未觉。未几，淮安郡守以腰舆迎公去，商人始大骇，知为公，旋匿去。然公自以所出钱少，合应以正舱让商人，不以介意也。公于康熙六十一年为常熟令，未及两月，即行取入都。离任之日，阖邑罢市攀留，至以石塞寺门，不听公去，其得民心如此。

许儁，字伯彦，祭酒石门【士柔】之父也。高才强记，落魄好大言，里中呼为狂生。尝以省试之白下，作书寄家人云：「一到京中，饭量大长，早晨

三碗，日中三碗，晚间三碗。如此吃饭，精神安得不足？如此精神，文章安得不佳？如此文章，今科安得不中？篱笆为我拔去，墙门为我刷黑，士刚、士柔打点作公子可也！」其笔墨多此类，见者辄为绝倒。某宗伯集中所云：「里中许老秀才，好即事即席为诗，杯盘梨枣，坐客赵、李，胪列八句中。」盖即指伯彦也。

金人瑞，字若采，圣叹其法号也。少年以诸生为游戏具，补而旋弃，弃而旋补，以故为郡县生不常。性故颖敏绝世，而用心虚明，魔来附之。某宗伯天台泐法师灵异记，所谓「慈月宫陈夫人，以天启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口卜〉者」，即指圣叹也。圣叹自为■〈口卜〉所凭，下笔益机辨澜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轨于正，好评解裨官词曲，手眼独出。初批水浒传行世，昆山归元恭【庄】见之曰：「此倡乱之书也！」继又批西厢记行世，元恭见之又曰：「此诲淫之书也！」顾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而圣叹亦自负其才，益肆言无忌，遂陷于难，时顺治十八年也。初，大行皇帝遗诏至苏，巡抚以下大临府治。诸生从而讦吴县令不法事，巡抚朱国治方昵令，于是诸生被系者五人。翌日，诸生羣哭于文庙，复逮系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圣叹与焉。当是时，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贼者，坐反叛，兴大狱，廷议遣大臣即讯，并治诸生。及狱具，圣叹与十七人俱傅会逆案坐斩，家产籍没入官。闻圣叹将死，大叹诧曰：「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其妻若子，亦遣戍边塞云。

汉阳人朱方旦，号尔枚。其妻本狐也，衣襦履袜之属，皆以红为之。方旦挟术游公卿间，多奇中，皆其妇出神告之。徐先生水南【淑】云：方旦以符水济人，人趋之者日以千计。湖抚董国兴恐其为变，执而下之狱，递解至京师。临发，送者尚数百人。方旦挥使去，曰：「无害！此行主得财也。」果不死。

[时刑部议以妖术惑众法当斩，出就西市矣，而太皇赦忽至，遂不死。寻召入，言事皆奇验。上命馆于内城，侍卫罗列，赐赆频频。诸王公贵戚日候于门，问祸福，其应如响。方旦苦于酬接，力请乞归，上许焉。归舟所载不赀，悉用以营祠宇，不以自润。董既欲杀方旦不克，且闻上方宠待，诸贵隆礼，心疑方旦倾之，日夜忧惧成疾，屡疏乞休，遂罢归旗。癸丑滇南乱作，上恐方旦为滇所致，再驿召之。方旦至，顿首言：「此数百万人民之劫，致朝廷宵旰，然无能为也。二三春秋，当有定夺。山人受恩本朝，决不敢负。」上益礼之。]

后董以疾乞休在京，方旦执礼往叩，董愧谢不遑。方旦曰：「公为国大臣，谊当持正，某岂敢怨？闻公抱恙，敬来相疗，勿疑也。」董大喜，因命取无根水一杯，以朱笔画符水面，而朱不散，董服之即愈。且曰：「公运当稍滞

，三年后必复起用。」后果如其言。又裕亲王妃产三日不下，王忧惧，延方旦治之。方旦携王手入别殿静坐。有顷，王心恐甚，数欲起。方旦曰：「无容！少间当有物来助也。」逾时，内侍来报，有白鹤翔于正殿。方旦曰：「未也！再覘之！」又逾时，报云：「多至数十矣！」方旦曰：「更覘之！」少顷，又报云：「多至百余矣！」方旦乃起贺王曰：「此即向所云来助者。」王入内而妃已娩矣。其神异如此。一时礼之为师者，自王而下，朝贵至数十人。方旦羽翼既众，潜谋夺龙虎山张真人所居。一旦，张之祖道陵降神于其徒曰：「妖狐谋不利于我，已殛之矣！」朱妇果震死。自其妇死，朱懵无所知，有司捕下狱，寻弃市。

古之咏雪者多矣，而苏子美既以「粉泽涂我面」，又以「珠玉缀我腮」二句，颇入恶道，反不如「天医切茯苓」及「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等语，犹足供人抚掌也。近日湖上某禅师亦有一绝云：「阵阵朔风寒，天公大吐痰。明朝红日出，便是化痰丸。」读之尤堪绝倒云。

今人作札与人，辄以某老、某兄、大人称之，此最可笑。按干卦：「九二利见大人。」此大人主在下说。「九五利见大人」。此大人主在上说。两「大人」俱作「圣人」解，所谓大德之人也。论语「三畏」章及孟子「有事君人」章，所谓「大人」亦即指此种。又汉高祖云：「始大人以臣为亡赖。」霍去病云：「不早自知为大人遗体。」晋陈骞云：「大人大臣。」此皆呼其父。而疏受叩头曰：「从大人议。」此则呼其叔。范滂云：「惟大人割不忍之恩。」此又呼其母。历考经史，未有以此称常人者，今人亦不思之甚矣。

明万历戊子，顺天举人李鸿卷中有一「囡」字，为吏部郎中高桂所参。鸿系申相国时行壻，吴人呼为「快活李大郎」。及以文中用「囡」字被论，又称为李阿囡。「囡」者，吴人呼女之辞。然李所用「囡」字，实「囹」字之误耳。

江阴李忠毅公死阉，名臣也。其绝命词云：「只有亲恩无可报，生生愿诵法华经。」二语自是破绽。某宗伯为公作墓志载入，殊为无识。闻公子逊之颇不喜佛，时有灵严继起禅师者，道行颇高，至江阴，士大夫无不礼见，逊之独不与通。禅师以其为名父子，先往访焉。坐定，师即举忠毅公二语以问，云：「是什么意思？」逊之不能对，遂为师屈云。

冯己苍尝至吴门，夜泊舟山塘。邻舟有读杜诗者，则江阴尹孔昭【嘉宾】也。己苍不知为何人，乃大声曰：「杜诗是不易读者！」明旦，孔昭诘其为谁，己苍给曰：「常熟朱某。」朱某者，吾邑富人也。翌日，孔昭至吾邑，访某宗伯告以此事。宗伯曰：「朱某是富翁，岂知所读者为杜诗？是必冯己苍也。」遣人招冯至，冯出不意，既见尹，愧谢而已。

陈在之【玉齐】晚年与同邑邬因仲【载锡】相遇，握手道故，因喟然曰：「吾辈垂髫相友，如昨日事，不谓一转瞬间，各已衰老若此。」因仲曰：「不特老也，且将死矣！」在之曰：「尔我贫苦一生，此事岂尚不免乎？」因仲曰：「免则贫苦无已矣！」因相与大笑。

嘉定侯先生大年【开国】吾友秉衡【铨】之尊府也。其读书处曰凤阿山房，秀水朱太史竹垞【彝尊】题句云：「四先生里读书庄，髯也经营兴不忘。张笔孙诗陆经义，孰居南北孰中央？」张谓征君汉瞻【云章】，孙谓学士恺似【致弥】，陆谓征君翼王【元辅】也。时以四君为嘉定后四先生，以配前代唐、姜、程、李，故竹垞之诗云尔。

陆坦，字文度，邑人也。自号平山，盖以命名取义耳。后以教习授楚雄县令，而其地适有平山，君异之，乃为亭于其上，而颜之曰平山亭。未几，君卒于官舍。弥留之际，亭忽无风而倾，声振寝室，遂以是刻告终。时康熙丁酉年也。

祝谦吉，字尊光，邑人也。中崇祯癸酉举人，就选桃源教谕，以内艰归。所居在城西，与赵某连址。会赵与兄同登甲榜，声势赫奕，迥出祝上。祝家世故微，赵以此数凌辱之，祝积不能堪，竟于癸未仲冬投缢死。死之日，邑中哗然，羣起而噪赵之门，赵键户不启。有诸生七人梯而入，去其键，众乃一哄而进，财货抄掠无遗。先是祝之在桃源也，颇称职，得士心。至是诸生闻变，相率兼程而至，至则毁赵所居，即以葬祝焉。时钱□□方里居，两家并赴其门，请为主张，钱不应，乃作赵、祝事，自白苦言，粘之通衢。其起语有云「里中赵、祝之事，幽有鬼神，明有王法，宿世有冤对，现在有报应」云云。〔观此则钱之不直赵，隐然可见。〕

嘉定严永思【衍】，唐叔达先生壻也。尝取涑水通鉴广之，穷年矻矻，一事而徧采诸书，卷帙多至四倍，时人目为「涨膀通鉴」。按以水浸物曰涨膀，涨膀盖吴俗俚语也。

〔崇祯十年，常熟令为邹守常，贪墨吏也。到任四月，民即起而噪之。时阖邑士大夫颇不直邹，相率诣郡城，以民情达抚军。抚军曰：「令虽不善，但到任百余日而即噪之，百姓无乃已甚乎？」时首座为钱公谦益，次即陈公必谦。钱闻抚军言，语塞无以对。陈独慷慨进曰：「休说百姓已甚！京山杨父母，在任九载，百姓亦何尝鼓噪来？」抚军善其言，遂左迁邹令去。京山杨父母者，谓前令杨公鼎熙也，盖自崇祯元年到任，至九年始去云。

康熙庚戌会试，得人之盛，为本朝第一。理学则有陆公陇其、李公光地，名相则有王公揆，直臣则有郭公琇，廉吏则有邵公嗣尧，宿学则有许公自俊、周公陈俶、钱公世熹。是科典试，为柏乡魏相国裔介、合肥龚尚书鼎孳。

天启中，吴中诸名士结文社曰应社。大江以南主应社者：太仓张采受先、张溥天如，吴门杨廷枢维斗，金坛周鏊仲驭、周鍾介生；大江以北主应社者：宣城沈寿民眉生，泾县方应隆道吉，池州刘城伯宗。而太仓自二张外，在社中者又有八人，为应社十子。吴门自维斗外，在社中者又有十二人，为应社十三子。又常熟杨彝子常、太仓顾梦麟麟士治诗；维斗及嘉善钱旃彦林治书；介生兄弟治春秋；受先及吴门王启荣惠常治礼记；天如及长洲朱隗云子治易，为「五经应社」。迨崇祯庚午，楚中熊鱼山先生【开元】自崇明令调吴江，最尚文章声气。时吴江诸生孙淳孟朴、吕云孚石香、吴?扶九、沈应瑞圣符辈附之，号召同人，创为复社，颇见嫉于维斗。孟朴至吴门，怀刺谒杨，再往，不得见，曰：「我社中未尝有此人。」我社者，应社也。赖天如先生调剂其间，而两社始合为一。

元末吾邑富民，有曹善诚、徐洪、虞宗蛮三家，而虞独不见于邑乘，故知者绝少。今支塘之东南有地名贺舍、花桥、鹿皮弄者，皆虞氏故迹。贺舍者，相传宗蛮家有喜事，特筑舍以居贺者，故曰贺舍；花桥为其园址；鹿皮弄者，杀鹿以食，积皮于其地，弄以此得名。弄旁又有勒血沟，每日杀牲以充饌，血从沟出流，涓涓不止。其侈奢如此。迨洪武中，大理卿熊概抚吴，喜抄没人，一时富家略尽，宗蛮盖其一也。

明嘉隆间，无锡安氏家巨富，甲于江左，号安百万。最豪于食，尝于宅旁另筑一庄，专豢牲以供饕。子鹅常畜数千头，日宰三四头充饌，他物称是。或夜半索及，不暇宰，则解鹅一支以应命。食毕，而鹅犹宛转未绝。后竟用奢侈败。

陆龟蒙江湖散人传，「茶灶」二字，坊本误刻「茶龟」，以「灶」与「龟」笔画相近也。集韵者不知其误，竟收入四支。何太史义门【焯】见之，笑曰：「此正好用对尿盎也。」俗以溺器为尿盎，太史盖戏之尔。

唐、宋人酬和诗，有所谓次韵者，谓如其次第，先后不易也。有所谓依韵者，谓同在一韵，而所押之字，则不相同也。有所谓用韵者，谓用彼韵，而不如其次第也。今人或未深考，有浑而称之者矣。

高若拙后史补云：「王仁裕着诗一万首，朝中谓之『诗窖子』。」今人称读书而不通世务者，曰「书磕子」，殆即沿「诗窖子」之称而误欤？

明万历丁巳岁，吾邑举御史某公[邑中举钱侍御岱]为乡饮大宾，一国哗然，而顾大韶仲恭檄之，有「通学云翔而不救，则国学亦可僂言；壮夫林立而莫前，则病夫亦可仗义。敢持正论，责备诸儒。若不能抗步扬声，举觥而法郅恇，亦便当卷堂削迹，蹈海以追仲连」等语，诸生[王宇春]从而和之。御史既命驾矣，仲恭要于中途，以檄致之，御史遂不敢往。

吾邑归少詹惺崖【允肃】性颇浑穆，于一切玩具不甚通晓。尝之维杨某氏，有箫笛挂壁间，少詹取笛直吹之，其仆曰：「此当横吹。」既又取箫横吹之，其仆曰：「此当直吹。」少詹方误以为一物也，骂其仆曰：「汝给我邪！既说横吹矣，何又说直吹邪？」

柳如是为彭城尚书所昵，财货出入，悉柳主之。族之豪者疑柳多私蓄，尚书既没，拥众突至，颇有所索。柳出，佯为好语曰：「先尚书遗贄信有，然须少待，当不虚来意。」众姑诺之。柳既入，众待久不出，方大声诟之，而柳已闭门自缢矣。众始惊窜散去。其家之不致破亡，柳之力也。于是邑中之士作河东夫人殉节诗以挽之，咸谓其能晚盖云。

袁世忠，字海门，邑人也。身長八尺，人以其长且多膂力，戏以「托天」称之。家贫无行，日游博场以食。会友人以白金六两托完官税，袁竟持作博资，一掷而尽。追比者急如火，友人亦多方物色之。袁既极，乃解其所衣白衿就肆中沽酒，饮极醉，意欲雉经于邑西山之辛峰亭无人处。甫出肆门，泄于巷口，见沟中一布囊，以足蹴之，颇重，拾取视之，乃白金也。持往秤之，正得六两，旋用完税。后中万历丙戌武榜眼，历官至都督僉事。

康熙甲戌上巳，昆山有耆年之会，设宴于徐氏之遂园，宾主共十二人，合八百四十二岁。举人通判常熟钱陆灿，年八十有三；前广西道监察御史昆山盛符升，年八十；翰林院检讨长洲尤侗，年七十有七；右春坊赞善太仓黄与坚，年七十有五；前户部尚书华亭王日藻，年七十有二；提学僉事长洲何棖，年七十；举人常熟孙旻，年六十有九；按察使华亭许纘曾，年六十有八；前刑部尚书昆山徐干学，年六十有四；司经局洗马上海周金然，年六十有四；右春坊右中允昆山徐秉义，年六十有二；前左春坊左谕德无锡秦松龄，年五十有八；而盛御史、徐尚书、中允兄弟实为主人。以齿序坐，即席各赋七言近体二首，用「兰亭」二字为韵，其诗编成三卷，名曰遂园禊饮集。时海宁许公汝霖方督江南学政，实为之序云。

王露涓【誉昌】为诗好押「青」字，社集时探得此韵，即喜见于色，否则必潜易之。其没也，同社周以宁【桢】为诗挽之云：「一事思量投所好，哭君诗句韵拈青。」

洪梦梨，字蕊仙，号白云道人，江阴女子也。才色双绝，往来多名士，而尤与吾友汪西京【沈琇】昵。吟社诸君以西京故，间以诗与道人相倡酬。记壬寅春，亡友吴静川【理】招同人集三影轩，分韵赋诗以寄，道人各依韵和之。和王露涓【誉昌】「青」字云：「湖桥烟月浮空碧，琴水山城入半青。」和孙陶庵【镕】「花」字云：「有限光阴丁噩梦，不情风雨妬梨花。」和周以宁【桢】「蕖」字云：「可有风情依碧柳，未须颜色借红蕖。」和许南

交【永】「春」字云：「花糝碧苔三月暮，酒潮红颊十分春。」又是岁之夏，西涧先生招同人集尊道堂，分韵赋诗，再寄道人，道人亦各依韵和之。和西涧「儿」字云：「茶醪碧香浮雀舌，酒清黄色借鹅儿。」和露涓「银」字云：「双尖耸塔排空碧，一涧喷泉倒立银。」和陶庵「中」字云：「妆罢桃笙寻独见，【自注独见，卧履名。】梦回茉莉入通中。」【自注：通中，枕名。】和孙丽明【杨光】「然」字云：「山黛染成眉入翠，火榴簪得鬓初然。」和侯秉衡【铨】「书」字云：「碧红初泛盈缸酒，黄白新标插架书。」和陈亦韩【祖范】「郎」字云：「结成旧恨兼新恨，嫁得萧郎是漫郎。」和西京「浮」字云：「簾碧琉璃三伏冷，绡轻烟雾一身浮。」和静川「深」字云：「风生莲渚擎红堕，雨罨茶烟晕碧深。」和予「微」字云：「山雨嵌空笼黯淡，柳烟横翠入霏微。」此数十句皆秀丽可诵。又我我斋赏梅同西京作云：「愁来万事压眉端，忽覩梅开意自欢。我欲问花花问我，相逢夜半不知寒。」病中送西京还虞山云：「乱头粗服送君行，分手难为此际情。愿向生前拚一死，好从死后订三生。」此二诗亦佳。道人在近代，盖马湘兰、王修微之流亚也，不幸年未四十而歿。西京收拾遗诗，仅得数十首，编成白云遗稿，好事者争传之。

明天启三年，邑东门入市一鳖，归而煮之，锅中唧唧作声。始犹不以为异，细听之，则似人言「莫杀我！莫杀我！」其人不顾，煮愈急，须臾声止，鳖亦糜矣。剖之，于肋下得一人焉，长寸许，巨口、高鼻、粗眉、大眼、落胡，俨然一波斯胡也。头上有发，发有髻，腹有脐，手足俱十指，股有毛，有势亦有囊。独惜煮死，不能言耳！城中一时传哄，士夫争取传看，凡月余不败。见徐阳初【复祚】村老委谈。

读书须读古本，往往一字之误，而文义遂至判然。如周语「昔我先王世后稷」，注云：「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继为世。」盖指弃与不窋而言，谓昔我先王世君此稷之官也。考之史记周本纪亦然。而今本直云「昔我先世后稷」，似后稷专属之一人，又几讹为周家之后稷矣。若将我先二字读断，则又成何句法乎？又「瞽献曲」注云：「曲，乐曲也。」曲字与典字笔画相近，今本遂多误刊，而不知瞽之于典，初不相蒙也。又桃花源记「欣然规往」。规，画也。规字与亲字笔画相近，今本亦多误刊，而不知既云「亲往」，下文不应又说「未果」矣。

宋诗有四灵体，谓翁灵舒、徐灵渊、徐灵晖、赵灵秀也。按灵舒名卷，诗曰西岩集。灵渊名机，诗曰泉山集。灵晖名照，诗曰山民集。灵秀名师秀，诗曰天乐堂集。冯定远云：「四君诗薄弱，其锻炼处露斧凿痕，所取者气味清淳，不害诗品耳。」又云：「清诗有僧气、山人气，皆是俗。四灵虽寒苦，却无

此病。」冯已苍云：「四灵气味似诗，所嫌者用思太苦，而首尾多馁弱耳！」

明制，京官三品以上例予谥；其品秩未高而侍从有劳，或以死勤事者，不拘成例。又词林始得谥为「文」，若非词林而得谥为「文」者，「文」字必系于他字之下，若端文、忠文之类。又吾友汪西京【沈琇】述鄂相国之言云：「不由词林而入相者，亦谥为文。」以甫拜命，无所谓阁老衙门，即在翰林院莅任，坐居中，故称中堂。虽掌院莅任，亦只坐东偏，避相国坐处也，中堂谥「文」以此。然明之魏文靖骥、叶文庄盛、吴文恪讷、姚文敏夔四公，皆不由翰林，亦未尝入相，而亦谥曰「文」，则又不知何说也。

火有文武之称，盖言其缓急也。参同契炉火说云：「始文使可修，终竟武乃陈。」又云：「首尾文，中间武，此即文武火之始。」又曹唐诗「自添文武养丹砂」，又司空图诗「文武轻销丹灶火」。

明太祖既登极，避胜朝国号，遂以元年为原年。民间相传如此，而史书不载。

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以孔门言之，有字其祖者矣，如「仲尼祖述尧、舜」是也；有字其师者矣，如「仲尼日月也」是也。盖古人敬其名，则未有不称字者。自宋人多着别号，于是有卑幼不敢字其尊长之说。然当时大儒如朱晦庵、魏鹤山之徒，犹不谓然。自明迄今，人尤重号，一登仕板，遂不复以字行矣。方逊志与潘择可书云：「交际之崇卑，称号之轻重，固有常礼矣。非尊而尊之，过也；非称而受之，愧也。若某之少且愚，字之已过矣；于字加称号焉，于称号加先生焉，于礼得无不相似乎？」近华阴王山史与人书云：「今人相称字，辄曰某翁、某老。近日市井屠沽，莫不皆然，可笑也。子贡、子思皆字谓圣人，未闻有罪其肆者。」观方、王两先生之言，知前辈于称谓之际，不肯苟且如此，吾辈当知所法矣。

别号古人所无，不知起于何时。或云自寒泉子、樗里子始，至唐而渐众，至宋而益多。近则市井屠沽，皆有庵、斋、轩、亭之称。若止有字而无号，吴次尾所谓如此大雅之士，吾不数见也。尝见祝希哲前闻记载江西一令讯盗。盗对曰：「守愚不敢。」令不知所谓，问之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号耳！」则知今日贼亦有号矣。此等风俗，不知何时可变也？

五月时有养日，十月时有养夜，言浸长也。见夏小正。

方虚谷律髓一书，颇推江西一派，冯已苍极驳之，于黄、陈之作，涂抹几尽。其说谓：「江西之体，大略如农夫之指掌，驴夫之脚跟，本臭硬可憎也，而曰强健；老僧嫠女之床席，奇臭恼人，而曰孤高；守节老嫗之絮新妇，塾师之训弟子，语言面目，无不可厌，而曰我正经也。山谷再起，我必远避，否则别寻生活，永不作有韵语耳！」余谓江西一派，虽不无可议，然涪翁之作

，即东坡亦极赏之，何至诋毁若是。已苍之论，亦殊失其平矣。

人怀不良之心者，俗谚辄曰：「黑心当被雷击。」而蚕豆花开时，闻雷则不实，亦以花心黑也。此固天地间不可解之理。然以物例人，乃知谚语非妄，人可不知所惧哉！

江阴汤廷尉公余日录谓闽之林泉山四代进士，江西之彭文宪二世阁老，以为卓异。而本朝桐城张氏亦二世阁老，昆山徐氏则兄弟三鼎甲，宜兴吴氏则五代进士，长洲沈氏、磁州张氏、泰州宫氏、吾邑蒋氏则四代进士，长洲彭氏则祖孙会状，德清蔡氏则从叔侄两状元，可谓超越前代矣。

徐充暖姝由笔云：「淮安杨林会试投卷。夏桂洲呼谓之曰：『近日大同逆首有杨林，汝当易此名。』遂增一字作杨上林。」本朝康熙间，有满洲人揆叙者，曾为掌院学士，至雍正时其人已歿矣。而以生前犯不韪，上怒其为人。吾友太仓张冰璜以庠名与之同，欲请邓学使改之。黄中丞昆圃与冰璜善，教以措词，谓：「揆叙得罪朝廷，士子以此二字为名，恐干未便。」冰璜如所戒。邓乃是其言，遂援笔去一「揆」字。余谓夏桂州之增一「上」字，与邓学使之去一「揆」字，其意正同也。冰璜既改今名，遂于雍正壬子中南省经魁。

苏俗娶妇者，不论家世何等，辄用掌扇、黄盖、银瓜等物，习以为常，殆十室而九，而掌扇上尤必粘「翰林院」三字。有苏州人周卜世者，尝客扬州，一扬人卒问曰：「何故苏郡庶民俱不娶妇？」周讶而诘之，扬人曰：「我前寓苏，所见迎娶者，无非翰林院执事，何尝有一庶民邪？」其言虽戏，然苏俗恶薄，贵贱无等，不免为他郡人所笑。即此一端，可知其余。

玉溪锦瑟诗，从来解者纷纷，讫无定说。而何太史义门【焯】以为此义山自题其诗以开集首者，首联云：「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言平时述作，遽以成集，而一言一咏，俱足追忆生平也。次联云：「庄生晓梦迷胡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言集中诸诗，或自伤其出处，或托讽于君亲，盖作诗之旨趣，尽在于此也。中联云：「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言清词丽句，珠辉玉润，而语多激映，又有根柢，则又自明其匠巧也。末联云：「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言诗之所陈，虽不堪追忆，庶几后之读者，知其人而论其世，犹可得其大凡耳。

家露涓翁【誉昌】精于论诗，尝语予曰：「作诗须以不类为类乃佳。」予请其说。时适有笔、砚、茶瓿并列几上，翁指而言曰：「笔与砚类也，茶瓿与笔、砚即不类。作诗者能融铸为一，俾类与不类相为类，则入妙矣！」予因以社集分韵诗就正，翁举「小摘园蔬联旧雨，浅斟家酿咏新晴」一联云：「即如园蔬与旧雨、家酿与新晴，不类也，而能以意联络之，是即不类之类。子固已得其法矣。」

王实甫西厢记、汤若士还魂记，词曲之最工者也。而作诗者入一言半句于篇中，即为不雅，犹时文之不可入古文也。冯定远尝言之，最为有见，此亦不可不知。

凡为人作诗文集序及墓志铭，文末署名，于同辈当自称同学，或友人，或友弟，于前辈当自称后学，或后进，或通家子，方为得体。若称眷弟、眷侄，及眷晚生，则陋甚矣！尝见沈石田全集内附唐六如和诗，自称后生唐寅，亦雅甚。

元周公谨云：「上巳当作日干之己，古人用日，如上辛、上戊之类，皆用日干，无用支者。若首午尾卯，首未尾辰，则上旬无巳矣。」

术数家有六壬法者，相传黄帝受式法于元女，用以战胜蚩尤，遵式而立文也。按六壬之义，谓天一生水，壬水建禄于亥，亥乃干天之位，数六，属金。金生水，故名六壬。

吾邑鱼公侃，字希直，居官廉明正直，人比之包孝肃。自开封守致仕归，随身止一竹箱，箱内存俸银八两。适学宫宣圣前缺香炉、花瓶二物，公即以此银铸之，炉、瓶至今尚存。居家饔飧不继，家人愠见。公偶感得疾，日卧一小床，足不能履地。家不畜仆妾，起居无扶掖之者，床悬二绹，夫人间以麦粥进，必曰：「清官，麦粥在此。」公乃缘绹以起，食竟，复缘之就枕。其苦如此。歿而仅存葛衣，竟用以殓焉。墓在北山报慈里。崇祯丙子，直指使者路公振飞行部至吾邑，谒墓致祭，且立石碣，曰「第一清官鱼公墓。」同时立碣墓门者，一为仲雍，一为子游，与公而三云。公之为人，具在邑乘、国史，无容赘述。余与公之裔孙元傅善，得其一二佚事，附记于此。

顾文宁【士荣】云：今人以十岁为一旬，故称五十则曰五旬，六十则曰六旬，七十、八十、九十亦如之。按：十日为旬，徐铉曰：「周币十日而言之也。」书：「三百有六旬，又十旬弗反。」孟子：「五旬而举之。」皆以十日为旬。汉书翟方进传：「旬岁免两司隶。」师古曰：「旬岁犹言满岁，若十日之一周也。」则又以一岁为旬。徧考书传，总未有以十岁为旬者。世俗习非成是，亦不典甚矣。

吾邑李文安公，讳杰，字世贤，前明成、弘间名臣。夫人某氏，自少患遗溺。其溺也，辄梦两宫人捧溺器至，而溺器两傍悉画龙凤，每夕所梦皆合。然公琴瑟之好甚笃，不以遗溺为嫌也。迨公晋礼部侍郎，赞皇太子大婚礼，夫人亦入宫称贺。适小遗甚急，作顰蹙状，皇后怪而诘之。夫人以直告，遂命两宫人引至一处，以龙凤溺器进，恍如平日梦中。嗣后遗溺遂止。

古人诗中用「番」字，往往平仄互见。如昌黎箏诗云：「庸知上几番。」山谷云：「一霎社公雨，数番花信风。」此作平声用。老杜云：「会须上番看

成竹。」元微之云：「飞舞先春雪，因依上番梅。」此作仄声用。又「上番」二字，或谓应切竹说。今观微之句，知又不必拘。而钱圆沙解杜诗，谓「上番」犹上紧也。然则「番」字是虚字矣，而微之又何以用对「春」字乎？即可以证其说之谬矣。

吾邑言博士侣白 【德坚】 为子游七十三世裔孙。少负才望，而困于诸生，贫穷颠顿，餬口四方，最后授徒云间，离家几二十年矣。主人张翰编趾肇趣其归里省视，厚有赠遗。归舟经吴淞江，夜遇舫篋者，乃从容语之曰：「财物尽尔取，有茄砚一枚，我自少习用，不忍舍也。」盗曰：「真书呆子！」因笑而掷还之。此事颇与吾家子敬遇盗留取青毡相类云。

冯定远梅花诗有「锦川最惜文君寡，银汉新传织女亡」之句，此学西昆而入于痴者。然出句意，明人曹宏已有之。曹诗云：「清香疎影独踟蹰，脉脉黄昏思有余。恰似文君新寡后，不施脂粉嫁相如。」

●柳南随笔卷四

康熙戊午年正月二十三日，上有荐举博学鸿儒之诏，于是在京三品以上及翰铨科道官，在外督抚藩臬，各举所知以应。计北直与荐者十有九人，江南与荐者五十有八人，浙江与荐者四十有七人，山东与荐者十有二人，山西与荐者十有一人，河南与荐者四人，湖广与荐者六人，陕西与荐者十人，江西与荐者四人，福建与荐者二人，贵州与荐者一人。次年三月初一日，上御体仁阁，临轩命题，学士捧黄纸唱给，首题「璇玑玉衡赋」，有序，用四六；次题「省耕诗」，五言二十韵。散讫，命就坐，撤护军，俾吟咏自适。日中，鸿胪引出，跪听上谕云：「诸士皆读书博古，当世贤人，朕隆重有加，宿命光禄授餐，使知敬礼至意。」引上阁设席赐椅，四人一席，绣衣捧茶陈馈，十二簋加四饭，丰腆苾芬，缉御恭肃，诏二品三人陪宴。既毕，叩头谢恩，从容握管，文完者先出，未完者命给烛，至漏二下始罢。吏部收卷，翰林院总封，进呈御览。读卷者相国李蔚、杜立德、冯溥，掌院学士叶方蔼。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皆授翰林职，令入馆纂修明史。其有举到在京老病不能入试，及入试而不与选者，年近七十以上，加中书、正字等衔以宠之。此一代抡才盛典，故备记之如右。

宋乐，字玉才。年少有才，诗笔兼工，吾邑后来之秀也。不幸年未三十竟以呕血疾卒。未卒前半载，其师陈君亦韩作诗怀之，有「漳江一病损琼枝」之句。亦韩以示余，余疑「损」字为不祥，已而果验。余尝挽之以诗云：「一语成吟讖，琼枝损果然。慰情虚左女，阅世欠潘年。芳草诗中路，春风梦里天。半生骚屑意，篇什待流传。」又云：「梦晓楼仍在，吟魂竟渺茫。一棺逢白玉，万卷坠青箱。杨柳凋张绪，芙蓉落谢郎。伤心吹笛处，只隔宋家墙。」

玉才诗天才超逸，笔无点尘。所著愿学集二卷，吴门沈确士【德潜】选定。其中五七言绝句尤工，今录数首于此。送别云：「别路风光早，江南芳草天。人心似春色，千里逐君船。」潇湘曲云：「枫落早鸿过，洞庭无限波。相望终不见，只是白云多。」又云：「湘山九疑暗，湘江九派深。肠亦随帆转，相望面面心。」又云：「酹酒黄陵庙，湘君竹泪深。从今添一滴，万古共消沈。」忆金陵云：「凉月清溪渡，秋风白下桥。离心似江水，一日两回潮。」又云：「红烛博山炉，青楼似昔无。至今魂梦里，犹听白门乌。」答扬州乔子云：「病余缠缚似春蚕，诗酒风情亦尚堪。日落离心满扬子，知君江北望江南。」送人避仇云：「狂歌痛饮向来心，赠别吴钩抵万金。君到他乡莫沈醉，酒悲时候最难禁。」秋思云：「晓坐寒塘镜碧开，苹香风引上楼台。长天一雁斜飞水，边色先从望里来。」赠郑公子企璠云：「琴书以外百无能，云水萧然策野藤。谁爱天台郑居士，贵家贫士俗家僧。」苏台柳枝词云：「吴女掺掺解荡船，风波日日别年年。不如柳絮飘随水，化作浮萍个个圆。」又云：「十里珠帘映碧流，丝丝金线拂船头。阊门过去盘门路，一树垂杨一画楼。」

明万历初，邑诸生有许应科者，博学善属文，其才为阖郡所无，一时推为祭酒。时郡司理为江右龙绳武，见应科文爱之甚，每入谒必以鼎甲期之，呼为许修撰，谓必状元也。癸酉岁，应科将以科试第一赴省闈，而司理亦例得分校，谓是役也必无失许生矣。时应科馆于吴江某氏，司理乃密缄一函，走急足送至吴江，而应科适于是日腹痛欲死，急买舟以归。急足夜至叩门，言司理公有书送许秀才，必欲面呈。某氏子解人也，意必有关节，乃给之曰：「许秀才有病，卧不能起，我为若转达可也！」急足固不肯，某氏子乃以白金噉之，得书果关节也。某氏子固能文，及试，司理得其卷，以为许也，取冠本房。拆卷始知其非，更索许卷阅之，则大批「险怪恶劣」等语，涂抹盈卷矣。某氏子竟魁其经。许终身不复振，守贡又不得，卒以郁死。

陈见复【祖范】于雍正癸卯捷南宫，未及胪唱，以足疾归里。次年甲辰复行殿试，而足疾已愈，亲知力劝其入都，众喙一辞，见复不听。尝语予：「我无用世才，倘殿试而蒙拔擢，受职之后，虚糜廪禄。既有所不可，若遽乞归，自处则高矣！但人人如此，公家之事谁任？今甫捷南宫，是犹未成进士也，不若量能度分，从此知止，犹不失出处之义。」予深韪其言。见复亦云：「友朋中不劝予殿试者，惟君一人耳！」

徐五，侯官人。不事生产，赁县仓前小屋以居。日为人担粟输仓，得其直，度供一日之用即止。闭户读书，好为诗，不求知于人。自署其门曰：「目惭不识丁，门愧无题午。」时曹能始先生以诗文名海内，罢官家居，过其门异之，因入，与语竟日，出其诗称赏之。于是乡中人方稍稍物色之，文酒之会辄与

焉，而五担荷自若也。一日，曹先生遣所知谓五曰：「君士人，荷担太自苦。吾有田庄，曷为我清理，计其直可以自养，且可以为家。」所知以告，五笑曰：「吾惟不受人役故至此。吾闻士[绌]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知己而无礼，不如在縲绁之中。越石之所以谢晏子也。吾不敢复见曹先生矣！」先生愧谢之。会革命之际，闽中拥立隆武，五窃往观之，曰：「此非有为之主也，吾不知死所矣！」遂逸去，不知所终。五名开元，字振烈。人传其诗云：「金以两千酬漂母，鞭须六百报平王。」其豪迈皆类此。同里张远为作徐五传云。

王缙山太史尝肩輿至嘉定，先访徐女廉先生【允禄】，先生方食麦饭，举手曰：「君远来，得无饥乎？此贫家风味，盍共尝之。」因共饱啖剧谈，至日昃不休。邑中闻太史至，争治具相邀，不轻赴也。

严永思【衍】辑通鉴补码百卷，目营手抄，虽溽暑祁寒不少辍。薄暮稍倦，则与邻江季梁孝廉出杖头钱七文，以四文市浊醪，以三文市菽乳，相与上下古今，较论得失，逮丙夜始罢。此与前王太史事，皆得之于侯君秉衡【铨】云。

吴历，字渔山，邑人也。所居有言子墨井，遂自号墨井道人。工诗善画，兼精书法，得东坡笔意。尝游吴兴，谒其郡守，谒入未即见，信步至一僧舍，见东坡醉翁亭真迹，喜甚，即僦居焉。就其处布席展卷，临摹三四日无倦色。太守遣人徧索墨井道人，无有也，逆旅之人亦不知其所往。摹竟，欣欣如有得，不果见太守去矣。其高致如此。

康熙丁巳、戊午间，入赘得官者甚众。继复荐举博学鸿儒，于是隐逸之士亦争趋辇毂，惟恐不与。四明姜西溟【宸英】有诗云：「北阙已成输粟尉，西山犹贡采薇人。」时以为实录。又吾邑吴苍符【龙锡】偶成二首云：「终南山下草连天，种放犹惭古史笺。到底不曾书鹄板，江南惟有顾书年。【谓顾宁人。】」又云：「荐雄征牒挂衡门，钦召金牌插短辕。京兆酒钱分赐后，大家携醪众春园。」

古来高士胜流为俗人所辱，往往而有，如倪云林见捋于张士信，沈石田受役于曹太守是也。近有周青士【箕】、恽正叔【寿平】二事，亦颇相类。青士尝游嘉善，馆柯氏园，月夜吟诗，意得，遂至达旦。适郡丞季某以按部至，署与园邻，闻周吟声，亦达旦不成寐，恚甚，诘旦遣吏逮至，杖而逐之。有某监司延正叔画，偃蹇不即赴，后迫致苏州，拘系厅事，明旦将辱之，一急足疾走至娄水，乞援于相国太原公，时已抵暮矣。相国以指击案曰：「事急矣！非快马疾驰不可。」遽跨马，以竹竿挑灯，缚仆背上去，五鼓达郡城，门尚未启。有顷入城，直造监司署，力争以释之。

周青士家禾郡之梅里，以卖米为业，自晨至午居肆中，过午辄闭肆，登小

楼读书。工诗好客，与朱彝尊、李良年、锺渊映比邻相善，诗酒往来无虚日。晚游京师，至宿迁堕水死。后其友张博山泊舟宿迁，梦青士僧衣相顾，吟诗云：「生因见道晚，死恨出家迟。」天明问之，即其死处也。平湖僧借山【璟】，亦与青士善，尝作诗怀之云：「吟到白头骑赤鲸，因君割断朱丝绳。从来诗是穷生活，身后知为无学僧。」

薛芬，字祥蓀，一字东滨，本吴门人。为吾邑潘氏壻，遂迁居于邑之珍门泾。初为诸生，以试文不合格被黜，乃专意为诗，囊书出游，足迹几半天下，卒以客死。薛孝穆【熙】依归集有祥蓀诗序，称其思如出月穿天，气如巨海涵地。又宋商邱筠廊二笔云：「丙辰、丁巳间，遇薛东滨于长安，颇极文酒之乐，其感怀和阮亭尚书诸什，大有少陵风格。别去将三十年，访其迹不可得，即吴下亦无一人知者。因录其诗四首。」见复修昭文志，予颇代为搜访，如东滨者，自当在文苑之列，惜知之晚，志事已竣，不及录也。

龚义林，字圆石，邑人也。工于诗，其贫乐一首，最为人传诵。诗云：「憔悴山妻苦恨贫，谁知贫里得天真。菜蔬作饭甘于米，稻草铺床暖似茵。户乏荆扉偏得月，袖多绳结好携春。宵来莫厌长醒坐，不饮原来最养神。」又咏樵一律，惜不记其全，其后四句云：「背揜两袖风生手，倒插双镰雪满腰。薄载不多妻笑问，半船犹恐碍低桥。」

庞眉叟，名某，吾邑鹿苑人也。有行舟十咏诗，系和燕都友人韵者。钱木庵【良择】极赏其落韵之稳，命意之工，每为人诵之不置。今摘其警句于此。■〈舟兆〉云：「去来人迹因霜见，深浅苔花逐雨消。」桅云：「风里着旗高树见，夜深悬火隔江分。」纤云：「满衣尘土争前路，一背斜阳问断津。」篙云：「一春点尽三湘水，半夜敲残五色冰。」锚云：「浅深到处经行惯，波浪掀时不在忙。」

冯定远梅花诗有「恶风正暴翻添思」之句，此本韩致光梅花诗，而定远袭之者，中间不过以「正」字易「虽」字耳。至君复「雪后园林」一联，本古今梅花诗绝唱，定远瞥为重方玄英早梅语意。然视彼之直抄旧句，不有间乎？

某宗伯关壮缪灵应记云：「按祀典，当称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壮缪关公之神。余考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关某为前将军。后主七年，追谥壮缪侯，则前将军者公生前之官，壮缪者公死后之谥，以此称公方允。若汉寿亭侯，乃曹操所表，非公意也。又汉寿地名，亭侯，爵名。俗人据小说三国志称公为寿亭侯，尤可喷饭。」

谈次掉文，书生习气，最为可厌。如称昆山必曰「玉峯」，称江阴必曰「澄江」，称常熟必曰「虞山。」不知即作古文，犹当直书县名，忌换字也。一友颇喜掉文，而胸中实空疎无有。一日谈及时事，曰：「年羹尧死矣！」余因

戏问之曰：「瘐死请室乎？悬首藁街乎？盘水加剑乎？」其人不能对，以他语乱之而已。

黄四娘、林行婆，村媪也，而见于少陵、东坡之诗。杏花村竹林中老姬，吴小仙春游，酒后老姬辄以茶饮之。迨老姬死，小仙目想心存，遂写其像惟肖。老姬子得之，大哭不休。近薛孝穆游文武陵，有毕原老妇为设鸡黍，孝穆贤之，载诸游记。妇人与文士结少缘，辄得留名诗文，留形画幅。彼成都富人，以百金请扬子云载名法言，子云弗许。视此不有余愧乎？

「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王仲宣作也，而鲍明远亦云：「客行有苦乐，但问客何行。」「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古乐府语也，而陶渊明亦云：「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李嘉佑诗也，而王摩诘亦云：「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江为诗也，而林君复亦云：「疎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近王阮亭集中亦多此类，如「白鸟破溪光」，刘长卿句也，而阮亭亦云：「白鸟破溪烟。」「青山带行骑」，王摩诘句也，而阮亭亦云：「青山带行客。」「心与浮云闲」，李太白句也，而阮亭亦云：「心与孤云间。」昔弇州先生谓：「裒览既富，机锋亦圆，古语出口吻间，若不自觉。」而近日李安溪相国亦谓：「意之所至，岂必词自己出？不本于性情之教，但以不沿袭剽窃为工，非至极之论也。」虽然，两先生之论，皆为学问已成者言之，若初学亦以此借口，则偷句为钝贼，难免杼山所诃矣！

何大复云：「文靡于隋，韩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韩。诗溺于陶，谢力振之，然古诗之法亦亡于谢。」某宗伯斥其说之妄，非过论也。近日慈溪姜西溟【宸英】为古文学大苏，以纵横恣肆为主，遂以左氏内外传为衰世之文，而病其委靡繁絮。夫左氏之文直继六经，而西溟以一人之好恶谬为诋议，其妄正与大复同。同时如阮亭先生，固所称文章宗主也，乃不加是正而反称许之，何欤？

前明成、弘间，吴郡东北夷亭镇有张小舍者，善捕贼盗，能视盗之貌，察其眉睫之间，而得其情，百无遗一，盖后世之「雍也」。于时盗贼为之语曰：「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夷亭张小舍。」里巷至今传其语。按：张小舍，名浩，字彦广，号南坡，为沈石田之外祖。徐武功为其墓志云：「处士，夷亭故家也。世为公家弭盗，以耕读老于家。」此志盖石田乞之云。

顾祖禹，字景范，邑人也。潜心纂述，着读史方輿纪要百三十卷。时东吴学者称「二顾」，盖谓景范与宁人也。景范于侪辈中少所许可，惟兄事西江魏叔子【禧】，至为之执伞、捧溺器。为人廉介，不取非义一钱。身授徒，子负薪，不求闻达，常落落人外。当事闻其名，罗致终不可得。盖近代异人也。

按：魏叔子为景范之父耕石先生墓志，明云居苏州之常熟县，而吾邑竟未有知者，则以景范所居在邑之苑山，其地名顾家廊，与无锡接壤，景范又常馆无锡华氏、昆山徐氏，不常往来邑中也。惜亦韩知之晚，修邑志时不得此人以光文苑，亦一缺事。又宁人亦着肇域志二百卷，稿本藏外甥徐健庵尚书家，今不知其存亡矣！

陈其年侯掌亭谏词云：「或示一编，词条最优，谁与作者，嚮城六侯。黄巾载乱，青盖齐飞。云俱、几道，白骨同归。戢戢智含，又弱一个。」按：所谓六侯者，演、洁、潏、泓、沔、洵也。演字几道，洁字云俱，潏字智含，为豫瞻先生之子。泓字研德，沔字记原，洵字文中，为雍瞻先生之子。谏词所云「云俱、几道，白骨同归」者，谓豫瞻致命，二子皆从死也。所云「戢戢智含，又弱一个」者，谓智含国变后亡命，匿扬州僧舍，未几亦死也。今其年集中讹刻云俱为「灵旗」，而程师恭遂引楚词「灵旗兮电鹜」及甘泉赋「树灵旗」句以注之，绝不顾上下文理，可一喷饭也。予与掌亭之孙铨善，因得其实，为一正之。

池北偶谈云：「常熟冯班博雅善持论，着钝吟杂录六卷，论文多前人未发。」而夫于亭杂录则云：「冯班着钝吟杂录，訾訾王、李，不过拾某宗伯牙后慧耳。」前后议论何以相反如此？盖因阮亭作夫于亭杂录时，方与益都赵伸符有隙，而伸符颇推服定远，修私淑门人之礼，阮亭故欲矫之，议论遂自相矛盾。此出私心，非公论也！

康熙三十八年春，圣驾南巡，自浙江回銮，驻蹕苏州。初，苏州人吴山抡廷桢中丙子北闱，以冒籍革。至是献诗，上览而称善，命登御舟赋诗，赐韵三江。廷桢应制云：「绿波潏潏照船窗，天子归来自越邦。忽听钟声传刻漏，计程今已到吴江。」赋毕进览，天颜有喜，给以御箭，俾次日至行宫。及至，命复还举人。当廷桢之赋诗也，已得首二句，而思不能属，窘甚，忽听御舟自鸣钟，即景生情，而诗乃就。好事者戏呼自鸣钟为「救命钟。」

陆元泓，字秋玉，邑之毕泽人也。诗学长吉、东野，颇尚新奇，某宗伯尝作嗜奇说以题其集。晚岁无家，流落吴门，图己像于水墨尺幅中，自号水墨中人，诗亦名水墨庐诗。近吴门沈确士作刘学博剩庵传及之，称为志士，谓学博易代后，守其高节，穷饿以死。泓乃与徐晟、陈三岛经纪其丧，葬之虎邱。是不特能诗，而其人亦可重也，然吾邑之人竟无有知其姓氏者。予尝见其水墨庐诗一卷，惜其湮没不传，为摘佳句于此。金山云：「岭势凭江截，潮声涌石来。」雨夜云：「瘦灯淹雨色，寒梦入江流。」看菊灯下云：「叶枝相与静，香影各为妍。」秋夜读书云：「心空交夜气，人静得秋声。」友人日暮过访云：「辨声人在梦，谈旧事空花。」冬夜宿道院酬王仪青话旧云：「诗力寒人骨

，家风足道心。」岵嵒山云：「石级扶猿臂，云峯压佛头。」清和雨亭饮云：「细雨天如梦，孤禽声带秋。」落花云：「六斛可怜摧石尉，五湖无计寿夷光。」灵严山庄杂兴云：「野僧乍对颇真率，佛阁久坐殊清寒。」村寓云：「六时羹粥僧人供，一掌泥薪燕子家。」赠隐君云：「人间岁月仍从甲，物外渔樵不算丁。」偕友访水庵僧云：「鸥边客到双筇水，钟外僧归一笠云。」杂感云：「酒于愁处终难醉，诗到穷时亦不工。」其自序云：「吾庐在水墨中，水墨庐又在无水墨中，水墨庐诗，又若字字在水墨中。予之人，其真水墨人也夫？读予诗而许之，其亦水墨人也夫？」

唐墅之西有僧舍曰广福禅院，即俗所称马惊庵也。建于宋嘉泰间，内有丹桂一株，即建院时所植，至明永乐时，已阅三百余载。其大合抱，阴覆半亩，不知有夏，花可落十石。至闻于当宁，敕中官收采。院僧苦其扰，遂以盐卤沃根，致毙。有丹桂图一卷，题跋甚富。万历间，名士如江阴李至清、长洲朱鹭、嘉定徐允禄，及邑中魏浣初、龚立本、何允济皆在焉。院僧秀公尝出以示予，且曰：「卷中如魏、龚两公，盖读书庵中而登第者也。子能来此，当继其后矣！」余甚愧其语，方拟赴约，而会秀公示寂不果。壬子孟夏，予拏舟重至院中，秀公弟子久芳留予茶话，复出丹桂卷见示。回思秀公昔日之言，为抚卷泫然者久之。

桐城张氏祖墓，石碑岁久仆地，已成两截矣。其子孙凑合一处，仍卧地上。久之而断处复属，了无痕迹，盖地气蕴结所致也。两世宰辅，兆于此矣。又闻新安某氏有活旗竿，枝叶丛生，此亦地气为之，皆非常理可测也。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古之道也。石庆醉归，乘车入外门，父为不食。让曰：「内史贵人，入闾里，长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车中固当。」乃谢罢庆，庆入里门趋至家。张湛告归，望寺门而步。或谓不宜自轻，湛曰：「父母之国，所宜尽礼，何谓轻哉？」明初李茂实里居，每出，必步过里门，然后上马，终其身如是。倪文僖为南宗伯，每出行，见道旁起立，辄止之曰：「吾不能过里下车，岂可使尔曹避席乎！」古之贤者，不以其贵加于乡党，盖皆如此。吾吴之俗，一登科第便非肩舆不行，甚者仆从如云，夸耀乡里，以为固然。而富人入钱得秩，不过公士簪裹之流，亦复出舆入辇，自同K痿。风气浇薄，有识掩口。近吾友陈亦韩，既举南宫归里，凡亲朋投刺者，例当报谒，适得足疾，艰于行步，乃赁一肩舆，择其小且敝者。自此以后，虽甚风雨，未尝不步行也，当事高其品，凡过访者，亦多屏驺唱以往，大有李僧伽减袁叔德仆从之风焉。

严文靖公，少困童子科，读书影娥道院，大署其壁云：「夔龙事业山中养，孔孟文章心上求。」除夕夜读，一灯荧荧，无异平时，邻人目为「守岁老僧」

」云。

吾邑向有官儒户，田多诡寄，弊窦百出。雍正二年，奉旨汰去，而一二奸胥辈私以汪宫赞【应铨】出名，投牒县令，冀免革除。故事，官批讼牒，必以朱笔点讼者姓名，其人或系缙绅，则用圈焉。时县令为喻宗桂，误以笔点汪名。汪闻大怒，作诗一绝云：「八尺桃笙卧暑风，喧传名挂县门东。自从玉座标题后，又得琴堂一点红。」

许定向，字志先，大司成石门之孙，邑诸生也。其妻之父为严给事貽吉，严坐丁酉科场事腰斩。临刑时志先目击惨状，惊倒在地，从此遂类痴颠。每日游行市中，冲口哦诗，嘲谑杂出。而依韵和严文靖公读书词一首，则大类见道者，录之：「月明云淡俏，一个蒲团，禅关参照，尘氛不到。空王寺。钟动，寒林鸟叫。涧水风吹，听笙簧无边高调。弦指外沧海桑田，一枕黄粱惊觉。世间何故闲烦恼？衣紫腰金，误人年少。老僧高啸，只愁个九品莲台难到。慈降虎豹，毕竟是潜藏牙爪。可知乃圆觉、华严，要人探讨。」

海昌查某，以诽谤朝廷身罹国法，其女亦徙边塞。女故工诗，途次题驿壁云：「薄命飞花水上游，翠蛾双锁对沙鸥。塞垣草没三韩路，野戍风凄六月秋。渤海频潮思母泪，连山不断背乡愁。伤心漫谱琵琶怨，罗袖香消土满头。」吾友汪西京【沈琇】尝次其韵云：「弱息怜教绝域游，魂飞何抵似惊鸥。覆巢卵在漂流际，薄命人丁琐尾秋。绮阁低迷空昔梦，边加凄切咽新愁。伶仃历尽崎岖苦，尽尔青春也白头。」

居易录载萧山河御史瞻，以事谪戍，归里中，值御史邹鲁者谪令萧山，与何有隙，逼之戍所，途中谋杀之。何之子兢避难山东王僉事家。一日闻邹迁山西僉事，辞王公曰：「复仇此其时矣！」王遂治装遣之。兢归，潜部勒亲党数十人，俟邹于路，瞋其目，折其四肢。邹诉于官，兢直前慷慨流涕，自陈父冤，请死。当事为之动容，仅拟流徙得免。予按：兢之所归者，乃吾邑梅李王鼎也。鼎系成化己丑进士，官广东左布政，邑志及先贤事略皆载何兢挈家归公，公泣而授馆，衣食之，誓与之复仇。未知阮亭先生何据而云山东王僉事也？又所云何御史，邑志及事略皆云何舜宾，岂舜宾即系瞻字耶？又邑志及事略载兢既得复仇，法吏当兢死。鼎复资兢母入都，击登闻鼓上诉，事下大理评事曹恕，谓鲁既迁官，不得以亲临比，且援唐梁悦为证，兢得减死。亦与居易录所载异。

洪洞范彪西【鄙鼎】与王阮亭书云：「近日时文选家，竟指文成为异端，狎侮前哲，讪谤学官。先生谓其无羞恶之心，某更谓其失为下不倍之道也。」此论盖指吕留良而言。去之三十余年，而留良身后不免国法，安知非狎侮前哲、讪谤学官之报哉？范为顺治辛丑进士，养亲不仕，隐居师旷故里，讲洛、

闽之学，从之授经者颇众。康熙戊午，山西巡抚以博学鸿词荐，不出，人益高之。

偶阅陈眉公秘籍，有最误者二处，聊一辨之。秘籍云：「汉人取吏曰廉平。不苛，则能在其中矣。廉能者，后世不熟经术之论也！」予按周礼小宰之职，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羣吏之治，二曰廉能。注云：能谓才能，足以办事者。今眉公云云，是周礼且未见矣。又云：「云长初为汉寿亭侯，亭侯，即亭长也。」予按秦法十里一亭，亭侯乃侯封之最下者。汉楚春秋高祖封许负为鸣雌亭侯，汉桓帝纪封尹勋等七人为亭侯是也。若亭长不过主亭之吏，犹今之里长耳。汉书高祖为亭长一段注甚明悉，而云亭侯即亭长可乎？目不识丁，而好著书以欺天下，多见其不知量也！

康熙间词臣进表，有以「岂弟君子」属之臣者，上摘其误，将罪之。时韩慕庐为学士，奏曰：「属之臣固误，然古人断章取义，亦间有君臣两属者，如礼经所云『岂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谓与！』是也！」予按故明洪武时，郊祀文有予我字，上怒，将罪主者。四明桂彦良时为太子正字，因奏曰：「汤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将我享』。儒生泥古不通，烦上谴诃。」遂得释，颇与此事相类。为人臣者，诚不可不通经也。

居易录云：「常熟赵文毅公，万历中以词林劾江陵夺情，拜杖阙下。其孙东田士春，崇祯丁丑及第，复以词林劾武陵夺情，杖阙下。祖孙一辙，而所劾二相君皆以夺情，又皆楚人，亦一奇也！」按：东田劾武陵夺情，谪福建布政司检校，未尝拜杖也。昆山徐司寇健庵所作东田墓志及常熟志可证，阮亭殊失实耳。

或问人死每遇七日，则作佛事，谓之「做七」，何欤？曰：「人生四十九日而魄生，亦四十九日而魄散。」曰：「何以遇七辄散也？」曰：「假如人以甲子日死，则数至庚午为一七，甲，木也，庚，金也。金能克木，午又冲子，谓之『天克地冲。』故遇七日而散，至七七日而散尽也。」曰：「然则做佛事亦有益欤？」曰：「此俗尚也，愚夫愚妇之所为也！」见徐复祚村老委谈。

沁雪石，赵松雪鸥波亭前物也，后入吾邑县治中，邑人钱昌以计出之，既而归于徐廷庸。明末廷庸复归于钱，置之绛云楼前。不久楼火，石亦烬。按廷庸之从弟阳初村老委谈云：「沁雪质纯黑，遇雨润，则白色隐起如雪，故名。」此必其亲见之者。钱湘灵邑志杂记则云：「石质黑，而额上一方，雪着即消。」此说殊谬。况松雪宝石二，沁雪外又有所谓「垂云」者。沁雪、垂云，皆形容之辞，若以「沁雪」为着雪即消故名，然则「垂云」之称又何说焉？

王阮亭分甘余话云：「每见人家子孙，留意祖父著述手泽，往往不多得，即如叶文庄古文遗稿，李映碧重修南唐书，并可传后，而两公子孙皆官通显

，竟不付梓以流通于世，况其下焉者乎！」吾友顾子文宁，故贫士也，而其世父雪坡翁【文渊】遗诗，有海粟集数卷，不惜典鬻琴书，以给剖氏，俾开以行世。叶、李两公子孙虽官通显，视文宁有愧色矣！又其友马旦、程椿相继云亡，文宁收拾其遗诗嘱予选定，亦次第锲板，此种风义，当于古人中求之。文宁，名士荣，家邑东之梅李。为人端正纯雅，能诗善画，虽居市廛，如在严壑，盖有隐君子风云。

西湖岳墓前有铁铸奸桧夫妇像，北面跪冢下，供游人笞击，敝辄重铸，颇快人心。而究所从始，则为吾邑周公近仁公参浙藩时，特修武穆墓，复其墓田，并铸此像云。公名木，为明成化乙未科进士。

徐博士昌谷，在前明成、弘间，与唐解元伯虎、祝京兆希哲、文待诏征明称吴门四才子，而昌谷实吾邑梅李镇人也。龚渊孟【立本】先生松窗快笔云：「世之习昌谷者，率称吴郡，予能私一文人而云邑产哉！但阎秀卿二科志、黄鲁曾故实补遗亦云尔，两君皆郡人，可以征矣。」按：昌谷名字不比唐、祝、文之妇孺皆知，而迪功一集，词调高雅，实出三公之上。近日王阮亭司寇亦极称之。

吾邑孙西川艾，既以子贵受封矣，一日步游金阊，有贾人忽把其袖，且笞且骂，几至折颐。公乘间进曰：「余常熟孙氏，非君所愤某人也，貌或相似耳。」郡守与其子同榜，家僮且欲赴愬，贾人惕息。公笑曰：「负恩如某，笞之最是，偶误何伤？」怡然引酒，酣畅而别。又吾邑有顾耿光字介明者，宪副一江【玉柱】子也。尝竚立城隅，一夫突至，三批其颊，遂驰去，公怡然袖手。或问君何以能堪？公曰：「非意相干，方寸乱矣。岂宜与校。」不三日其人暴卒。两公之雅量如此，皆非世俗中所有者也。其事得之于松窗快笔，为连类录之。

康熙间，吾邑昆城湖之滨，有塾师某者，聚徒于家，好出句命对。一徒于暮春来从师，即出句云：「四野绿阴迎夏至。」徒懵然。次早就塾，对云：「一庭红雨送春归。」师知其倩笔，诘所自来，云：「吾姊也。」询其年，及笄矣，纫余辄观书作字，无间寒暑。师云：「效尔姊用功，自善属对，勉之勉之！」是晚散馆，复出句云：「好书勤诵读。」次早对云：「佳句费推敲。」师不识其姍已，击赏不置。翼日邻友招师看桃花，欲携对句以往，夸徒聪俊，晚又出句云：「有约探桃坞。」次早对云：「无心坐杏坛。」师欣然携往。邻客有黠者，见之匿笑。师察其故，大恚，誓不复命对，事遂绝。女姓严氏，貌殊娴丽，后以所字匪人，郁郁病瘵，未嫁而卒。父本贾人不知书，女歿后，著作悉归埃化。女所居近汲古阁，汲古主人毛惠公氏为吾友汪西京【沈琇】述之。西京曾悼以四绝句，次章结云：「单辞只句空千古，不杂人间梨枣香。」末

章结云：「此去九泉求雅伴，精魂好傍白云飞。」白云者，谓江上女子洪梦梨。洪亦工诗，盖尝自署为白云道人云。

赵松雪书，饱满圆润，所见石刻皆然。而吾友顾文宁【士荣】所藏松雪黄庭墨迹，盖临右军本也，用笔颇以侧取致，以瘦标骨，以涩见古，与石刻迥然不同。邑中书家如冯谿伯【武】、孙子逸【祖诒】俱极赏之，定为松雪真本。谿伯居濒海，每入城道经梅李，辄向文宁索观，把玩不忍释手云。

吾邑顾雪坡【文渊】、徐铁山【方】少时，与王石谷【翬】同画山水。后石谷从太仓烟客、元照两王公游，得见宋、元人真迹，学问日进。雪坡、铁山度不能胜之，遂一去而画竹，一去而画马，两人亦并臻极诣。史称张长史、颜鲁公始同学正书。张自知不及颜，去而为草。中吴纪闻载杨惠之初亦学画，见吴道子艺高，遂去为塑工，名亦擅天下。雪坡、铁山亦此意也。又雪坡写竹，尤妙在水口与石。盖此二端，专事画竹者多不能工，雪坡从山水入手，故独擅场耳。雪坡之后，吾邑有江飞涛【声】者，诗文之外，兼工画竹，雪坡亦极称之。

古者以十年为一秩，自六十以外，便可云开七秩。乐天诗：「已开第七秩，饱食仍安眠。」又云：「年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是时年六十二，此其证也。自七十以外，便可云开八秩。乐天诗：「行开第八秩，可谓尽天年。」自注：「时俗谓七十已上为开第八秩。」此其证也。自八十以外，便可云开九秩。司马温公作庆文潞公八十会致语云：「岁历行看九秩新。」此又其证也。据此则已满七十者，止可云七秩，已满八十、九十者，止可云八秩、九秩。若仍加一开字，则失之矣。尝见陈眉公羣碎录，有云：「礼八十日有秩，故称八十为八秩。」然则六十、七十俱不得称秩乎？此语殊为无稽。况小戴礼本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而眉公错记九十为八十，荒谬至此，尤可一笑。

时敏，字子求，邑人也。中崇祯丁丑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晚节颇不满人口。然赋性明察，有吏治才。尝知固始县，有二乡人入城，维舟一处，一为卖米者，一为卖菜子者，争一桹桹，至相扑击。其桹桹本卖菜子者物也，遂讼于官。时乃宣言于众曰：「此事不必审人，即审桹桹足矣！」于是命隶取桹桹杖之，时观者如堵，不解所以。迨杖下而桹桹破，有菜子自缝中滚出，卖米者乃叩颡服罪，一时颂令神明云。有子求同榜进士盛王赞者，吴县人也。尝为兰溪知县，有两民争一犊成讼，盛乃使牵两母牛置于旁，而捶掠其犊，一母牛作觫觫状，遂得实，归其主。其明察与时畧同，而晚节托迹空门，固穷以死，颇称矫矫焉。

[钱宗伯]于古人诗极推元裕之，于今人诗极推程孟阳，皆未免过当。余尝与家次山兄【峻】言及之，次山云：「推裕之者，盖因[宗伯]既入本朝，亦

如裕之以金国巨儒，而受知于元世祖也。宗伯]晚节既坠，殆欲借野史亭以自文耳！若于孟阳，乃其师承所自，推之虽过，亦见不忘原本。」余深以为知言云。

支塘镇在吾邑之东，北临白茆，中贯盐铁塘，距县治四十五里。顾祖禹方輿纪要云：「其地即南沙废城。沈约曰本吴县司盐都尉署，吴时名沙中，晋平吴立暨阳县，司盐都尉属焉。东晋时亦曰南沙都尉。咸和五年，石勒将刘征率众数千掠东南诸县，杀南沙都尉许儒，即此。咸康七年，始罢盐署，立为南沙县，宋、齐因之。梁置信义郡于此，隋平陈，废郡，又徙常熟县治焉，而南沙县废。唐移县于今治，故城遂墟。元末张士诚开浚白茆，因故址筑城，周五里，曰支塘城，今为支塘市，城址犹存。」按：顾氏之书，考据最精，其以支塘为南沙废城，必非臆说，不解从来修志者，何以第云张士诚尝筑城于此，而不云即南沙故城？又第云唐武德七年，县始移虞山下，而不云前此在何处？此考订之疎，关系匪浅。而方輿纪要一书，世无刊本，见者颇少，余故备书于此，以俟后之修志者补入焉。又支塘本作芝塘，实以产芝得名，故龚安节芝塘道中即事诗，有「北望宝芝三十里」之句。自程公许作开塘记，谓「支川乃白茆之支流」，而后人遂沿其说，反以芝字为误。元孝子朱良吉，芝塘人也，尝作诗以辨公许之失云。

●柳南随笔卷五

胜国时，吾邑有自奉俭约过于常情者二人，一极贵，一极富。极贵而俭者，为陈中丞察，其巡抚南赣也，日市一鸭卵，四分之，半以供子师饌，半以分啖父子。极富而俭者为谭晓，每饭熟一卵，窍可容箸，藉而啖之。饭毕，封其窍留之，再饭三饭乃尽。然陈公之俭或出于矫，而谭则天性吝啬使然，又未可同日语也。

顾仲恭【大韶】深于经学，注疏俱成诵在口。尝谓其友钱嗣隆【裔嘉】曰：「君家宗伯未可谓读书人也。」嗣隆讶而问之，仲恭笑曰：「吾观彼于十三经注疏犹未能熟，虽博极羣籍，抑末也。读书人恐不如是。」然吾闻吴祭酒梅村尝问宗伯曰：「有何异书可读？」曰：「十三经注疏耳。」观此则彼于经疏亦未必全不留心，特未能如仲恭之精熟耳。

〔钱宗伯吾炙集，所采皆名章秀句，可入团扇屏风者。集无卷帙次第，总计仅二十一人。为钱后人曾遵王、东海何云士龙、太仓黄翼圣子羽、南阳邓汉仪孝威、合肥龚鼎孳孝升、勾吴沈祖孝雪樵、庐山光熊幻住、宣城唐允甲祖命、梅磊杓司、庐陵赵蕤国子、秦人王天佑平格、旧京孤臣一是、橘社吴时德不官、瓮城宗人饮光、旧京胡澄静夫、楚江杜绍凯苍略、江上张项印大玉、建昌王师正帅先、旧京王潢元倬、西江半衲澄之、侯官许友有介。此选疑为公未成之

书。按公尺牘中，与黄庭表【与坚】云：「往从行卷中得见新篇，珠光玉气，涌现于行墨之间，辄为采录，收入吾炙集中。时人或未之许，久而咸以为知言也。」今吾炙集具在，并无庭表诗。又渔洋诗话云：「顺治辛丑，方畬山【文】自虞山过广陵，言牧斋近选吾炙集，载阮亭诗数篇。」今集中亦并无王诗，未知何故。」

〔太仓王揆，字端士，烟客先生次子也。中顺治乙未进士，馆选日，某公欲荐之。及牘句唱，「揆」与「魁」音相近，上曰：「是负心王魁耶！」盖小说家有王魁负桂英事，上故云尔也。某公遂不敢荐。〕

汉班昭为曹世叔之妻，称曹大家。按：「家」字当读「姑」，又与姑同。大家，女之尊称。又离骚云：「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家」字注音「姑」，谓浞杀羿而取其室，此亦「家」字读「姑」之一证也。某宗伯为山阴王玉映题照云：「季重才名噪若耶，缥緲有女嗣芳华。汉家若采东征赋，彤管先应号大家。」是读「家」字为本音矣。西溪丛语云：「唐秘书省有装潢匠六人。」齐民要术云：「纸有装潢法。」释名：「潢，染纸也。」集韵：「音胡■〈日黄〉切，作去声读。」而宗伯赠书诗云：「朱黄点勘须完好，签轴装潢要簇新。」是读「潢」字为呼王切，无异潢污、天潢之潢矣。韩退之谓：「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博学如宗伯，而犹不免误用，甚矣识字之难也。又戒庵漫笔谓：「贾胡藏珠，而都玄敬读『贾』为『假』，不为『古』音；泛驾之马，王鲁南读『泛』为『汛』，不为『捧』音。」盖自小学不讲，字之误读，即名人亦不免矣。

葛一龙，字震甫，本洞庭山富室。性好结客，挥金如粪土。晚年金尽，而好客自如。尝遇二三故人于滁阳道上，见其行装萧然，思有以赠之。顾震甫囊中亦萧然也，乃一一书借券付之。约曰：「俟稍赢余当一一奉偿，但希免子钱耳。」闻者笑之，然其义甚高，志亦可哀也。

钱玉友为诗，主于奇崛，稍涉轻圆便不喜。信如其说，古人脱手弹丸之喻为非矣。尝以高青邱诗比董玄宰书，谓两公自圆美可爱，学之者便易软熟少骨力。此论却得。

王石谷作画，一落笔便思传世，故即其八十以后之作亦无一懈笔。识者谓其能密而不能疏，固然；然其气韵亦非凡手可及也。其门人杨野鹤【晋】晚年每多率笔。沈启南论画，尝持「苍润」二字，盖苍而不润，神气便少，野鹤晚年却未免此病。

诗家多用「隔是」二字，田汝成委巷丛谈云：「犹云已是、如是也。」元微之诗，「隔是身如梦，频来不为名。」又多用「遮莫」二字。罗大经鹤林玉露云：「犹云尽教也。」杜诗：「遮莫邻鸡下五更。」【「隔是」一作「格

是」。】

昔人谓唐子畏画师周臣，而雅俗迥别。或问：「臣画何以俗？」曰：「臣胸中只少唐生数十卷书耳。」余谓此论却未尽然。如吾邑乌目山人，彼胸中与周臣何异？而画却不俗。

弇州先生谓：「永叔不识佛理，强辟佛。」此语诚然。盖必能识之，而后能辟之。不然，望影而谈，恐未足服其心也。若朱紫阳之辟佛，彼固于佛理曾究心来，故辟之也。每每切中其病，非欧公比矣。」弇州又谓：「欧公不识诗，自标誉能诗。」夫诗如欧公，亦可以已矣。犹谓其不识，是何言欤？

吾邑诗人，自某宗伯以下，推钱湘灵、冯定远两公。湘灵生平多客金陵、毘陵间，且时文、古文兼工，不专以诗名也。故邑中学诗者，宗定远为多。定远之诗，以汉、魏、六朝为根柢，而出入于义山、飞卿之间，其教人作诗，则以才调集、玉台新咏二书。湘灵诗宗少陵，有高旷之思，有沈雄之调，而其教人也，亦必以少陵。两家门户各别，故议论亦多相左。湘灵序王露涓诗云：「徐陵韦毅，守一先生之言，虞山之诗季世矣。」又序钱玉友诗云：「学于宗伯之门者，以妖冶为温柔，以堆砌为敦厚。」盖皆指定远一派也。

秦始皇时蝗蔽天下，诏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鬻爵自此始。明景泰元年，以边圉事殷，令天下生员纳粟上马者，许入监。纳粟入监自此始。

壬子七月，濒海之处潮没，凡棺之未葬者，或殡于室，或厝于野，俱随潮涌去，及潮退迹之，则不辨其谁某矣。予因思世俗制棺，其前和辄刻「寿」字，或「福」字，此甚无谓，不若刻死者姓名于其上，倘遇不测，犹可辨识谁某也。因书之以告世人。

福山章烈妇马氏溺死事甚奇，然人多有疑之者。先是，烈妇之夫殡而未葬，迨烈妇死，遂厝其棺于夫之旁。至雍正十年七月，福山遇潮没，凡棺之未葬者，悉随潮涌去，即烈妇之夫之棺亦然，而烈妇独屹然不移。于是向之疑烈妇者，无不诧为奇事，始信为真烈妇云。

程松圆有「秣陵天远不宜秋」之句，王新城极赏之。按此句本袭戴叔伦作，不过以「天远」易「凋敝」二字，岂「落花芝盖」、「落霞孤鹜」，子安固不妨与子山并传与？

史记甘罗者，甘茂孙也。茂既死，甘罗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吕不韦。后因说赵有功，始皇封为上卿，未赏为秦相也。世俗辄云罗十二为相，大谬。

妇人以金银为介指，盖其来已久。郑康成诗笺云：「后妃羣妾，以礼御于君所。女史书其日月，授之以环，当御者着左，既御者着右。」又五经要义云：「古者后妃羣妾，进御于君，所当御者，以银环进之，娠则以金环退之。进者着右手，退者着左手。今之指环是也。」又相传古者妇人，月经与娠则带

，否则去之。今人常带在手，既昧戒止之义，甚至男子而亦带之，若为饰手之物，尤可怪矣。

康熙己未御试博学鸿词，施愚山卷阁拟一等进。上阅之，以诗中「旗」字押韵误书为「旗」，改置二等。按「旗」字入支韵，周礼：「司常所掌，熊虎为旗。」又释名：「熊虎为旗，将军所建，象其猛如虎，与众期其下也。」「旗」字入微韵，周礼：「交龙为旗。」又释名：「旗，倚也，画两龙相依倚也。」乃知「旗」、「旗」本为二物，亦不同韵，人自忽过耳。若杨升庵转注，以「旗」字叶真、文等韵，此盖据宋人刘贡父之说。按贡父诗话云：「司马君实论九旗之名。旗与旗相近，缓急何以区别。小雅庭燎：『夜乡晨，言观其旗。』左传晋童谣：『丙之晨，龙尾伏辰，衽服振振，取虢之旗。』当为芹音耳。」然如池北偶谈第十四卷所载，不言「旗」字本音，但据贡父之说，若旗字当直音芹者，则又误后学不浅也。

池北偶谈云：「常熟顾充仲达，着字义总略。」今吾邑不特无其书，亦并不知其人。

太仓顾麟士先生，为人介特，不苟受施。东阳张公国维抚吴，延先生傅其子，笔砚外绝不干以私。有富人犯法者罪当死，乃以黄金百镒谒先生，俾言于张公以求免。先生固谢遣去，而心终怜之，自是为损一饭焉。张公察其意若有甚戚者，因婉转请其故，先生乃具言之，公即末减犯法者罪云。此事闻之于张兄冰璜【叙】，冰璜盖先生之外孙也。

唐书王玁传载汉以来皆有瘞钱，后里俗稍以纸寓钱，玁乃用于祠祭。则祭祀之焚楮钱，盖始于玁。又清异录载，周世宗发引之日，金银钱宝，皆寓以形，而楮钱大若盂口，其印文，黄曰「泉台上宝」，白曰「冥游亚宝」。此又踵玁之故事而增华者也。

严恪，字心萱，文靖公之父也。文靖已晋尚书，而封君犹康健在堂，其堂中悬一联云：「有子万事足，我子作尚书，足而又足；七十古来稀，我年近大耋，稀而又稀。」相传封君八十余犹多侍妾，文靖忧之。既请告归，寒暑昼夜必与封君同寝处。封君屡因所亲属为异室，文靖不从也。

前明时，缙绅惟九卿称老爷，词林称老爷，外任司道以上称老爷，余止称爷，乡称老爹而已。其父既称老爷，其子贵亦称大爷。闻吾邑陈庄靖【瓚】之子少参抱冲【禹谟】公，顾太常【云程】之子副使尘客【大章】公，终身称大爷，不敢衡其父也。今则内而九卿，外而司道以上，俱称大老爷矣；自知府至知县，俱称太老爷矣。又举人、贡生俱称相公，即国初犹然，今则并称大爷矣。此就绅士言之，其余称之为僭越无等，更非一端也。江阴汤廷尉公余日录云：「明初闾里称呼有二等，一曰秀，一曰郎。秀则故家右族颖出之

人，郎则微裔末流羣小之辈。称秀则曰某几秀，称郎则曰某几郎，人自分定，不相踰越。」噫！安得此风复见于今日哉？

柳如是[既适钱宗伯，居绛云楼，唱和甚得。宗伯选列朝诗，内闺秀一集，皆柳所勘定也。为人]性机警，饶胆略，[颇能制御宗伯]，绛云楼主人宠憚之。乙酉五月之变，柳劝主人死，谢不能。柳奋身欲沈池水中，持之不得入。时长洲沈明伦馆于其家，亲见之，尝以语人。见[宗伯门人长洲]顾苓河东君传。

弇州谓欧、苏之文，其流也使人畏难而好易，此语诚然。盖二公以清圆转折为工，而古人炼字炼句之法至此尽矣！长洲汪荅文【琬】学欧者也，武进董文友【以宁】学欧而兼学苏者也。吾邑钱湘灵谓：「文友、荅文诸子之文，专以圆转为胜场，若如此为文，但得机势，亦顷刻可就，直无所用其心思矣。」又云：「本朝古文之盛，盛于文友、荅文诸子；而古文之衰，诸子亦不得辞其责。」

芙蓉庄在吾邑小东门外，去县治三十里，白茆顾氏别业也。某尚书为宪副台卿[玉柱]公外孙，故其地后归尚书。庄有红豆树，又名红豆庄，树大合抱，数十年一花，其色白，结实如皂荚，子赤如樱桃。顺治十八年辛丑，[宗伯寿登八十，而]是花盛开，[盖距前此花时已二十年矣]邑中名士咸赋诗纪事。至康熙癸酉，再花，结实数斗，村人竞取之。时庄已久毁，惟树存野田中耳。今树亦半枯，每岁发一枝，讫无定向。闻之土人，所向之处，稻辄歉收，亦可怪也。唐诗：「红豆生南国。」又云：「红豆啄余鹦鹉粒。」未知即此种否，俟再考之。

居易录云：「越中若邪溪，亦云若耶，邪，于遮切。」宋九域志云：「徐浩游若邪溪。曰：『曾子不居胜母之里，吾岂游若邪之溪？』因改为五云溪，是读作邪正之邪，类恶溪矣。」余按古乐府多称父为邪，音同琅琊之琊。又颜氏家训曰：「梁世费旭诗云：『不知是耶非。』殷湮诗云：『飘扬云母舟。』简文曰：『旭既不识其父，湮又飘扬其母。』」是其证也。曾子不居胜母，以其名不顺。季海改若邪为五云，亦同此意耳。如读作邪正之邪，则并若字不可通矣，大谬。

瞿汝稷，字符立，号洞观，昆湖先生任子也。八岁时足生疔，凡疔以食生豆为验，不知气味者则不治。洞观食竟不知，医者麇至，咸谓必无幸矣。当危急时，恍惚见吕仙面授方药数味，内有雄黄，曰：「此脚眼疔，故用此。」服之日有半即愈。自是神常入异境，无非丹洞玄圃，金堂玉陛，其中之人则皆仙也。每出窗外，常有白云层叠若絮，乘之冉冉而登。诸仙每戒洞观，可勿婚宦，亏损灵根。以语其父，父曰：「必我父子皆仙则可。」洞观还语诸仙，诸仙指密殿金字榜示之，曰：「榜上惟汝有名，不列者不可。」故竟婚宦。

洞观名列仙籍，而性嗜宗门书，撮其要为指月录，至今诸方参学者无不宗之。其弟达观，名汝说，字星卿，顾好西儒利玛窦之学，熟精其书。兄弟相反如此。

明嘉靖三十三年春，倭人入寇，兵备道任公环，督兵江阴以待之。其子遣人候问，公作书报之云：「汝辈絮絮叨叨，千言万语，只是要我回衙，何风云气少，儿女情多耶！倭寇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宁，尔老子领兵，不能除讨，嚼毡裹革，此其时也，岂学楚囚，对儿辈相泣帋榻耶？后来事未知如何，幸而承平，则父子享太平之福；不幸而有意外之变，但臣死忠，妻死节，子死孝，咬定牙关，大家成就一个是而已。汝母前只可以此言晓之，不必多说。儿辈莫晓人生自有定数，恶滋味也，常有受用处，苦海中未必不是极乐国也。读书孝亲，毋贻父母之忧，便是常聚首，亦奚必一堂哉？」此书载江阴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诩盖忠毅公之祖也。而近日江阴缪进士诂刻其祖文贞公家训亦为载入，竟作文贞公与子书，中间「只要我回衙」，「衙」字改作「家」字，「倭寇流毒」，「毒」字改作「贼」字，而「尔老子领兵不能除讨」句，及「后来事未可知」句，则俱删去，其余字字悉同。近亦韩得此书于伊祖典籍公从年随笔内，谓其语字字真挚，可以激发忠孝，因欲加载昭文志中。初予未见戒庵漫笔，而先见缪氏家训，谓此书必文贞公作，而附会于任者，以语亦韩，遂不果载。及见漫笔，乃知果任公作，缪氏家训误入耳！

新城秋柳诗四首，其风调之佳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盖妙构也。近日吾邑邵青门【陵】作秋柳词一首，风调亦复可爱，因录之。词云：「万树黄金线。最无端，送春辞夏，垂垂欲倦。一自漫空飞絮尽，多少朱门昼掩，便背了东风一面。记得清明寒食路，倚纤腰乱打桃花片，又勾住，花间燕。如今抛掷情何限，带几枝冷烟疏雨，水村茅店。六代山河斜照里，无数暮鸦栖徧，又何处笛声哀怨？凄绝右丞三叠句，任行人唱煞无心管，长亭路，连天远。」

明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未时，常熟县俞市村第六等都，忽见白龙一、黑龙二，从西北方来，天地晦冥，乘云下降，口吐红焰，眼若灯笼，鳞甲头角分明。轰雷闪电，猛雨狂风，号空拔木，卷去居民杨朴、胡奎、陈锦、陈岳、葛宗全等三百余家，瓦草房千余间，砖瓦、梁柱、家资、树木乱飞星散。至酉时，东行至海，升空而去，又卷起平本等家船十余只，粉壁坠地，惊死屈氏等大小男女三十余口。当夜随降洪雨如注，五日夜不止。余时见本县申详如此，见江阴徐充暖姝由笔，而钱湘灵修常熟县志，竟以此事移之于崇祯十三年五月十五日，载之祥异中，何也？

前明之季，吾邑有张景良者，少为巡捕衙书佐，长而从人幕中为主文。陈尚书必谦之令辉县也，尝与之偕，已而尚书为侍御，景良藉其势，武断里中。

尚书知之大怒，榜其事于城门，戒阍者无得通。景良深衔之，而会崇祯帝欲通下情，许草茅言事，景良谋之顾大韶，大韶为草疏与之。疏言士习、钱粮、缙绅等事，谓持此入都，一官可戾契致也。景良得草喜甚，遂挟之以往。既抵都，会有警，城门闭，不得入。方彷徨间，闻城上有持丰城李侯令箭呼张汉儒者，景良遽应曰诺，乃縋而上。持箭者觉非是，痛殴之，然已登城，遂听之，而与陈履谦遇。陈履谦者，本名世卿，父子济恶于乡，巡按御史名捕之，狱成而徒，逃于白下。适有江都监生，陈履谦者死，世卿窜其名，谒选为福建漳州卫候缺经历。会以解粮事，与老书佐陈伯元伪刻合邑缙绅私印，上书两台，事败，急走京师。居既久，与厂卫相结，以刀笔目摄公卿间，人甚畏之。景良至，问所为，因出大韶稿示之。履谦笑曰：「此老生常谈耳，无济也。以愚揣之，不言乡绅之蠹民及赃私，不可。」景良曰：「我正以陈必谦来耳！」履谦曰：「不可，陈公虽削籍，然素有清望，今上雅知之，不如言钱、瞿。此当国者所忌，朝上疏，夕得温旨矣！」景良从之，遂捃拾钱、瞿事，尽取生平所不快及事连钱、瞿者周内之，共五十八款，赃几三四百万。景良即更名汉儒。疏上，乌程果持之，拟旨逮钱、瞿，牵连者则抚按讯。时崇祯丙子冬云。钱、瞿既被逮，将行，邑有单良佐者，为画策，以六字进，曰：「款曹、和温、药张。」曹谓司礼监化淳，温则乌程，张则汉儒也。初汉儒之揭钱、瞿，虽出履谦指，而外则佯示局外者。于是其子志仁在家，遂以书授意，俾调停各款，冀得重资，适良佐画此策，志仁乃大恨，谓良佐专。钱侍郎遂改「款曹、和温、药张」六字为「款曹、击温、擒陈、药张」八字，刻揭流传，遂至都下。擒陈者，即谓履谦也。而是时履谦之党武举王璠适在都，与钱有隙，遂以此揭首之于卫，卫据揭上闻，奉旨：有款击擒药，是此案紧切情节，着严讯确奏。而会掌卫事董琨罢去，复着刑部究拟。既，刑部尚书郑三俊具疏上，奉旨云是。陈履谦着发边远，张汉儒、王璠发边卫，各充军终身，仍着锦衣卫，挈在长安右门各打一百棍，用一百五十觔枷，枷号三个月，满日发边。即日而履谦死，次日王璠死，三日而汉儒亦死。

予自辛卯至壬子，凡八入棘闱，场屋之苦备尝之矣。吾友陈亦韩亦老于场屋，尝作别号舍文，备极形容，是年遂得中式。其辞云：「试士之区，围之以棘，矮屋鳞次，百间一式，其名曰号，两廊翼翼，有神尸之，敢告余臆：余入此舍，凡二十四，偏袒徒跣，担囊贮糒，闻呼唱喏，受卷就位，方是之时，或喜或戚。其喜维何？爽垲正直，坐肱可横，立颈不侧，名曰老号，人失我得，如宦善地，欣动颜色。其戚维何？厥途孔多：一曰底号，粪溷之窝，过犹唾之，寝处则那，呕泄昏饨，是为大瘥，谁能逐臭，摇笔而哦。一曰小号，广不容席，檐齐于眉，墙逼于跖，庶为倏倏，不局不脊。一曰席号，上雨旁风，架

构绵络，藩篱其中，不戒于火，延烧一空。凡此三号，魑魅所守，余在举场，十遇八九，黑发为白，韶颜变丑。逝将去汝，湖山左右。抗手告别，毋掣予肘。」

钱湘灵赠其族孙木庵诗云：「往往述诗如海势，时时梦笔有江花。」「述诗」二字甚新，盖本杜老江上值水势聊短述也。

义山安定城楼诗云：「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次句向来不得其解。惟李安溪先生云：「言已长忆江湖以归老，但志犹欲斡回天地，然后散发扁舟耳。」此为得之。余按：少陵寄章十侍御诗云「指麾能事回天地」，此义山「回天地」三字所本。昔人谓义山深于杜，信然。

李安溪云：「凡诗以虚涵两意见妙，如杜秦州杂诗『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两句。夜则水落鱼龙，秋则山空鸟鼠，一说也；鱼龙之夜，故闻水落，鸟鼠之秋，故见山空，又一说也。秋兴诗：『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居夔而园菊两度开花，则0旅之泪非一日矣，又见一孤舟系岸而动归心，一说也。观花发而伤心，则他日之泪，乃菊所开，见孤舟而思归，则故乡之心，为舟所系，又一说也。盖二意归于一意，而着语以虚涵取巧，诗家法也。」此论为向来言诗者所未及，故录之。

凡荒年民不得食，辄取榆树皮磨碎食之，自汉、唐已然。前汉天文志，河平元年，旱伤麦，民食榆皮。又隋大业中，民生计无遗，加之饥馑，始采树皮食之。又唐阳城家贫，屑榆作粥。但榆有二种，惟野榆可食，他种味苦，不可食也。

陈潮溪新语云：「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入知出，则尽读书之法也。」近汪钝翁与梁曰缉论类稿书云：「凡为文者，其始也必求其所从入，其既也必求其所从出，彼句剽字窃、步趋尺寸以言工者，皆能入而不能出者也。」此数语盖本之潮溪。

谭晓，吾邑富民也。家故起农，有心算。闻其一事，有出人意计外者，凡佃人，每户课其纺繅娘凡几枚，以小麦干为笼盛之，携至郡城，每笼可得一二百钱。其巧于取利如此。纺繅娘，即络纬也。

吾邑藏书之富，自昔所推。成、弘时有钱员外仁夫者，其藏书处曰东湖书院，嘉靖时有杨副使仪者，其藏书处曰万卷楼；至若绛云楼之藏，则更倍于前人矣。其门人毛晋子晋、钱曾遵王收藏亦富。毛藏书处曰汲古阁，钱藏书处曰述古堂。今所藏俱散为云烟不可问矣。

壬子四月二十八日，过唐墅广福禅院，院僧久芳出示毗尼摩得勒伽卷第六

，共二十四纸。古香拂拂生楮墨间，盖久芳所新购者也。后有长洲朱鹭跋云：「余闻苏长公手书圆觉经下卷于友人所，将暇日而索观之，则窃叹世间珍迹，往往百不一全，何造物者之悭也！居亡何，过广福禅院，而复获覩此。其书粗类长公而浮，其遒劲盖学苏而过之者。笺，宋也，而不详日月及姓名。然观初终力劲神载，行楮波磔，雅成一家，要自名笔，何必长公。惜哉！卷前后若干，莫得其聚散所耳。是卷归院日，予与徐女廉实邂逅鉴赏之。远公不惜青蚨，曰：『吾以为镇山之宝。』嗟乎！嗟乎！非远公非予两人，不必收也。异哉！物之归有数也夫！时万历辛丑中元日。」予观跋语云云，知此卷本院中旧物，不知何年失去。久芳一旦得之，不啻宝玉大弓之复归也。按万历辛丑至今，盖又阅一百三十一年矣。

陆务观云：「英石出钟山之灵泉，其佳者温润苍翠，叩之如金玉。盖其物贵重于世，自古已然。近时人家所有，悉系一拳，不过充几案供耳。万历间，吾邑黄道登【门】知南雄府，英德其邻壤也。归时载英石颇伙，其长者至丈余，今一存城西蒋氏第，一存城南钱氏宅。在蒋氏第者曰「美女伸腰」；在钱氏宅者曰「舞袖」。

崇祯辛未，太仓吴梅村先生举礼闱第一。时枋国者为乌程温体仁、宜兴周延儒。吴为宜兴门下士，乌程嫉之，以蜚语闻。时有内臣从宜兴案头取吴七艺直呈御览，怀宗朱批八字云：「昌宏博大，足式诡靡。」外论始息。故吴文稿名式靡篇。

今之官斛规制，口狭底阔，起于宋相贾似道。元至元间，中丞崔彧言：「其式口狭底阔，出入之间盈亏不甚相远。」遂行于时。盖斛口小，则斛面或浅或满，盈亏尚自有限，所以杜作奸者，其法至善。贾虽奸相，而此一物规制，固百世不可易也！

今人讼牒中多自称曰「身」，身，犹言我也。如张飞自言：「身是张翼德，可共来决死。」又宋彭城王义真，自关中逃归曰：「身在此。」谢沦云：「身家太傅。」史传中若此类甚多，皆以身为我也。

汉长安庆之善为赋，尝作清思赋，时人不之贵也，乃托以相如所作，遂大重于世。梁张率常日限为诗一篇，年十六，向作二千余首。有虞讷者见而诋之，率乃一旦焚毁，更为诗示焉，托云沈约，讷便句句嗟称，无字不善。俗人以耳为目，自古如此，可一笑也。

宜兴储同人先生歿后，有人元旦梦游文昌所，见先生为掌案，手中执江南乡试榜，榜首名绂，宜兴人，其姓则模糊不能审也。既苏而述其事，于是宜兴多有以「绂」为名应试者。时吴方来方试童子科，亦随俗易其名，是年遂入泮。越十余年，果中甲辰江南解元。

宋俞文豹吹剑录中，有论孔明一则，责其忠于刘备而不忠于汉，为辞甚辨。以余考之，则其说非是。夫孟子私淑孔子者也，孔子意在尊周室，故春秋之作，加王于正，以示大一统之义。而孟子于齐、梁之君，则勉之以王，不复以周室为言，盖知周之不可复兴也。汉之有献帝，非犹周之有显王乎？孔明之不复以汉帝为念，犹孟子意也。必执此以罪孔明，而谓其不忠于汉，是可与经而不可与权者也。至谓备今年合众万余，明年合众三万，未尝一言禀命朝廷，尤于当日事势，有迂阔而不近情者。夫自操迎帝都许以后，朝廷已在彼掌握中，若必禀命而行，是不啻以其情而输之于操矣，其能与操树敌乎？又谓备非人望所归，周瑜以「梟雄」目之，刘巴以「雄人」视之，司马懿以「诈力」鄙之，孙权以「猾虏」呼之，亮独何见而委身焉？夫出于敌人之口，其加以恶名也固宜，即使备之为备，果非人望所归，亮亦不得舍汉之宗室，而反委身于人望所归之他姓也。且备为汉宗室，亮委身事之，犹不免吹毛索瘢，假使委身他姓，吾不知后人之指摘更当何如？又谓以操之奸雄，其王其帝，犹必待天子之命，备虽宗室，而亦臣也，何所禀命而自王自帝？此尤与儿童之见无异。夫当操之世，天子已如赘疣，其王其帝，名为出自朝廷，而实操隐有以使之。假使备之称号而必禀命天子，彼天子之权已归之操矣，操其肯以尊号予敌乎？总之论古人者，不审时势，而望影乱谈，便如无理取闹，其不为有识所掩口者几希。

释石林寄巢集有七护诗，其序云：「剩道人姓刘，大名人也。为长洲广文。鼎革后不复归，因隐于南沙之毕泽，四壁萧然，晏如也。为七护诗以寄意。余高其人，和其诗，仅达意而已。」吾友沈确士，尝作有明学博刘先生传，盖即剩道人也。传云：「先生名永锡，字钦尔，号剩庵。中崇祯丙子乡试。癸未选长洲学教谕，署崇明县事。未几遭鼎革，隐居相城，寻移居阳城湖之滨，妻子织席以食，先生携席市中，见者呼「席先生」。又几年穷饿死，友人陆泓经纪其丧，葬先生于虎邱之山塘。」按：毕泽近阳城湖，陆泓即毕泽人也。先生一学博，守初志至死不变。确士谓古之入山蹈海者，亦无以加之。后有修常熟志者，当采先生入流寓中。余故识其大略如此。

五车韵瑞一书，今日诗人所家置一编者也，而其中讹处颇多，恐习非成是，贻误后学不浅，聊一正之。如支韵「靡」字，亡池反，音麋，系也，与縻通。易中孚「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是也。又散也，礼少仪：「国家靡敝」是也。他若封靡、披靡、嫚靡、妖靡、侈靡、妙靡、绮靡、猗靡之类，并应读上声，入纸韵，而韵瑞则收入平声矣。又「嶷」字，在支韵，音宜；在质韵，则音逆。毛诗：「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嶷，与食叶也。而韵瑞则以岐嶷作平声矣。又支韵「厘」字，邻其切，音离，理也。而史记孝文本纪之「祝厘」，如淳曰：「福也。」贾谊传之「受厘」，徐广曰：「祭祀福胙也，并音禧

，与禧同。」而韵瑞则与读为离音之丕厘、允厘、保厘、帝厘之类并收矣。又鱼韵「誉」字，羊诸切，音余，称美也。御韵「誉」字，余据切，音豫，美称也。两音分死活，故朱子于四书诸誉字，独注「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两誉字为平声，而他处不注。韵瑞则以广誉、虚誉、嘉誉、名誉、光誉并作羊诸切矣。又齐韵「齐」字，前题切，音脐，平也，整也。而礼记月令「火齐必得」，内则「食齐、羹齐、酱齐、饮齐」，陈澧并音去声，即剂字之省也，当入霁韵。而玉藻「趋中采齐」，陈澧音慈，他书有竟作采茨者。以记所云「采齐」，即指楚茨之诗也。此又当入支韵，而韵瑞则与读为脐音之思齐、得齐、物不齐、歌齐、夷齐、婴齐、宓不齐之类并收矣。又文韵「斤」字，举欣切，音与巾同。而毛诗「斤斤其明」，「斤」字，朱子音去声，读如仅字。尔雅释训云：「斤斤察也。」故毛传解亦如之，与平声作斧类及斤两解迥别。而韵瑞则与读为巾音之宋斤、金百斤、郢斤，匠石辍斤之类并收矣。又「观」字，在寒韵，音官；在翰韵，则音贯。盖物在前而自我观之，此「观」字当平声读，如仰观、纵观、相观、游观、旁观之类是也。有以示人而使之来观，此「观」字当去声读，如大观、贞观、京观、容观、甲观、壮观之类是也。而韵瑞则不分死活，并收一处矣。又阳韵「行」字，寒刚切，音杭，列也。而史、汉「大父行」、「丈人行」之「行」字，又当读去声，入漾韵。按汉书苏武传：「汉天子，我丈人行也。」颜师古云：「行，音胡浪反。」杜诗：「王孙丈人行，垂老见飘零。」又云：「岂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皆仄用。而韵瑞则与读为杭音之雁行、太行、颜行、泪千行之类并收矣。又「商」字，内从八，为尸张切，音伤，入阳韵，而「商」字，内从十，为丁历切，音的，入锡韵。诗「东方未明。」注疏云：「尚书纬谓刻为商。」古今韵略引士昏礼云：「日入三商为昏。」此商字与商字迥别。而韵瑞则以「三商」收入商韵矣。又青韵「庭」字，唐丁切，音亨，门屏之内也。而庄子逍遥游「大有径庭」，陆德明经典释文云：「庭，勅定反，径庭，谓激过也。」按：此当读如听字，入敬韵。而韵瑞则与读为亨音之趋庭、中庭、王庭、后庭、大庭、明庭之类并收矣。又「由」字，邱位切，与块同，入队韵。礼丧大记「父母之丧，寝苦枕由」是也。而韵瑞则以「由」字与由字笔画相近，误认为「由」，收入尤韵矣。又盐韵「占」字，职瞻切，音詹，视兆问也。而「口占」二字则当入霰韵，作去声读，音战。按汉书陈遵传：「遵冯几，口占书数百封。」注云：「占，隐度也，口隐其词，以授吏也。」又朱博传：「口占檄文。」颜师古并音之瞻反。又通雅「唐王剧当五王出阁，剧召五吏分占」，亦与口占同义，皆言不起草也，音亦当读去声。而韵瑞则与读为詹音之不占、玩占、官占之类并收矣。其谬不可殫述，此特摘其十之四五耳。至正字通一书，其谬亦复不少。而

此书盛行于世，与韵瑞正同。吾邑毛斧季【宸】固深于小学者也，尝谓此书之误，视梅氏字汇，殆有甚焉。其言良是。余故并以告世之学者，俾知取正于唐韵、广韵、集韵、韵补等书，而无为俗学所误云。

三国志庞统传云：「先主进围洛县，统率众攻城，为流矢所中，卒。」按：统致命处在鹿头山下，今其墓尚存。而通俗三国演义载，统进兵至此，勒马问其地，知为落凤坡，惊曰：「吾道号凤坡。此处有落凤坡，其不利于吾乎？」落凤坡之称，盖小说家妆点之辞，而后人遂以名其地。所谓俗语不实，流为丹青者，此类是也。而王新城诗中，有吊庞士元之作，竟以「落凤坡」三字着之于题。然则演义又有曹操表关羽为「寿亭侯」，羽不受，加一「汉」字，羽乃拜命之说，亦可据为典要，而以「寿亭侯」三字入之诗文乎？此不容以作者名重而遂置不论，开后人用小说之门也。又牡丹亭词曲，有「雨丝风片」之语，而新城秦淮杂诗中用之，亦是一败阙。尝闻康熙间雁门有卢制府者，以限韵「春闺」题，属诸名士赋之，而傅征君青主【山】、李太史天生【因笃】以盖头、雨丝、风片、烟波、画船为曲中语，遂一笑而罢。夫词曲不可入诗，予前已言之。观于傅、李两公而鄙言益信。然则新城秦淮之作，其亦难免后人之指摘矣。

昆山归元恭先生，狂士也。家贫甚，扉破至不可阖，椅败至不可坐，则俱以纬萧缚之，遂书其匾曰「结绳而治」。又除夕尝署其门云：「一鎗戳出穷鬼去，双钩搭进富神来。」其不经多此类，时人呼为「归痴」云。

●柳南随笔卷六

赵秋谷谈龙录云：「昆山吴修龄【乔】论诗甚精，所著围炉诗话，余三客吴门，求之不可得。」余因秋谷之言，徧访其书，一日得之于友人张君所。书凡六卷，议论果有为人所未发者，因节录十三则于后。

作诗者不可有词而无意，无意则赋尚不成，何况比兴。唐诗有意，而托比兴以杂出之，其词婉而微。宋诗亦有意，惟赋而少比兴，其词径以直，如人而赤体。明之瞎盛唐诗，字面焕然，无意无法，真是木偶被文绣耳。

诗非一途得入，景龙、开、宝之诗端重，能养人器度，而不能发人心光；大历、开成之诗深锐，能发人心光，而亦伤人器度。所以学景龙、开、宝者，心光虽发，大都滞于皮毛；学大历、开成者，器度易伤，不免流于险琢。人能以大历、开成发其心光，而后以景龙、开、宝养其器度，斯为得之。

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文之措词必副乎意，犹饭之不变米形，噉之则饱也。诗之措词不必副乎意，犹酒之变尽米形，饮之则醉也。醉则忧者以乐，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

诗之失比兴，非细故也。比兴是虚句、活句，赋是实句。有比兴，则实句

变为活句；无比兴，则实句变成死句。许浑诗有力量，而当时以为不如不作，无比兴，下死句也。

诗中须有人，乃得成诗。盖人之境遇不同，而心之哀乐生焉。夫子言诗，亦不出于哀乐之情也。诗而有境有情，则自有人在其中矣。如刘长卿之「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数行泪，白首一穷鳞」。王铎为都统，诗曰：「再登上相惭明主，九合诸侯愧昔贤。」有情有境，有人在其中也。子美黑白鹰、曹唐病马，亦然。鱼玄机咏柳云：「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黄巢咏菊云：「堪与百花为总领，自然天赐赭黄袍。」即荡妇反贼诗，亦有人在其中也。不然，陈言剿句，万篇一篇，万人一人，了不知作者为何等人，又何以诗为哉？

余读韩致尧落花诗结联，知其为朱温将篡而作，乃以时事考之，无一不合。起语云：「皱白离情高处切，腻红愁态静中深。」是题面。又云：「眼寻片片随流去」，言君民之东迁也。「恨满枝枝被雨淋」，言诸王之见杀也。「倘得苔遮犹尉意」，言李克用、王师范之勤王也。「若教泥污更伤心」，言韩建之为贼臣弱帝室也。「临阶一盏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绿阴。」意显然矣。此诗使子美见之，亦当心服。诗可以初、盛、中、晚为定界乎？

唐人诗用意，有在一二字中，不说破不觉，说破则其意焕然者。如崔辅国汉宫词云：「朝日点红妆，拟上铜雀台。画眉犹未了，魏帝使人催。」称帝者曹丕也。下一帝字，而其母狗彘不食[其余]之语自见，严于鈇钺矣。诗归评媚甚，岂非说梦。韩翃寒食诗云：「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唐之亡国，由于宦官握兵，实代宗授之以柄。此诗在德宗建中初，只五侯二字见意。唐诗之通于春秋者也。

诗意之明显者，无可着论，惟意之隐僻者，词必纡回婉转，必须发明。温飞卿过陈琳墓诗，意有望于君相也。飞卿于邂逅无聊中，语言开罪于宣宗，又为令狐绹所嫉，遂被远贬。陈琳为袁绍作檄，辱及曹操之祖先，可谓刻毒矣，操能赦而用之，视宣宗何如哉？又不可将曹操比宣宗，故托之陈琳以便于措词，亦未必真过其墓也。起曰：「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零过古坟。」言神交以叙题面，引起下文也。「词客有灵应识我」，刺令狐绹之无目也。「伯才无主始怜君」，「怜」字，诗中多作羨字解。因今日无伯才之君，大度容人之过如孟德者，是以深羨于君耳。「石麟埋没藏春草」，赋实境也。「铜雀荒凉起暮云」，忆孟德也。此句是一诗之主意。「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言将受辟于藩府，永为朝廷所弃绝，无复可望也。怨而不怒，可谓深得风人之意矣。

唐人诗妙处，在于不着议论，而含蓄无穷，近日惟常熟冯定远诗有之。其

诗云：「禾黍离离天阙高，空城寂寞见回潮。当时最忆姚斯道，曾对青山咏六朝。」金陵、北平事，尽在其中。又有云：「隔岸吹唇日沸天，羽书惟道欲投鞭。八公山色还苍翠，虚对围碁忆谢玄。马、阮四镇事，尽在其中。又有云：「席卷中原更向吴，小朝廷又作降俘。不为宰相真闲事，留得丹青夜宴图。」以韩熙载寓刺时相也。又有云：「王气消沈三百年，难将人事尽凭天。石头形胜分明在，不遇英雄自枉然。」以孙仲谋寓亡国之戚也。所谓不着议论声色，而含蓄无穷者也。

诗苦于无意，有意矣，又苦于无辞。如聂夷中之「锄禾当日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意则合矣，而其辞率直又迫切，全失诗体。

五七言律，皆须不离古诗，气脉乃不衰弱，而五言尤甚。

诗意大抵出侧面。郑仲贤送别云：「亭亭画舸系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人自别离，却怨画舸。义山忆往事而怨锦瑟，亦然。文出正面，诗出侧面，其道果然。

作诗学古则窒心，骋心则违古，惟是学古人用心之路，则有入处。

吾邑魏叔子【冲】负才不羁，中年蹭蹬，寄兴诗酒，尝与冯嗣宗【复京】辈为里社，祀隋陈司徒。一日，叔子举社祭毕，聚饮。坐有老妓，狎一少年，意不在魏，调之不对，魏向之大哭。因赠嗣宗诗曰：「今昔人情太不同，朝来残媼亦嗔侬，红裙无分青衫老，恸哭穷途向嗣宗。」

无锡杜太史紫纶【诏】，少时以词赋擅名，久留京师。康熙辛卯，遂举京兆。壬辰，钦赐进士，入词馆。旋假归，林居二十年，游名山几徧。尝与羽士荣洞泉【涟】、释天钧【妙复】结方外交，所至辄挟以往，人称「梁溪三逸」。太史遂属善画者绘为图，题咏纷如。乾隆丙辰六月，游西湖归，作诗一绝授其子，曰：「此即我之遗令也！」未及半月，以微疾卒。其诗云：「半生空自逐浮华，放浪湖山亦大差。分付儿曹无别语，读书为善做人家。」卒之前三日为其七十诞辰，张宴厅事，大书一联，粘诸壁。出句为「教子课孙完我分」，而对句即用所作诗结语云。

柳柳州之文章，昌黎所谓：「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者也。」而千载以下，乃有从而议其非者。友人某自京师归，为余述之，且深为不平。余曰：「柳州非国语，应得此报。且安知从而议之者，非即盲左后身乎？」某为之失笑。

赵太史秋谷，青州益都人也。乾隆戊午，北平黄昆圃先生任山东布政。黄固素重秋谷者，会益都令某来谒，黄语之曰：「赵秋谷先生，君管内人也。其诗文甚富，盍请于先生持其草以来，俾予得一寓目乎？」令归，即遣一隶持牒取之。赵故善骂，得牒益大怒，诟令俗吏，并及于黄。黄亲为陈见复述之。

进士鲜有至六十年者。康熙己未进士，至乾隆己未犹在而得与后辈称前后同年者，有两人焉：一为益都赵赞善秋谷【执信】，一为黄冈王金都西涧【材任】。时西涧年八十有七，而秋谷年亦八十矣。王重听，赵失明，两公耳目各废其一，而皆不废吟咏云。

梅李东塔禅院东房，藏有故僧慈云所书楞严经，笔法秀整，绝类赵吴兴。乾隆丙辰秋日，余偕友人顾文宁【士荣】往观之。后有董玄宰、宋比玉二跋。董跋云：「丁卯九月三日，海虞钱子羽持故僧慈云所书楞严经见视，书法庄严，令人肃然起敬。」按跋语所云丁卯，盖天启七年也。玄宰之亡，为崇祯三年，年八十有一，跋此经时，盖已七十有七矣。

康熙中，吾邑钱玉友【良择】、邵青门【陵】、许旸谷【彻】、王露涓【誉昌】并以诗名，而露涓翁与余善，盖古所称忘年交也。余尝谓翁之诗，豪迈不如玉友，而细腻胜之；天趣不如青门，而沉着胜之；温丽不如旸谷，而骨干胜之。翁颇以余为知言。

祝枝山作梦游莺花洞天记，有行书手录本最佳，向藏吴郡某氏。康熙乙巳，吴逆三桂遣人持数千金至吴，收古书画器物，遂以三百金购此本去。时吾邑顾翁雪坡【文渊】适在郡，用双钩摹出。余从雪坡之侄文宁【士荣】见之，卷首有白文南溪草堂印，卷末有朱文希哲印，亦雪坡所摹也。闻吴逆之使，满载所收以归，渡江舟覆，此真本为龙伯取去，无复在人间矣。

明崇祯六年癸酉，应天乡试，一榜得三会元，甲戌李青，丁丑吴贞启，癸未陈名夏。本朝顺治十一年甲午，浙江乡试，一榜得三状元，乙未史大成，甲辰严我斯，庚戌蔡启僔。

严相国养斋为诸生时，与瞿昆湖诸公联「十杰会」，常会文于李文安公祠中，出入致揖于公惟谨。一夕梦公谓曰：「承君隆礼，愧无以报，今以予骨赠君。」寤后忽发寒热，逾时乃止。人谓文安公实为之换骨云。

严相国有妹，嫁石岸张氏。石岸至城，路有断水处，往来多阻。相国以妹在石岸，特筑桥以通之，名曰徐泾桥。

邓肯堂幼有神童之目，年十三，赋空谷诗，为松圆诗老所赏，遂以此得名，人呼之为邓空谷。后以荐举入都，没于逆旅。所著颐庵、玉山、柳下诸集，散佚不可问。尝见其赠如皋冒征君诗，有「旁若无人惟燕子。不知有汉是桃花」之句，余最爱之。

沈以慈，字孝先，邑人也。生十岁，而两目不见物，家人取书络诵于侧，孝先凭几窃听，率以为常。以故孝先盲于目，不盲于心，所为诗歌颇佳。邓肯堂作五哀诗，孝先其一也。

嘉定侯广成【峒曾】举进士归，其父太常公欲令谒唐叔达先生，而适晤

叔达于友人所，遂先与言之。叔达曰：「勿遽来，不佞叨居父执，相见时宜有言为赠，当预思所以训戒之者。」又太仓太原王氏，亦叔达之世交也。当烟客奉常官京师日，叔达过其家，诸公子迎之入，至厅事南向坐，诸公子设红氍毹拜之，不为动。拜毕，摩诸公子首曰：「汝父远宦京师，好自读书，勉之。」诸公子侍立唯诺，叔达乃徐徐曳杖而起。盖叔达以前辈自居，视故人子弟不异己之子弟也。亡友侯秉衡【铨】为余述之如此。噫！人情浇薄，朋友一伦几绝，如叔达先生二事，以今日视之，亦何啻羲、黄以上乎！

严太守天池【澄】，相国文靖公子也。将赴邵武之任，与郡邑城隍神约曰：「某必不携邵武一钱归，神其鉴诸！」既抵任，苞苴尽绝，惟有茶果银一项，士民为官长称觥敬者，其俗相沿已久，于是争致，诸公复苦劝受之，以供薪水费。辞不获已，积之共若千金，迨致仕归，舟次吴门，以原银付家人曰：「吾前与城隍神约，不携邵武一钱归矣，此银何所用？其以为修治桥梁费乎！」于是择日鸠工，自郡之齐门外，至邑之南门，凡桥梁之倾圯者，悉修治焉。行人至今便之。

宜兴周相国玉绳，少时从黄介子先生游，先生极称之。迨玉绳以高第里居，颇恣纵，先生闻之，弗善也。后玉绳以事谒先生，先生坚卧弗起。迨长跪榻前请过，先生遽起，批其颊曰：「汝初致身，遂为患里中乎？」其严气正性如此。介子名毓祺，江阴名诸生。鼎革后，起义守城，城破被执，不屈而死。

缪仲醇，布衣也。而东林诸公与订交，皆以兄事之。常州钱侍御启新，东林之翘楚也。江北一缙绅往候之，值侍御他出，遂留宿其家。半夜闻叩门声甚厉，厮养皆惊起，窥之，见火光中一人督责童子，以其应门稍迟也，童子皆伏地叩首谢。此绅谓侍御且归矣，晨起询之，乃知夜间至者为仲醇也。仲醇名希雍，本吾邑甲族，重气节，娴经济，为一时豪士，不特精于岐、黄术也。邑乘列之方伎，未免掩其为人矣。

昌黎之文，字句皆古，人悉知为锤炼而成矣，而不知欧公之平易，亦是锤炼而成者。即如白香山之诗，老妪能解，可谓平易矣，而张文潜以五百金得其稿本，窜改涂乙，几不存一字，盖其苦心锤炼如此。以此例之，则欧公可知，不特「环滁皆山」之句，数易稿而就也。

作诗者有神来之句，往往成于冲口信笔，所谓好诗必是拾得也。若有意作诗，则初得者为第一层，语必浅近；即第二层犹未甚佳，弃之而冥冥构思；直至第三层，方有妙绪。然第三层意必出之自然，仍如第一层语乃佳。不然，雕琢之过，露斧凿痕，其不入于苦涩一派者几希。冯定远云：「严沧浪言有古律诗，今不能辨。」余观瀛奎律髓中有拗字一类，疑即所谓古律诗也。子美集中，如郑驸马宅宴洞中、崔氏东山草堂、题省中院壁、章梓州橘亭饯成都窦少尹

、雨不绝、九日、赤甲、滟濒、白帝城、最高楼、暮春、愁、昼梦即事、江雨有怀郑典设、简吴郎司法、覃山人隐居、晓发公安、暮归等作皆是，亦谓之吴体。盖律诗而骨格峻峭，不离古诗气脉，故谓之古律诗也。严沧浪固云：「盛唐诸家多此体。」试检诸家集，当知予言非谬。

诗之有次韵，自萧衍、王筠和太子忏悔诗始也。唐之元、白遂踵其事，至皮、陆而加甚焉，今则非次韵无诗矣。施愚山谓次韵之作是做韵，非做诗。其言良是。盖所谓做韵者，觅韵脚于韵府羣玉、五车韵瑞，广之以佩文韵府而止。于是以字凑韵，以句凑篇，勉强牵合，全无意义章法，非做韵而何？陷溺之甚，遂谓次韵之诗，思路易行；又或追用前人某诗韵，连篇累牍，用以自豪，益无谓矣。赵秋谷亦谓：「次韵诗以意赴韵，虽有精思，往往不能自由。或长篇中一二险字，势难强押，不得不于数句前预为之地，纡回迁就，以致文义乖违，虽老手有时不免。阮亭绝意不为，此可法也。」善哉言乎！与施愚山做韵之语，并是今日作诗者药石矣。

章珪，字孟端，邑人也。明正统间官监察御史，与同僚成规纠劾权要罢归。有周纲者应诏于京，取李师中「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如山」句，与士大夫分韵送别，并属钱塘戴文进作归舟图以赠。今图藏吾友顾子文宁【士荣】家，卷首有涂棐八分书「归舟图」三字，图后有国子助教同郡李继归舟图诗引，作于正统辛酉秋七月既望者，引后即书分韵诗。同郡杨翥得「去」字，东海徐瑄得「国」字，河南刘溥得「一」字，同郡张祝得「身」字，潭怀远端得「轻」字，同郡张益得「似」字，吴郡顾谦得「叶」字，同邑吕■〈口外水内〉得「高」字，太原郭璘得「名」字，武陵龚理得「千」字，春陵周纲得「古」字，吴邑范子易得「重」字，张穆得「如」字，屈昉得「山」字。诗后有郡人韩雍跋语，作于成化九年九月重阳日。龚渊孟松窗快笔云：「周纲此举，为杨文贞所怒，遂致远斥，章亦仅而得免。」予观卷中诸公，显晦不一，最著名者为徐、韩二公，徐后改名有贞，以复辟功，拜大学士，封武功伯；韩以征两广蛮寇功，进都察院右都御史，死谥襄毅。

娄子柔坚，嘉定四先生之一也。诗文外尤精锤、王书法，晚乃变而学东坡，一洗柔媚之习。时华亭董尚书方以工书重海内，而秀整有余，苍劲不足，先生视之蔑如也。后吾邑冯氏书学，讲贯最善，实得先生之传云。

邵青门【陵】晚岁奉佛，一椽在山麓，黄叶积庭下，双扉昼掩，日诵金刚经不辍，遂取经中「不住于相」之义，自号黄叶庵不住道人。尝着金刚经集说，依经敷演，阐发详明，俾读者于无上妙谛，一览了然，真能以笔代舌，为佛门提唱者也。而所与往复商榷，奉为指南以成此书者，惟释药山一人。余见青门与药山札，不啻数十，质疑问难，大抵为注经一事云。药山名正仁，居西

山之牛窝潭，所与游皆知名士。晚而目盲，遂更其号曰瞎山。

孙西川艾，尝游金陵，狎客怱携谢妓。公徧访教坊季女，共得七人。人持千金纳采，即京城卜居七所，每所器皿毕具。选日结婚，将御一如常仪，争妍竞宠，备极宴尔之趣，冗费可二万金。兴尽而返，绝不留盼，其豪迈如此。厥后百万之产，取次荡尽。但倩一廛以居，虽膏腴轻售，终不言益价。一人忽款门自陈，愿输粟五百斛。公辞曰：「噫！吾安得空室贮之哉？」固与之，乃弗却。先是，虞山西麓埋一异石，公遂捐此米铲剔之。石既露矣，乃悬崖置屋，名之曰大石山房。公尝从沈启南游，得其点染法，而其迹，世罕有传者。蒋相国曾于大内见其尺幅，所画为粪壤，颇极工妙。相国以语公之裔孙畏之翁【璟】，翁复为余言如此。

严文靖公[性多拘忌。尝延金坛王宇泰太史治疾。太史至其第时，日初昃耳，诸公子皆盛服出迓，宾主俨然相对，至然烛而公不出。太史讶问之，则知公择戌时见客，诸公子亦时时以指候鼻息左右，验时至否，良久乃出。每坐起，必回旋曲折数步乃行。问之，曰：「向善神方耳。」又遇僮仆最宽，至一无畏惮。每对客坐，左右嘻笑喧然，或相扑击驰逐，屡触公身，公宛转避之而已。初]拜吏部尚书，命家人治具以俟，家人白已办。请所邀，公曰：「无他客，专邀若曹耳。吾受主恩深，不可以负，而瑾私窦必自若曹始！」以宿储博弈具授之，曰：「若曹无聊，可以此自娱，慎无出门户。」人揖而觴之，诸仆惶恐受命，讫任无越轨者。

明万历中，有沈大韶者，不知何地人。善鼓琴，所弹洞天春晓、秋山溪月二曲，吾邑陈昆源妙会其旨。赵应良云所，则又陈之入室弟子也。赵之琴理为天下第一。尝独夜对月，一弹再鼓，闻庭外鬼声凄绝。谛视之，有人长二尺许，皆古衣冠，杂坐秋草间，作听琴状。其声之妙，殆感动鬼神矣。云所尝与同邑严太守天池为琴会于松弦馆，遂勘谱行世，而陈禹道锡贤复从赵受学焉。锡贤精苍梧曲，邑人以陈苍梧呼之。

明太祖龙潜时，曾在皇觉寺为僧。后廷臣赋诗，有犯「光」字、「释」字、「和」字、「尚」字者，即为讥讪，甚则诛戮，轻亦谴谪。吾邑施孟微为监察御史，一日上命赋诗，有「日出光华照四方」之句，亦以犯「光」字得罪黜归。按孟微名显，洪武中乡、会试俱第一，墓在西山之麓，近高道山居。雍正初，其后人不肖，以祖墓售宦仆，启土迁棺，白骨见焉，头大如斗，两股亦倍常人云。

乡贤祠之滥也，于今为甚，自昔已然。闻罗念庵先生以吉水乡贤祠驳杂，耻其父与之同列，欲奉木主以归，而吾邑邵文吉遗命，毋入乡贤祠。文吉名相，即严文靖志墓所称守斋先生者，观此而知乡贤之滥，固不自今始矣。宿迁

徐太史坛长 【用锡】云：「今之为人子者，守身诚身都不讲，甚至供养俱不周，惟于亲死之后，经营入乡贤祠，便以为孝子尊亲之至。以致学宫之内，佻伍丛杂，贤者耻与为列。」盖亦有慨乎其言之也。

今塑神像者，辄捕龟、蛇、鸟、雀，生纳其腹，意取生物之气，以为土木灵性也。闻故明时，无锡东林书院塑龟山先生像，因一杨树去其上半，中为像留其根以为座。当时以先生姓杨，故其像即因杨树，而又以先生号龟山，并纳龟于其腹，直儿戏矣。

昆山一粟生，执贄谒徐侍郎，侍郎曰：「子年几何？」对曰：「属狗。」一时传笑。余有四子，友人曾以年询。余对以长属某，次属某，又次属某，最幼属某。座客某闻之，私谓余曰：「子号读书，奈何出辞若是之鄙，类昆山粟生乎？」余曰：「此余用五代时宇文护母书中语也。」因检书示之，某为之面赤。

中州重牡丹，故言花即知为牡丹。成都重海棠，故言花即知为海棠。吾邑文村有季氏者，宋太常卿陵之后也。其家海棠种异他处，花朵大而且密，俗有「季家海棠十八瓣」之称。故白堤卖花者辄以「文村种」三字签标于海棠云。世谓此花无香，而西蜀潼川府昌州所产，则独有香，此又物理之不可解者。

明崇祯甲戌科会试，场中皆推文长洲所取陈际泰为第一。同考项煜欲令元出其门，给文曰：「吾此卷乃杨廷枢也。」杨为同乡名士，文遂让之，及拆卷则李青也。煜面黔，向称项黑，至此竞相传笑，有「项黑得李青」之语。

庄子秋水篇公子牟对公孙龙曰「子独不闻夫埴井之鼃乎？谓东海之鼈曰『吾乐与』」 【云云。】「东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繁矣，于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 【云云。】白香山池上篇，有「如鼃居坎，不知海宽」之句，盖即用此事也。按：「坎」字本即「埴」字，而「鼃」字笔画颇近「龟」字，近世相沿误刻，其失固了然可见。余观工书之士，前明如董尚书，当今如王吏部，皆喜写池上篇，而「鼃」字不免沿误作「龟」，亦疎于考订矣。

张谦，字益士，予舅之子也。长余一岁，一生半在病中。自篆其石曰「善病张郎」。药裹之余，关心吟咏，辄多佳句。家在江村，不与世接，故罕有知者。有集数卷，歿后散佚，偶记数联，录而存之。题桧柳书屋云：「湘江分得丛兰紫，虞岭移来片石青。」赠别云：「蜡烛烧愁愁不断，晓莺唤梦梦难醒。」不寐云：「闲愁不散如宵雾，薄醉旋消似晓烟。」夜坐云：「粉墙月上画图出，茶灶烟生风雨来。」暮秋杂咏云：「石卧荒苔疑病酒，梅撑瘦骨似吟诗。」草堂云：「梅尚有花和我瘦，石全无窍似儿顽。」代赠云：「梦回味似重簪酒，魂断情如已落花。」

明宣德时，内佛殿火，金银铜像融而为一。遂命铸炉，凡铜炼六火则露宝

光。上命加火一倍，炼而条之，复用铜铁为筛格，以赤火镕条，取其极清而滴格下者为炉，存格上者制他器。此宣炉之质也。炉式略仿宋瓷，其上者，曰百折彝，曰乳足，曰花边，曰鱼耳，曰鳃耳，曰蚰蜒耳，曰熏冠，曰象鼻，曰石榴足，曰橘囊，曰香奁，曰花素，曰方员鼎；下者，曰索耳分档，曰判官耳，曰角端，曰象鬲，曰鸡脚扁，曰番环，曰六棱，曰四方，曰直脚，曰漏空桶，曰竹节。其款阴印阳文，真书「大明宣德年制」。又有呈样无款者，最为难得。此宣炉之式也。宣炉妙处在色，熬火久，则假色外炫，真色内融，灿烂善变。嫩如哀梨，入口即化；凝如鱼冻，呵气便消，须有此两种光景，斯为上乘。又有制时空罅，以赤金冲满之者，名曰冲眼，得火则金色尽显，益从黯淡中发奇光焉。火候既到，即久不着火，纳之污泥中，拭去而色如故，如是则为真宣。假者虽火养数十年，不能然也。其色有初年、中年、末年之分，初年仿宋烧斑，尚沿永乐炉旧制；中年用番卤浸擦熏洗，易为茶蜡，亦间有渗金者；末年乃露本质，着色更淡矣。色凡五种：曰栗壳，曰茄皮，曰棠梨，曰褐色，而藏经纸色为第一。又有所谓鸡皮纹者，覆手起粟，迹如鸡皮，而抚之实无有。又有所谓烛泪痕者，或在腹下，或在口下，在腹下为涌祥云，在口下为覆祥云。是皆火气所成，尤不易得。此宣炉之色也。此物为世所珍，颇多贗者。余非鉴古之士，聊就帝京景物略、遵生八笺、方坦庵宣炉歌所言，并参以他说，为之详其质，别其式，辨其色，作宣炉说如右，或亦好古之一助云。

诗中用字，有双声、迭韵之分，南史王元谟问谢庄，庄曰：「互护为双声，礪礪为迭韵。双声同音不同韵，迭韵音韵皆同。互护同是唇音而不同韵，礪礪同是牙音而又同韵也。」又沈存中笔谈谓：如「几家村草里，吹唱隔江闻。」「几家村草」对「吹唱隔江」皆双声。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屐清。」「侵簪」、「逼屐」皆叠韵。双声、叠韵，谢、沈二公言之已悉。然钱木庵谓：「迭韵易见，双声难明。」陆鲁望溪上思双声云：「溪空惟容云，木密不隕雨。迎渔隐映间，安得讴雅■〈木虏〉。」木庵为之注云：「五音以唇舌牙口齿辨之，二字同音为双声，如『溪空』、『容云』舌居中，宫声也，『木密』、『隕雨』唇撮聚，羽声也，『隐映』舌抵齿，征声也，『讴雅』口开张，商声也。诸如此类，可以例推。」观此而所以为双声者，乃了然矣。

钟声晨昏扣一百八声者，一岁之义也。盖岁有十二月，二十四气，七十二候，正得此数。释氏念珠亦借此义，见楞伽经菩萨问。

钱湘灵先生晚年居虞山西麓，老屋三楹，适当石梅之下，松阴岚翠，如眉临目。先生兀坐其中，拥书万卷，咿哦不辍。过其门者，往往驻足觐伺，流连不去，先生咿哦自若也。室中榜一联云：「名满天下，不曾出户一步；言满天下，不曾出口一字。」为三峯释硕揆书。

佛氏云：「是日已过，命亦随减。」而泰西人相见，讯问年岁，辄云：「汝死过几年？」彼此语意正同，最为警醒。余谓寓形宇内，碌碌一生，毫无竖立，即未来之岁月，无非是死过光阴也。奚待盖棺之日乎？

徐讷，字敏叔，明工部侍郎恪之父也。长厚有内行。妻周氏尤贤。公既多男子矣，一日偶谓周曰：「今日经某乡，居民皆起视过客，惟篋工舟中一女不睥视，可异也！」是时公年老矣，周疑公属意此女，阴为物色致之。忽谓公曰：「舟中人已入副寝矣。」公大惊，辞不获已，乃强纳之。生一儿，即恪也。俗呼为「徐八都堂」云。

明世庙无逸殿成，春日赐廷臣宴，伶人歌「花底黄鹂」之词。上问：「此词何名？」伶人曰：「花柳分春曲。」上喜曰：「甚似今日风景。」顾谓夏相国言曰：「花柳分春无逸殿，可就席思一句偶之。」时吾邑杨五川仪方为礼部员外，颇着才名，夏亦素爱之，因私遣飞骑寻杨，令属对焉。时杨方与僚友羣会一勋戚家，重门深院，杯酌正浓，忽闻骑吏叩门声急，阍人拒之，曰：「夏公所遣也。」既入门，即问杨员外何在？屏客出片纸相授，即上所命七字句也，座客皆停杯失色，俨衣冠以俟命。杨就庭中，立取纸笔，属对付使者，其句云：「华夷一统大明君。」使者即飞骑复夏，夏以此应制，世庙称善者久之。

宋文宪公濂，尝馆吾邑富家。一日，有丈夫从二童子来谒，自称卖文，谈论出入经史，至兵机尤长。宋公不能答，请其诗，曰：「吾一诗直二十金。」主人许之，诗成，甚俊拔。宋公以文请，曰：「吾文非百金不可。」主人又与之，援笔立成，文不加点。宴毕，请观宋公书室，出前金赠曰：「仆非受此，为先生地耳！」遂辞去。使人送至海滨，舟师数千，军容甚盛，乃陈友谅也。以宋公有才名，欲礼聘为军师，听其论无武略而去，一邑大惊。

夫子之称，始见于尚书牧誓篇，盖武王之所以呼将士也。继又见于小戴礼「公叔文子卒」一章，则又为君之称臣矣。而左氏一书，称夫子者不一处，如子重，楚令尹也，而称晋大夫栾针曰夫子；荀偃、魏绛，皆晋大夫也，而绛之称偃则曰夫子；向戌、乐喜，皆宋臣也，而戌之称喜则曰夫子；又季札，吴之公子也，孙文子，卫之出亡臣也，而札之称文子则曰夫子；子皮，子产所从受政者也，而其称子产则曰夫子；师旷，晋之乐师也，叔向，晋大夫也，而向之称旷则曰夫子；康王，楚君也，士会，晋臣也，而康王之称士会则曰夫子。又按工部集，如郑司户、蔡著作、陈补阙、韦书记，皆其友也，而诗中悉以夫子称之。历观诸书，而知所为夫子者，乃尊卑贵贱之通称，不特弟子之于师也。独鲁论一书中，似有专属，然观孔子之称蘧瑗，子贡之称叔孙州仇，则又不尽然。近代师生必称夫子，不知何本，若以孔门为例，则近于僭；若以尊卑贵贱之通称而称其师，则又近于褻：两者固交失之。闻近时遂宁相公戒其门人勿称

夫子，殆亦以是欤？

作诗者不论题之雅俗，辄拈一首，伤格伤品，莫此为甚；又或故押险韵以示新奇，尤属无谓。近日惟吾友沈确士力矫此二弊，良可法也。其述毛稚黄之语曰：「诗必相题，猥琐、尖新、淫褻等题，可无作也。诗必相韵，险俗生涩之韵，可无作也。」旨哉言乎，真近日诗人之砭针矣！

〔文人借笔墨嘲诮，最属轻薄，况语犯君上，尤自蹈灭亡也。海昌查某，与锡山杜太史紫纶素善。上尝赐杜御书一幅，为程明道春日偶成诗。查戏成一绝云：「天子挥毫不值钱，紫纶新诏赐绫笺。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午天。』」诗成，不以寄杜，录之日记簿，杜茫然不知也。后罹罪，籍其家，日记簿尘御览，上摘其大不敬语数条，此诗其一也。杜闻之，惊怖致疾，赖上明圣，谓其事与杜无涉，遂不之究。初杜得御书，赍归建楼庋之，取诗中语，颜其额曰「云川」，以志恩宠，因自号云川居士。〕

昆山巨族，在前明时，推戴、叶、王、顾、李五姓。迨入本朝，而东海氏兄弟三人并中鼎甲，位俱八座，子姓亦取次登第，一时贵盛甲天下，而前此五姓则少衰矣。邑人因为之语曰：「带叶黄姑李，不如一个大荔枝。」以带音同戴，黄音近王，姑音转顾，脐音近徐，故俗谚云尔。

中元节，释氏有目连救母之说，而臞仙运化元枢，则以是日为丁令威救母之辰。释氏谓之目连，未悉其所本何自，姑录之以助异闻。

康熙丁卯、戊辰间，京师梨园子弟以内聚班为第一。时钱塘洪太学昉思【升】着长生殿传奇初成，授内聚班演之。圣祖览之称善，赐优人白金二十两，且向诸亲王称之。于是诸亲王及阁部大臣，凡有宴会，必演此剧，而缠头之赏，其数悉如御赐，先后所获殆不赀。内聚班优人因告于洪曰：「赖君新制，吾辈获赏赐多矣！请开筵为君寿，而即演是剧以侑觞。凡君所交游，当延之俱来。」乃择日治具，大会于生公园，名流之在都下者，悉为罗致，而不及吾邑赵□□□[星瞻征介]。时赵馆给谏王某所，乃言于王，促之入奏，谓是日系皇太后忌辰，设宴张乐，为大不敬，请按律治罪。上览其奏，命下刑部狱，凡士大夫及诸生，除名者几五十人，益都赵赞善伸符【执信】、海宁查太学夏重【嗣璫】其最著者也。后查以改名慎行登第，而赵竟废置终其身。

前代不以书名而其书绝佳者，为震泽王文恪公，家侍御次山【峻】尝为余言之。友人顾文宁【士荣】藏公行书一卷，为公自书所作泛南湖饮湖心亭、游治平寺登吴王郊台、至太仓欲观海不遂、舟中望昆山、两登昆山雨阻还至夷亭、六月十九日避暑偃月冈诸诗。公自题其后云：「征仲以此卷索近作，草草书此以复。征仲览之，能不有以见教乎？东山拙叟王鏊，时正德甲戌八月也。」前有颜乐斋印，后有「济之」及「大学士章」二印。此书瘦硬通神，全是

晋人风格，视文、祝当胜一筹。观此而知侍御品题，果为不爽云。

长白高公且园 【其佩】 留心绘事，能以指头为之，别开生面，为前人所未有，艺苑推为绝技。鄂鹺使礼生虽稍后，而颇与高周旋，尝语人云：「且园生平，画第一，书次之，诗又次之，办事更次之。」时且园方官户部侍郎，京师士大夫遂戏呼为高更次云。

龚布衣羽阶 【誠】，邑先贤渊孟先生孙也。家酷贫，操行峻洁，吾党咸重之。诗文千言可立就，虽不甚协绳尺，而奇杰之想，豪横之气，一时无两。曾作己未元旦诗，有「五十三年堪一笑，漫将残梦付东风」之句。吾家眉哲 【继良】 评云：「桃花流水杳然去。」是年三月二十六日，乘醉往大河，堕水死，乃知此诗此评，实为之讖也。同人醵钱梓其遗稿。汪西京 【沈琇】 跋二绝于尾，颇得其真。诗云：「碎玉终须胜全瓦，此君诗句此君文。一编死后赏音出，何必子云知子云。」又云：「掩卷低回涕不禁，分明示讖岁朝吟。东风一昔醒残梦，流水桃花杳莫寻。」

邑东三塘李氏，余妻之族也。其先有名在字 轩者，以高才生为郡守胡公纘宗所知，谄以时务，每谒见，必送至门外。偶于赤日中立讲，李汗下，胡公命左右为之张盖，他日特置一青盖张之。县令某特为置程子衣以别于诸生，每入见言事，县令望门外服是服者，辄倒屣迎之。按管秀川常熟文献志，载虬轩事颇悉。嗣后修志者辄不复载，未知何故，余故表而出之。

柳南先生为吾邑诗老，好著述，所撰随笔六卷，多记旧闻轶事。其考证经史，论说诗文，亦杂见焉。体例在语林、诗话之间。故其书雅俗俱陈，大小并识，吐晋人之清妙，订俗学之谬讹。洵朴山方氏所云：「远希老学，近埒新城」者已。中如「三商」、「三商」之辨，主古今韵略而不取礼注与诗疏，记祝、赵事，讹化雍而为谦吉之类，未免小有舛误。盖闻见既博，简择偶疏，不足为全书病也。会若云先生欲刊丛书，遂出篋中录本赠之。黄廷鉴识。

续笔

●柳南续笔自序

余向撰柳南随笔六卷，谬付梓人，遂驰介次，顾久而自审其中飞靡弄巧，曲缀街谈，以至谬认蹲鸱，误书躬偲，斯言之玷，盖往往而是。业授剗剗，亦未遑芟革也。而淳安方朴山先生在艺林最为老师，乃爱而忘其丑，一见激赏，谓可远希老学，近埒新城，遗书千里，徒赞然之。余滋愧矣。白首山中，屋梁载仰，日有记也，月有效也，岁有得也，汇而录之，复成四卷。从洪氏例，名曰续笔，以视前书，或少纰缪。然沟渚陋儒，识在瓶管；虽繁词富说，究归空腹。余岂敢以此自贤，如魏之东里闾哉？而方先生在今日，则固盘盂书中之子顺也，遐路诚悠，而尺一牋次于面，从而质之，其品隲又何如？

乾隆丁丑立秋日，柳南七十四翁王应奎题

●柳南续笔序

王君东序者，吾邑之老学也，多识旧闻，旁搜轶事，解颐同乎匡鼎，便腹比乎孝先。余之妇翁，乃君共研之旧；君之女夫，又余同袍之友焉，神交于君，盖自畴昔矣。年辈既悬，出处殊路，徒蕴仰止之诚，莫展如旧之契。后余归山，迨君暮齿，始获周旋杖屦，预奉绪言，篇章往复，投桃报李，方幸叙忘年之欢，获论文之益，何意佚老有期，龙蛇梦兆。嗟乎！黄发沦谢，来学安仰？君雅好著述，尝杂记言事，名曰柳南随笔，身自校刻。翰墨余暇，复成续笔四卷。卷中所载，略同前编，或语传流俗，不道于搢绅；或论涉诗文，有资于风雅。自君之没，今又数年，后生末学，日就荒陋，观省此书，亦足少助闻见。余门生吏部郎方春熙，受经于君，升堂覩奥。邑人毛琛君，尝激赏其诗，亟为延誉。覩兹遗编，咸深追感，思人爱树，矧伊手泽。因与同志校讎，思广流布，以余曾接末尘，请为之序。余亦感慨陈迹之存，低徊晤言之日，虽才谢元宴，而情同右军，抚卷凄怆，明其概焉。

乾隆二十八年岁在癸未七月十四日，邵齐焘述

●柳南续笔卷一

传名不系爵位

生瑜生亮

床床非雨声

自号媿林

清和月

汪钝翁与严白云论诗

布袋

者者馆

彭祖八字

韩文用成语

义门论前明书家

义门论古文

西昆取义

袖中小学

龙君执役

先贤授琴

青冢

东皋赏鱼

包灯
贤母堂
吟诗堕水
龙种
昆湖茅屋
冯姬
李二娃
宋人论文
文章正宗
望溪精语
后与子异
朱竹墨菊
巧言令色
梅柳一条
一把连
小西天
荆公咏菊
青林高会图
药名诗
方尔止吟诗
蟋蟀相公
服御类优
官家
茧庵名论
墓祭
平望女子
○传名不系爵位

何元朗丛说云：「文衡山在翰林，大为姚明山、杨方城所窘，时昌言于众曰：『我衙门不是画院，乃容画匠处此？』」惟黄泰泉、马公元、陈石亭与相得，酬唱甚欢。二人只会做状元，更无余物。衡山数公，长在天地间，今世岂更有道着姚涑、杨维聪者耶？」□□□□□诗小传云：「王履吉少与其兄履约同学于蔡羽先生，八试锁院不售，以年资贡入太学。履约举进士，以都御史抚治郧阳，而履吉已前死。死后数十年，履吉名满天下，而人之犹知有履约者，以有履吉为之弟也。」文文肃公吴中先贤小记云：「有陈道复先生者，以布衣有

文行名。其大父某公官中丞，赫然贵重矣，至于今，天下故不知陈中丞，而惟知白阳山人也。」然则人之传不传，其不系乎爵位，固有断然者。由三公之言观之，百世而下可以兴起矣。

○生瑜生亮

「既生瑜，何生亮」二语，出三国演义，实正史所无也。而王阮亭古诗选凡例尤悔庵沧浪亭诗序并袭用之。以二公之博雅且犹不免此误，今之临文者，可不慎欤？

○床床非雨声

杜诗「床床屋漏无干处」。「床床」二字，自来无注，而后人用者多作雨声。余意床床句，自是跟上两句说；言床上布衾，儿既踏裂，而屋内所设之床，无不漏湿，岂能安眠到晓乎？作如此解，六句方一串。「床床」犹言「村村」，家曰「家家」，不作雨声。后见曾茶山七月大雨三日诗，颌联云：「不愁屋漏床床湿，且喜溪流岸岸声。」以「岸岸」对「床床」，且下一湿字，此亦足以征吾之说矣。

○自号媿林

瞿稼轩先生尝集古今大儒法言可为正心修身之裨益者，汇成十卷，题曰媿林漫录。「媿林」云者，公之自号，盖取内典「惭媿林」之义也。其自叙识岁月为崇祯丙子仲秋。越十五年而公留守桂林，以身死国，「媿」与「桂」同音，自号实为之讖，亦奇矣哉！

○清和月

沈宗伯说诗晬语云：「张平子归田赋云：『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明指二月。灵运诗『首夏犹清和』，言时序四月，犹余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草亦未歇』也。自后人误读谢诗，有『四月清和雨乍晴』之句，相沿到今，贤者不免矣。」余初亦是其说，迨后考之，却未尽然。何逊诗云：「麦气始清和。」谢朓诗云：「麦候始清和。」又云：「四月实清和。」江总诗云：「清和孟夏肇。」庾信谢赵王新诗启云：「首夏清和。」白傅诗云：「孟夏清和月。」乃知古今人未始不以四月为清和也。司马公之诗，正未可轻议耳。

○汪钝翁与严白云论诗

汪钝翁与某宗伯颇多异议。一日与吾邑严白云论诗，谓白云曰：「公在虞山门下久，亦知何语为谛论。」白云举其言曰：「诗文一道，故事中须再加故事，意思中须再加意思。」钝翁不觉爽然自失。

○布袋

猗觉寮杂说云「世号赘壻为布袋，多不晓其义。或以为如入布袋，气不得

出项，故名。」附舟入浙，有一同舟者号李布袋，篙人谓其徒曰：「如何入舍壻谓之布袋？」众无语。忽一人曰：「语讹也，人家有女无子，恐世代自此绝，不肯嫁出，招壻以补其代，故谓之补代耳。」此言极有理。又三余帖冯布少时，赘于孙氏，其外父有烦琐事，辄曰俾布代之。至今吴中以赘壻为「布袋」。

○者者馆

王新城为扬州司李，见酒肆招牌大书「者者馆」，遣役唤主肆者，询其命名之意。主肆者曰：「义取近者悦，远者来也。」新城笑而遣之。又扬州有兜兜巷，巷甚隘，而道路甚多，居此巷者，妇人多以做肚兜为业，而门径又相似，故行人每于此多悞焉。成都费轩执御作寄江南词一百二十首，皆言扬州事，中一首云：「扬州好，年少记春游，醉客幽居名者者，悞人小巷入兜兜，曾是十年留。」

○彭祖八字

彭祖八字为壬子、辛亥、壬子、辛亥，享年至八百；而祖之九十七世孙湘灵八字，则为壬子、壬子、癸亥、癸亥，享年止八十有七。

○韩文用成语

容斋四笔云：「韩退之为文章，不肯蹈袭前人一言一句。故其语曰：『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独『粉白黛绿』四字，似有所因。」盖谓列子、国策、楚词、淮南子有「粉白黛黑」句也。噫！斯言亦过矣。吾观平淮西碑一篇，乃韩文之最佳者也，而李义山则云：「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黄鲁直亦云：「韩文无一字无出处。」而景卢顾为是言，窃所未解，况退之所用成语，其显然可见者，亦非止一处。如上崔虞部书有「徒使其躬僂焉而不终日」之句，此非本于表记耶？祭十二郎文有「三世一身」之句，此非本于北史王慧龙传耶？河南令张君墓志有「义不可再辱」之句，非本于汉书李广传耶？且退之所谓陈言者，震川以不切者当之，最为得解。若谓前人一言一句必不可用，不亦谬欤！

○义门论前明书家

义门论书法，颇不满于胜国诸家，其论祝希哲云：「京兆书，血脉往往不贯，又故为奇诡，流宕无法，书之魔也！」论王履吉云：「雅宜书颇学虞世南，然所临摹者不过翻本庙堂碑，往往失之于钝，由其参证少也。」论董玄宰云：「董胸次隘结，字欲开展，而分寸大疏，法意俱乖，其用笔亦未始不遒，但嫌照管不到。」又云：「董思翁结字局促冗犯，无一可观，所谓都不知古人者也。」又云：「思翁硬执『密不容针，宽通车马』二语，不复理会九宫八面，任意自我，古法几尽矣。」

○义门论古文

义门云：「今日为古文，须裁其冗长之字句，汗漫之波澜，使无千篇一律，万口雷同。如道园、圭斋、潜溪、东里诸公，虽学有浅深，才有大小，熟烂则一。六经、左、史具在，奈何守一先生之言，不究其根源乎？」又云：「前朝有志于古文而不入僻谬者，惟王守溪一人。惜后来者不能推而大之耳。」

○西昆取义

宋祥符、天禧中，杨大年、刘子仪、钱师圣同官于朝，以诗相倡和，其诗悉效温、李，号西昆体。「西昆」二字，义取玉山册府之名，见大年西昆酬唱集序中，实前此所未有也。而冷斋夜话、沧浪诗话、李屏山西岩集序、元遗山论诗绝句，率指义山为昆体。玉溪不挂朝籍，飞卿沦于一尉，安得厕迹册府耶？其亦不之考矣！

○袖中小学

某宗伯少时，修文执礼于顾泾阳先生，先生亦爱其博雅。一日正色谓宗伯曰：「子多读异书，然老夫有一书，子未读，何也？」宗伯悚然问何书，先生出袖中小学一卷，示之曰：「子归，但读『公明宣学于曾子』一章，则立身、学术大要尽此矣。」

○龙君执役

瞿俊，字世用，号学古，居邑东五渠村。举成化己丑进士，授江西崇仁知县。居官廉介绝俗，听断如神。一日，谒张真人，真人一侍者，面目狰狞，腥臊触鼻。真人指谓瞿曰：「公识之乎？此龙君也！以有罪授谪，俾执役于此。公正人，为上帝所敬，盍请释之。」瞿笑而谢焉。真人曰：「公第草一表，某当代为上之，无固却也。」瞿如其言，龙竟得释。既释，真人率龙君以谢，且谓之曰：「瞿公大恩，须有以报。向闻海藏多异物，盍献一二乎？」龙君曰：「某自破家以来，几无长物，今有白云一朵，请以相赠。」既而许赠者不至，瞿意其妄也。未几，瞿举卓异，行取入都，适当盛夏，而车上常有白云护之，不知有暑。及邸都，云乃散去。

○先贤授琴

先贤子游墓在虞山之巔，前明万历间，有樵者过墓上，见一叟衣冠甚古，独坐鼓琴。樵者掷斧柯听之，叟欣然曰：「汝欲学耶？」因令每日过墓，授以清商数曲。后樵者于昭明读书台下，闻有达官贵人鼓琴为会者，亦倾耳听，已而笑曰：「第五弦尚未调也。」鼓琴者曰：「汝何人？亦解此耶？」试调其弦，果如樵者所云，遂令其一再弹，则泠然太古音也。大惊异，为易冠巾，与定交，问其所从学，樵者以告，且询其衣冠状，乃知所见者，为子游也。吾邑严太守天池之琴，至今名天下，而其传实自樵者，故海内推为正音焉。又

闻其人本一染人，徐其姓，太守公字之曰亦仙云。

○青冢

王昭君青冢在归化城塞上，徧地白草，惟冢上不生，故名青冢，非谓冢上草独青也。冢边有石狮一，石虎二，石虎背上刻「青冢」二字。

○东皋赏鱼

吾邑园林有所谓东皋者，乃瞿氏别业也。中有池数亩，蓄鱼万头，自星卿先生至寿明，已历四世矣。鱼之大者，长至四五尺，每岁春秋二时，辄以空心馒头投之池中，鱼竞吞之，有跃起如人立者，于是置酒池上，招客观之，谓之赏鱼。而园丁窃鱼者，投以石灰块，鱼疑为馒首，吞之立毙，毙则浮起水面，获取无算。自稼翁殉节后，家遂中落，至寿明晚岁，几不能自存。遂大集渔人，为竭泽之举，所获鱼不下千担，吴中鱼价为之顿减。当其时取鱼也，寿明舅氏鸿文陈翁留宿池上小阁，黎明梦一黑衣人，形状勃窣，首以上不甚分明，向陈作礼，若有所求者。天明启扉，则有大鳖当户，乃悟梦中所见，即此物也，遂以舟载至尚湖，纵之去。

○包灯

通州有所谓包灯者，相传包释修孝廉时为友人作灯，未竟，公交车促之，不赴，俟作毕始行。此包灯所自始。近日通州教场前每岁灯市犹曰包灯市，其实不出本处，皆来自大江以南也。

○贤母堂

尹侍郎会一母李太君守节教子四十年，尹以翰林出守襄阳。太君在官署，治酒食以待宾客，储水浆以给行路。当岁饥设赈，尹或他出，太君即代为办理，不遗不滥，远近悦服。尹以才能调任扬州，去之日，襄人争出赆为建贤母堂，太君作两绝句谢之曰：「辛苦教儿四十年，还将三楚作三迁。襄阳风土颇安乐，为感皇恩为谢天。」又曰：「堤名寡妇留江上，城号夫人在眼前。祇有婆心方寸许，何劳士女竞流传。」诗后自跋云：「从子来襄，频年祈岁禳灾，欲安享无事耳。郡人感颂，非老身意也。口占数语，命孙儿嘉铨书示襄中父老。」

○吟诗堕水

刘维谦，字让宗，华亭人。乾隆五年秋日，从西湖归，月夜于塘栖道中得句云：「犬吠孤村月，蛩吟两岸秋。」独坐船头，朗吟不辍，久之寂然，已堕水矣，遇有救者，得不死。好事者为作月夜堕水图，题咏甚伙。刘生平精于韵学，自谓得不传之秘，着有诗经叶韵辨讹十卷。

○龙种

王梅溪尝读书温州江心寺，寺中住持真歇了禅师，知其为龙种。是时寺前

埂子山门屡筑不就，将成，即有龙搅波涛溃之。一日，梅溪大醉，禅师进曰：「公能舍山门前一块土乎？公必中状元无疑矣。」就之乞书券，梅溪醉中戏书与之。其后禅师坐山门乘凉，有一老人拄杖而来，携一童子索地，出券示之，泣而去。至今寺中宝藏其券焉。寺去桑门三里，桑门，温州城门也。往来常与妓钱玉莲善，约富贵纳之。梅溪登第后，三年不还乡，玉莲为人逼嫁，自沉于桑门江口。蜀人破堂和尚为钱先生湘灵述之如此。今其事备载湘灵集中，破堂盖久住江心寺者。

○昆湖茅屋

瞿昆湖先生未第时，家贫甚，所居在五渠村，仅茅屋三间，上而屋板，下而四壁，并编芦为之。是时先生馆无锡华氏，其徒以贺岁至先生舍，归而告其父曰：「先生所居，乃以笔管为之者。」盖以芦似笔管，故遂致误认尔。其父初不解，既而诘之昆湖，乃知其故，不觉为之失笑。

○冯姬

昆山冯姬以不应马帅三宝之召，遣健将缚至，将加刃矣，先以酒困之，立尽一斗，复令理妆按歌，声愈嘹亮，遂得释。吾邑陈祺芳有诗云：「酥胸藕臂玉为腰，缚出轻红惨愈娇。刚向筵前倾一斗，宝钗重整度鸾箫。」

○李二娃

李二娃，猷贼嬖僮也，美而勇，战必突阵先出，锋锐不可当。后为黄得功生擒，亦爱其美，欲与之昵，不从而死。祺芳亦有诗曰：「花底秦宫马上飞，每番先阵突重围。可怜拚得刀头血，不向勤王队里归。」

○宋人论文

宋人论文，有照应、波澜、起伏等语。冯钝吟谓：「若着一字于胸中，便看不得史记。」冯已苍批才调集颇斤斤于起承转合之法。何义门谓：「若着四字在胸中，便看不得大历以前诗。」

○文章正宗

义门先生谓文章正宗只是科举书，不但剪裁近俗，亦了未识左、史文章妙处，局于南宋议论，与韩、柳、欧、曾之学相似，而实不同。又所选国语、国策之文，愚意只应就每篇首句为题，方为得体，而希元必以己意另撰，大似小说标目，亦乖大雅。

○望溪精语

方望溪谓大易有「言有序，言有物」二语，古文如归太仆可云「有序」矣，以言乎「有物」，则未也。今观望溪之自为文，虽未敢遽定为有物与否，然其议论有警切痛快处，为前人所未发者。谨摘录之如左。「凡为人子，昵其妻，而不责以事父母，是以娼女待其妻也。世有与娼女交，而望其孝于吾父母者

乎？凡为人妇，昵其夫，而不顺于舅姑，是以估客待其夫也。世有娼女肯致孝于估客之父母者乎？」「吾之心必依于理而后实，耳目口体必式于仪则而后安。前子之于母，后母之于子，而不能一视，自子言之，则为不有其父；自母言之，则为不有其夫，岂非人道之极变哉？而相习为故常，甚矣其不思也！」「用程、朱之绪言以取名致科，而行则背之，其大败程、朱之学，视相诋訾者而有甚也！」「人之生也，受于天而有五性，附于身而有五伦。人于五性，或蔽于一，则四者必皆有亏焉！人于五伦，能笃于一，则其它必皆不远于礼。」

○后与子异

或问徐虞求：「后与子有异乎？」曰：「然。子可私也，后不可私也！子惟父之所爱，即子之，后非荐于祖祢，而祖祢用馨，告于宗族，而宗族不疑，不敢后也。故诗曰：『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即人皆可为子之证也。传曰：『鬼不馨非类，神不馨非族。』是人不可皆为后之证也。」其议礼善，古人亦未有如此之剖析精切者。

○朱竹墨菊

赖古堂集第八卷有朱竹诗，题下自注云：「初但求之楮颖间，顷过剑津西山，数顷琅玕，丹如火齐，乃知此君亦戏着绯，因赋二首。」又第九卷有墨菊诗，题下自注云：「永寿里在汉时产墨菊，时人多取其汁为书。今人但求之楮颖，少所见矣！」

○巧言令色

王宇泰笔麈中一条云：「巧言者能言仁，而行不掩焉者也！令色者色取仁，而行违焉者也！夫仁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故云：『鲜矣仁』。若巧佞炫饰，务以悦人，则小人之尤者，何劳曰『鲜矣仁。』」此解似胜朱。

○梅柳一条

「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从此咏梅者多用一枝。而渊明诗则云：「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是「一条」实先于「一枝」矣，而诗家未见有用之者。

○一把连

俗语有所谓「一把连」者，「连」当作「莲」。按明制，宫中每夜寝，殿门既阖，内臣散归直房，所卸衣总挂床前架上，熏以兰麝，名曰「一把莲」，夜间御前有事，以便顷刻装裹趋赴也。事见秦兰征天启宫词注中。

○小西天

前明崇祯间，云南丽江郡伯木增曾获唐华严经秘抄，以中土未传，不远万里，就刊吾邑毛子晋家，其使乃僧也。僧云「尝奉木郡伯命，率从者往小西天，以土贡为贄，总计四十八色，而每色析计又各四十八盘，虽金银珠亦然。及

至中途，弥望无际，日且暮，或野栖是惧。独同行一僧以棒击地，忽有人从地中揭板累累出，盖穴居也。僧入宿，问：『居此何为？』皆云：『有琥珀生其下，每登山视烟气上罩，则可掘而获。初入握时，质甚软，须裹置腰间，移时乃坚凝可贸。』与世所传茯苓化琥珀者异也。及抵小西天，则去云南万里，去大西天尚八千里。而云山隐然，望之峩峙。其王不理他政，止务斋修，每将寂灭，则集诸练行国人会食，互相扣击，以数百计。其辨难不胜者，相次引去。最后余二人，相诘闹不休，待一人辞穷，方伏地拜，其胜者坐受，即代为王。又使者初至，其于四十八色外，复坚索水与牛二种，亦以四十八为率。及水与牛既进，有僧数十人从他国至，以筒吸水入鼻，方饮。饮已，又羣诵胡咒，作喃喃状，则牛皆跪，僧顾而喜，竟提其角，裂至腹，先取血肉置盂中，咒之，立化尽。食之已，取所余巨骨亦咒之而化。化而食，食而尽，与血肉不异」云。

○荆公咏菊

王荆公菊花诗有「千花万卉凋零后，始见闲人把一枝」之句。冯定远评云：「上句『凋零』二字不妥，下句云『一枝』亦似梅花。」但「凋零」二字亦本锺士季菊花赋，「百卉凋瘵，芳菊始荣」之语。至「一枝」二字，则陈羽诗「节过重阳人病起，一枝残菊不胜愁」，已先用之矣。颜黄门有云：「读天下书未徧，不得妄下雌黄。」诚哉是言也！

○青林高会图

图为黄存吾手笔，会者七人，为张伯起、王伯谷、赵凡夫、董思白、陈眉公、严天池、莲池大师，盖存吾仰慕七人，乃合绘其像于一卷，而即请思翁题署者也。七人各有诗，皆手书，惟莲公独缺。后有某公题跋，谓当精于拣择，勿滥入，恐为莲公笑，盖有所指也。或曰「指凡夫而言，以凡夫所著说文长笺杜撰不根，为某公所深非也！今图藏天池后人，而诸公手书已失，仅存临本矣。」

○药名诗

席启紘，字文表，吴庠生。葛震甫远官滇南，其母年已八旬矣，文表作药名诗讽之，有「知母年高独恬淡，当归奚事向天南」之句。葛得诗心动，即挂冠归里，登文表之堂，再拜曰：「先生教一龙以孝。一龙母子受赐多矣！」世称震甫之虚怀，亦多文表之古谊云。

○方尔止吟诗

桐城方文，字尔止，尝登凤凰台吟太白诗云：「凤凰台上一个凤凰游，而今凤去耶，台空耶，江水流。」曼声长吟，且咏且拍，人皆以为朱翁子之徒，随而笑之。又考诗甚严，见同辈作，即一字未妥，必推敲以定，人嗤之曰「

改而止」。

○蟋蟀相公

马士英在弘光朝，为人极似贾秋壑，其声色货利无一不同，羽书仓皇，犹以鬪蟋蟀为戏，一时目为「蟋蟀相公」。迨大清兵已临江，而宫中犹需房中药，命乞子捕虾蟆以供，而灯笼大书曰「奉旨捕蟾」。嗟乎！君为虾蟆天子，臣为蟋蟀相公，欲不亡得乎！

○服御类优

阮大铖巡师江上，衣素蟒，围碧玉，见者诧为梨园装束。某尚书家姬冠插雉羽，戎服骑入国门，如昭君出塞状，大兵大礼，而变为倡优排演场，苟非国之将亡，亦焉得有此举动哉？

○官家

天子为官家，而妇人之称舅姑亦曰「官家」。按马令南唐书：元宗好游，李家明常从。初皇弟加爵，而恩未及臣下，因置酒殿中，家明俳优，戏为翁媪列坐，诸妇拜礼颇繁。翁媪怒曰：「自家官，自家家，何用多拜耶？」元宗笑，于是百官进秩有差。注云：「江浙谓『舅』为『官』，谓『姑』为『家』。」又尔雅释亲：「妇人于舅在，则曰君舅；姑在，则曰君姑。」

○茧庵名论

赵家驹，字千里，号茧庵，华亭诸生，夏考功之友也。所著说梦一书，颇佳。其中有云：「士君子处得为之地，当以利济为心，若徒知自好，而坐观沉溺，此亦犯冥谴。」又云：「士大夫居乡，和易近人，最为美事。然以施于贫士故交，乃见盛德，至于不宜假借之处，亦当稍存风骨，若有意模棱，便近乡愿，恐体统亦从此陵夷矣。」此两条议论最善，缙绅宜取以为法。

○墓祭

古不墓祭，见于礼经。后世儒者多泥其说，而以墓祭为非。虽朱子亦谓神主在庙，而墓所藏形骸耳，故不宜祭。至顾亭林日知录，历引经传之说累千百言，以证其非古。其论诚辨矣，独是记之所谓古者，安知非指殷、周以上耶？即如墓而不坟，且不树，是明指殷、周以上矣，而今亦可从之耶？夫周官有墓大夫之设，掌凡邦墓之地域。是万民之葬，皆上主之，而樵牧之侵，可无虑也！自周之衰，而墓大夫之官不设，民皆自为卜地，又未必与所居密迩，苟缺于祭扫，则侵界址，盗松楸，皆在所不免，亦谁知之，而谁禁之？此古今时势之不同，而礼经之言，断有不可泥者。按唐开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宜编入五礼，永为恒式。今之清明，是其遗制也。唐天宝二年八月，有每至九月一日，荐衣于陵寝之诏，亭林谓关中之俗，有所谓送寒衣者，是其遗教也。而吾乡祭扫，则用十月一日。

○平望女子

吴江叶元礼，美丰姿。少时过平望酒家，一女子见而悦之，私问其母曰：「顷来者为谁？」母曰：「吴江叶四郎也。」女自此遂成病，且死，告父母曰：「儿因叶郎而病，今死矣。叶如再经此，须一告之。」父母如其言，元礼入哭之。事如唐崔护桃花人面，特不回生耳！新城王司寇，元礼之师也，曾赋诗以纪其事云。

●柳南续笔卷二

元灯

棉布之始

碧螺春

周瑀画龙

苑官

大人

四六声病

陈眉公

杜诗注

僧大涵

王斤

竹器

上番下脱

阿胶

时文选家

饭僧求嗣

冯氏之学

岱山僧

宋笺

诸生就试

王麓台作画

麓台论画

剃须偿米

孙状元

唐诗选本

待士盛典

王文恪祖莹

舍禁
薛太守
倪文正公
僧大汕
芷崖赠妓诗
瑁湖谢恩诗
辛丑奏销
女贵坟
刺称同学
顾玉川
糟团御史
○元灯

前辈中式，有所谓元灯者，一脉相传，明眼辄能预定。闻唐荆川家居，薛方山上公交车来别，荆川曰：「意君当作会元，但南京有许仲贻者，曾以窗艺来相证，君往须防其出一头地。」及榜发，许果得元，方山第二。后方山提学浙江试慈溪，得向程卷曰：「今科元也。」及试余姚，得诸大圭卷，谓向程曰：「子非元矣，有大圭在。」已，果如其言。当时文字之有定评如此。

○棉布之始

棉有草、木二种，皆出海外，其见于纪载者，大抵皆木棉也。张勃吴录云：「交趾有木棉，树高丈余。」王浚溪云：「一名斑枝花。」又泊宅编云：「闽、广多木棉，名曰吉贝，织为布，是即白■〈迭毛〉。」然今吴地所种，乃草棉，非木棉也，而其用与木棉正同。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地高仰不宜五谷，元至正间，偶传此种，植之于地，颇茂。有一姬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杆弹纺织之法。久之，而三百里内外，悉习其事矣。按小尔雅释名及孔丛广服篇，皆云麻、纴、葛谓之布。又盐铁论云：「古者庶人耄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可见麻与纴、葛三者之外，古者别无所谓布也。但纴、葛或专用之于夏，而麻则兼用之于冬耳。孔博士论语「缊袍」注云：「缊，枲着也。」邢疏谓杂用枲麻以着袍也。盖贫者不能具丝絮，故捣麻使熟，着之于袍也。夫以麻为衣，则不能御寒，以麻着袍，则不能生暖。古人五十始衰，则必衣帛，职是故耳！今棉之为用，可以御寒，可以生暖，盖老少贵贱，无不赖之。其衣被天下后世，为功殆过于蚕桑矣，而皆开自黄婆一人，是不当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与先蚕同列祀典乎？

○碧螺春

洞庭东山碧螺峯石壁产野茶数株，每岁土人持竹筐采归，以供日用，历数

十年如是，未见其异也！康熙某年，按候以采，而其叶较多，筐不胜贮，因置怀间，茶得热气，异香忽发，采茶者争呼「吓杀人香」。「吓杀人」者，吴中方言也，因遂以名是茶云。自是以后，每值采茶，土人男女长幼务必沐浴更衣，尽室而往，贮不用筐，悉置怀间。而土人朱元正，独精制法，出自其家，尤称妙品，每斤价值三两。己卯岁，车驾幸太湖，宋公购此茶以进，上以其名不雅，题之曰碧螺春。自是地方大吏岁必采办，而售者往往以伪乱真。元正没，制法不传，即真者亦不及曩时矣！

○周瑀画龙

周瑀，字昆来，江宁人。善丹青，康熙中，以画龙著名。尝以所画张于黄鹤楼，标其价曰一百两。有臬司某者，登楼见之，赏玩不置，曰：「诚须一百两。」瑀即卷赠之，曰：「某非必欲得百金也，聊以觐世眼耳！公能识之，是某知己也，当为知己赠。」由是遂知名。其画龙烘染云雾，几至百遍，浅深远近，隐隐隆隆，诚足悦目。或谓画龙以云胜固为得之，第烘染太过，犹非大雅所尚耳。

○莼官

太湖采莼，自明万历间邹舜五始。张君度为写采莼图，而陈仲醇、葛震甫诸公并有题句，一时传为韵事。康熙三十八年，车驾南巡，舜五孙志宏种莼四缸以献，而侑以贡莼诗二十首，并家藏采莼图。上命收莼送畅春苑，图卷发还，志宏着书馆效力。后以议叙，授山西岳阳县知县，时人目为「莼官」。

○大人

称谓亦随时为重轻，如大人之称，至尊也，而在前明时，则不以此为重。有嘉定县丞李玉森者，呼直指为大人，直指怒。玉森抗言：「大人之名美而未易践。若不典之称，丞虽至卑亦能得此于下隶，不足重也。」直指乃改容礼之。又吾邑夏玉麟垂髫时，县试，呼县令为大人，令不悦，命历数书册中大人，以百为率，玉麟对以孔门七十二贤，云台二十八将，令乃笑而遣之。今数十年来，内而大小九卿，外而司道以上，无不以此称为尊，其名颇觉近雅。此亦弇州先生所谓不觚而觚之一端也。

○四六声病

四六出于南朝，亦有声病。冯补之曰，王公四六话云：「王文恪公尝言，四六如『萧条』二字，须对『绰约』，与『据鞍矍铄』须对『揽辔澄清』，若不协韵，则不名为声律矣。」王荆公爱其友谭昉笺奏，称其车斜韵险，竟病声难，殆亦以其迭韵事对也。唐人近体诗，如元、白、温、李，于声律尤细，读其应用之体，亦须以是求之。

○陈眉公

崇祯初，华亭钱龙锡以相召，过辞陈眉公。眉公从容言曰：「拔一毛而利天下。」龙锡莫知所谓。入都，则总督袁崇焕以诛岛帅毛文龙为请，龙锡悟曰：「此眉公教我者耶？」报袁，令速诛之。未几，边事益坏，上大以诛毛为悔，袁论磔，而钱以槛车征，几不免。或曰：「士大夫谒眉公者，必强令赠言，不得则不欢，眉公一再让，后则缓颊，不暇计当否矣！」

○杜诗注

工部胡马诗云：「竹批双耳峻。」钱注引鲁国黄伯仁为龙马颂云云，又引唐太宗叙十骥云云。而钱湘灵则云：「相马者，耳欲如劈竹，故云竹批。」近吾友陈见复云：周礼廋人散马耳注云：「以竹掎押其耳项，无使善惊。」工部盖用此也。此注较之两钱似为典切。然吾以为竹者鞭也，批，即批其颊之批，所谓策其马也。凡马，策之则两耳辄竖，故云「双耳峻」也，其义不过如此，若过为征引，反失物情矣。又许仲晦伤虞将军诗云：「胡马调多解汉行。」何义门抹「解汉行」三字，而批其旁云：「语有番、汉之别，马行岂有二耶？」不知俗所谓小行者，是即汉行也。看书注书，亦须识尽物情，方好动笔。

○僧大涵

大涵，吴江人也，号吃雪子，既而游鴈荡、黄山，爱其胜，遂合两处以自号曰鴈黄。尝耕黄山，土坚，劬之有声。忽闻半空有响者，仰视之，樵伐木也。因吟云：「筑土登登登，伐木丁丁丁。」遂大悟，诗从此进。后以语人，人曰：「何乃窃诗经语？」大涵实未诵诗，索观之，笑曰：「彼迭二字，实不如三字肖也！」尝论子字云：「象谓父母俱存，子也。一不存，则孑矣。俱亡，则了矣。是以孝子爱日。」又云：「篆文色字象如蛇，故君子远色。」

○王斥 【音汉】

王斥，河南兰阳人。举崇祯辛未进士，性好优。当家居时，邑令往谒，值斥方傅胡粉、衣妇人服，登场而歌。令入，同为优者皆散去。斥不易服，直前迎令。令愕然，斥为妇人拜，徐告令曰：「奴家王斥是也。」其女嫁某家，既婚，婿设席候之，朱其面像关壮缪，绿袍乘马而往，至门，壻出迎，殊不顾，下马胡旋，口唱大江东一曲而入，坐宾骇匿，引满数叵罗而归。斥工为制义。戊辰会试，七艺俱为主司所赏，阅至论，忽见用莺莺、杜丽娘，主司大骇，置之。后每见上公交车者，辄戒之曰：「后场中慎勿用古人姓名也。」

○竹器

嘉定竹器为他处所无，他处虽有巧工，莫能尽其传也。而始其事者，为前明朱鹤。鹤号松邻，子纓，号小松，孙稚征，号三松。三人皆读书识字，操履完洁，而以雕刻为游戏者也。今妇人之簪，有所谓「朱松邻」者，即以创始之人之耳。

○上番下脱

上番下脱，俗语也。而少陵诗有「会须上番看成竹」之句；太拙诗有「下脱文君取次游」之句。近吾邑钱湘灵耆年会上巳日，限兰字韵，诗云：「永和年月玉峯寒，上番桃花下脱兰。」上番、下脱并是俗语，而皆经唐人用过，所以为佳。

○阿胶

山东兖州府有阿井，旧属东阿县，今又割属阳谷。其井之始也，或曰由于虎跑，如杭州定慧禅院泉井之类。或曰济水发源于王屋，其流伏而不见。神禹治水，凿地探之，后遂成井。其性下，其质厚，用以煎胶，治癆瘵之胜药也。按：东阿城中有狼溪，欲煎胶者，须用乌驴皮浸狼溪中百日，刮净毛垢，汲阿井水熬之，火用桑柴，三昼夜始成。以麻油收者，其色微绿；以鹿胶收者，其色微紫：并光亮如镜，味甘咸，无皮臭。其真者如是止矣，他说皆妄。若今之货者，俱杂收败革，用他水煮之，若系济水，犹可用也。本草云：「真者质脆易断，假者质软难敲，然以假者置石灰中，则软者亦脆」。此又不可不知也。

○时文选家

本朝时文选家，惟天盖楼本子风行海内，远而且久。尝以发卖坊间，其价一兑至四千两，【见钱圆沙集。】可云不胫而走矣。然而浙中汲古之士如黄梨州、万季野辈，颇薄其所为，目为「纸尾之学」云。

○饭僧求嗣

吾邑山塘王氏之先某君，年四十无子，颇以为忧，因向莲池大师请焉。大师谓多饭僧可以有济，某君立愿以二万为率。迨已如数，乃往云栖建水陆道场，以告圆满。道场既毕，师乃谓某君曰：「君自此可得六子矣。」已而果然。某君请其故，师曰：「当建道场之日，僧之化去者六人。此六人者，或衔君德，或艳君富，皆愿为君嗣者也，随念往生，佛固尝言之矣，余是以预知之。」

○冯氏之学

吾邑冯钝吟之学，以熟精文选理为主，文必如扬雄、邹衍、李斯、司马相如，以至徐、庾、王、杨、卢、骆辈，而后为正体也；诗必自苏、李、曹、刘，以至李、杜，而得李、杜之真者，李义山也。其相传则以韩昌黎为大宗之支子，禅家之散圣，至于欧阳永叔，则直以空疎不读书诮之矣。又云：「今人文笔之弱，皆因六岁即读朱子集注，虽欲沉郁奥博，而不能也。」又云：「经学盛于汉，至宋而疾之如仇。玄学盛于晋，至宋而视为异端。」其不满宋人如此。

○岱山僧

吾邑有岱山僧者，真实修行人也。尝跌坐街头，适当入定，而巡检司过之

，罪其不起，命隶予杖，杖毕，而僧遽化矣。钱侍御秀峯之生也，其父龙桥见岱山入室，知其托生，故遂以岱名之。后秀峯以进士起家，历官至侍御史，出按齐、楚，所至，县尉、巡司之属伏谒道左，则必发怒予杖，家人问其杖之故，辄亦不自解也。盖死时一念怨毒，未能消释故尔。

○宋笺

太仓王文肃公家有宋笺一，可长十丈，米元章细楷题其首，谓此纸世不经见，留以待善书者。后公属董思翁书之，思翁亦欣然自信，曰：「米老所谓善书者，非我而谁？」遂竟满幅。

○诸生就试

鼎革初，诸生有抗节不就试者，后文宗按临，出示，山林隐逸，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人为诗以嘲之曰：「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及进院，以桌橈限于额，仍驱之出，人即以前韵为诗曰：「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意还山去，薇蕨堪嗟已吃光。」闻者无不捧腹。

○王麓台作画

太仓王侍郎童时，偶作山水小幅，粘书斋壁。祖奉常见之，讶曰：「吾何时为此耶？」询知，乃大奇之，曰：「是子业必出吾右。」琅琊元照见公画，谓奉常曰：「吾两人当让一头地。」奉常亦曰：「元季四家，首推子久，得其神者，惟董宗伯，得其形者，予不敢让。若形神俱得，吾孙其庶几乎？」元照深然之。公每作画，必以宣德纸、重毫笔、顶烟墨，曰：「三者一不备，不足以发古隽浑逸之趣也。」公官京师时，每岁初冬，辄赠门人、幕宾画，人人一幅，以为制裘之需。好事欲得之，往往絀金以俟焉。

○麓台论画

麓台论画，每右渔山而左石谷。尝语弟子温仪曰：「近时画手次第无人，吴渔山其庶几乎？」仪举王石谷为问，曰：「太熟。」又举查二瞻为问，曰：「太生。」盖以不熟、不生自处也。又曰：「山水用笔须毛，毛则气古而味厚矣。」尝自题秋山晴爽图云：「不在古法，不在吾手，而又不出古法吾手之外，笔端金刚杵，在脱尽习气。」观此数语，则其造诣可知。

○剃须偿米

云间顾少参之曾孙名威明者，席先人余业，有田四万八千亩，而性豪侈，喜博。又酷好梨园，集远近轻薄子演牡丹亭传奇。有一少年装杜丽娘者，须剃去髭须，少年故靳之，进曰：「俗语云：『去须一茎，偿米七石。』倘勿吝，乃可从命。」顾笑曰：「此细事耳。」即令一青衣从旁细数，计去须四十三茎，立取白粳三百石送至其家。其作为大抵如此。不四五年，所有田取次卖去

，卒以逋赋为县官所拘，自缢于狱。

○孙状元

吾邑孙承恩，字扶桑，中顺治戊戌进士。弟旻，先一年举北闱，被劾遣戍。牒传一夕，当宁阅承恩卷，至策中「克宽克仁，止孝止慈」颂语，大加称赏，拆卷见其名，上问学士王熙，与孙旻一家否？即遣面询。学士乃疾驰出禁城，至承恩寓，因语之故，且曰：「今升天沉渊决于一言，回奏当云何？」承恩良久慨然曰：「祸福命耳，不可以欺君父。」学士故与承恩善，既上马，复回顾曰：「得无悔乎？」承恩曰：「虽死无悔。」学士疾驰去。上犹秉烛以待，既得奏，尤嘉其不欺，遂定为状元云。

○唐诗选本

唐诗鼓吹一书，乃后人托名于元遗山者。自吾邑陆勅先、王子澈诸人服习是书，重为剞劂，而是书遂盛行于世。才调集一书，系韦縠所选，韦官于蜀，而蜀僻在一隅，典籍未备，此必就蜀中所有之诗为之詮次者。自冯已苍兄弟加以批点，后人取而刻之，而此书亦盛行于世。后学作诗，以此二诗为始基，汨没灵台，蔽锢识藏，近俗近腐，大率由此。锺谭诗归，或疑其寡陋无稽，错缪杂出，此诚有所不免，然以此洗涤尘俗，扫除熟烂，实为对症之药，犹非鼓吹、才调两书可比也。

○待士盛典

康熙癸酉春，学使许公汝霖以科试按临澄江。试毕，合宴诸生于君山之巔，赴者二千余人，席地论文，酬酢竟日，临别谆谆训诲。此从来未有盛事也。

○王文恪祖莹

王文恪公祖莹在洞庭东山之化龙池，形为凤凰展翅。湖中案山稍偏，地师云：「可惜状元旗不正，他年应作探花郎。」后竟如其言。越二百年，而公之八世孙世琛，仍于康熙壬辰科状元及第，未知此又何故。闻状元公于会试前三日祈梦于神，梦至一厅事，其柱联云「雨中春树万人，云里帝城双凤。」盖藏「家」、「阙」二字，以示必中状元也。

○舍禁

周官荒政十二，有舍禁一条，谓舍山泽之禁，与民同利也。然古者山泽隶于官，故有山虞、泽虞、林衡、川衡之设。今则山泽之间，民以价买，各有所属，租赋出焉。是舍禁之法，不得行于今也。以昆山近事言之，马鞍虽小，而林木茂密，有郁郁葱葱之象。其邑科第蝉连，户口饶裕，胜于他处。自乙巳水灾，有盗取林木者，山主鸣之于县令，令隐持舍禁之说，不为深究。于是盗取纷如，不及半载而山竟濯濯矣。自此风水大坏，遂致科第寥落，户口贫瘠，有一跌不复振之势，而其害实自上一念之姑息贻之。昔宓子治单父，齐师将至

，父老请曰：「麦已熟矣，请使邑人出，自刈傅郭。」三请，宓子不许，曰：「宁使齐人刈之，令吾民有自取之心，则其创必数年不息。」此其深识远虑，非素奉圣人之教者，不能如是也。学优则仕，不当于此处求之乎？

○薛太守

武进薛太守谐孟，方山先生之玄孙也。鼎革后为头陀，居玄墓，自以名案，吾今不冠，当去「宀」，又削发，当去「丿」，仅存米字。元墓有米堆山，因名米，号堆山。

○倪文正公

倪文正公元璐，甲申死节名臣也。爱构园亭，颇极工巧。新安所出之墨有方于鲁、程君房制者，名品也。公尝以方、程墨调朱砂，涂墍门窗，并及墙壁。门生鲁元宠为徽州司李，公索取方、程墨，元宠徧觅以应之。间数日又索，元宠曰：「先生染翰虽多，亦不应如是易尽。」既乃知其故。园中构三层楼，其两旁种竹数百竿，颇极萧疎之致。公尝谓人曰：「卫诗云：『瞻彼淇澳，绿竹漪漪。』竹固水产也，今托根百尺之上，君以为何如？」其可笑如此。

○僧大汕

康熙间，广东旱，当事祈雨不应。有浮屠大汕者，榜其门曰：「老僧有风云雷雨出卖。」当事亟礼致之，祷果得雨，大汕以是名闻百粤。安南国王阮某厚币招往，馈珍宝无算，至以黄金填寺额云。

○芷崖赠妓诗

萧中素，字芷崖，松郡木工也。善为诗，所著有释柯集。赠妓二首，虽游戏弄笔，而有运斤成风之妙，因录之。其诗云：「我年八十君十八，相隔戊申一花甲。颠之倒之是同庚，好把红颜对白发。」又云：「我年九九君十九，配成百岁真佳偶。天孙恰与长庚对，千古风流一杯酒。」

○瑁湖谢恩诗

华亭王相国瑁湖，侍御农山长子也。尝官礼部右侍郎，弟薛淀同官而居左。圣祖问兄弟齿，因瑁湖长，转左，作谢恩诗云：「忝佐秩宗方八月，新纶转左出黄扉。朝廷异数恩诚渥，兄弟同官事更稀。拜命随肩依雁序，得衔联袂似鸕飞。遭逢何幸传佳话，但愧才庸报答微。」

○辛丑奏销

辛丑奏销一案，昆山叶公方霭以欠折银一厘左官，公具疏有云：「所欠一厘，准今制钱一文也。」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公盖为己亥进士及第第三人云。

○女贵坟

洞庭山吴昺，字景东。明宣德初，尝为父卜葬地于高峯之俞坞。形家言葬

此，子孙当有官至一品者。后公长孙女适王文恪公，诰封一品夫人，而吴氏子孙，讫未有登第者。有识者以为此以外沙特佳故也，至今土人称之为女贵坟。

○刺称同学

自前明崇祯初，至本朝顺治末，东南社事甚盛，士人往来投刺，无不称社盟者。后忽改称同学，其名较雅，而实自黄太冲始之。太冲题张鲁山后贫交行云：「谁向中流问一壶，少陵有意属吾徒。社盟谁变称同学，惭愧弇州记不觚。」自注云：「同学之称，余与沈眉生、陆文虎始也。」眉生，名寿民，宣城人。文虎，名符，余姚人。皆知名士。

○顾玉川

顾玉川，名大愚，江阴之阳舍人也。深目戟髯，其状如羽人剑客。遇道士授神行法，一昼夜可走八百里。所畜多异物。有仙人李赤肚所赠白布衲，内多名人题赞。有张益德玉印一方，篆文殊古，宝色斑驳，腰间出一小狻猴，长可五六寸，能行走席上，擎杯送酒。家有大葫芦，可贮米三石。江阴界连常熟，当接壤处，有沙堤一带颇平衍，每岁中秋，两邑驰马较胜负者，恒于斯。而如皋、泰兴有良马，亦渡江来会，适当羣骑云集，而玉川牵一黄犍至，颇骏掉，不甚博硕，其铃辔鞍蹬，一一如马，曰：「愿以此与诸君游戏。」众大笑。玉川固请，乃曰：「姑试之。」则选上驷与之并驰，无不落其后者。后至松江谒陈眉公，以此犍为赞曰：「此青牛也，宜为老子所骑。」眉公喜而受之，后转遗于人。其人托庄仆豢养，而庄仆窃以驾水车，遂致倒毙，亦所遭之不幸矣。

○糟团御史

顺治中，御史秦世贞按吴，发抚臣土国宝罪状，赃累数万，宝惧诛，自经死。吴民快之，有铁面御史之称。继秦至者，好为长夜饮。有无名子改崔殷功之诗，大书粘于戟门曰：「三吴士民题赠某老先生云：『去年今日此门中，铁面糟团大不同。铁面不知何处去？糟团日日醉春风。』」御史得诗，判其后曰：「知道了。」仍揭于门，杖门者三十。

●柳南续笔卷三

庶人祭高祖

种痘

东林气节

关庙投刺

永乐朝词臣

不肖子

陆公酒量

太湖渔户
严孝廉
仁兄仁弟
呼兄为况
阮亭诗序
河梁诗
渊明自挽自祭
李存我书
天宝鹿
卖文
何义门论文
茅选唐宋八家
沧浪诗话
王赵交恶
陈眉公告衣巾
钱木庵论冯定远诗
尊甫尊堂
俗语有本
一门四皓
吴俗告丧
林茂之
冯补之论律诗
文三桥
虎丘社集
三国志
罩甲
戈氏神童
海棠白花
夏吏部
三贤多寿
邑乘之误
敬十八房书说
计甫草
气化感物之异

梅酱

绿林

方何之弊

古文难易之分

杨九娘

揭曼硕诗

折倒

○庶人祭高祖

今人拘五庙、三庙、二庙、一庙之说，谓士、庶人止应祭一代，而不知非也。程子云：「凡人服既至高祖，祭亦应至高祖，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朱子谓：「程子此言，是得祭祀之本意者。」安溪先生谓：「庶人祭于寝，亦可及四亲，但品物当从减省，仪文当从简略，不可僭用士、大夫之礼耳。」

○种痘

顾仲恭云：「小儿出痘，古医书无之。本草谓之时行豌豆疮，然亦唐后人语也。不知此症昔无而今有耶，抑古人不识而今人识之耶？」按：痘本胎毒，相火伏于命门。人身五脏、经络，系于背骨第三椎，心系第五椎，肝第七椎，脾第十一椎，肾第十四椎，肾之中，即命门也。相火在下，由肾上炎，而脾，而肝，而心，而肺。其毒轻者，不即发，徐历诸经，其毒已透，则其势缓而吉。其毒重者，即肾或肝而发，则其势急而凶。近时有种痘之法，不知起于何人？其法择痘之最上者，取其痂以为苗，傅以他药，吹入鼻孔。鼻孔为肺之窍，又肾脉所系，由上而下，直贯命门，引毒而出，使无内伏，亦法之至善者也。但火毒有轻重，又须以眼力辨之。其重者，当于下苗之际，多服稀痘丸，以散毒气，便可无虞耳。

○东林气节

明季东林诸贤，批鳞捋须，百折不回，取次拜杖阙下，血肉狼籍，而甘之如饴，其气节颇与东汉党锢诸人相似，一时遂成风俗。其时有儿童嬉戏，或据地互相痛扑，至于委顿，曰：「须自幼炼铜筋铁骨，他时立朝，好做个忠臣也。」闻者莫不笑之。然而流风所被，鼓动振拔，儿童犹知兴起，廉顽立懦，其效不可覩乎？

○关庙投刺

京师前门有汉前将军庙，颇着灵显。前明大司马杨溥过之，必投一「乡晚生」名刺，以杨与侯同为蒲州人也。而本朝合肥龚鼎孳为大宗伯时，每朔望过之，亦必投一「侍生」名刺。闻官场中侍生有大小之别，此侍生为大侍生欤

，抑小侍生欤？是亦不免于妄矣。

○永乐朝词臣

陆鉞漫记云：「永乐朝教习庶吉士甚严，曾子启等二十八人不能背诵捕蛇者说，诏戍边，复贷之，令拽大木。启等书诉执政，执政极陈辛苦状，得释归。」当时待词臣如此，政亦酷矣。使欧公遇此，归田之后，尚当不寒而栗，岂得复云「顾瞻玉堂，如在天上」乎？

○不肖子

庄子外篇云：「亲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则世俗所谓之不肖子。」此「不肖子」三字所自始也。郭注谓「违俗而从亲，故俗谓不肖耳。」今世人子丧中用帖，称「不肖子」，未知本于此否？然大约是谦光之辞。吾邑严观察韦川云：「近世士大夫不明此意，凡中科甲及仕宦中人，皆改称不孝，非俨然自谓胜其亲乎？」按家礼，丧称哀子、哀孙，祭称孝子、孝孙，从未有称不孝者。且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岂可以此自居！先辈文文肃、钱□□两公鼎甲后，仍称不肖，可以为法。

○陆公酒量

云间陆文定公善饮。年九十余，一日微雪，一子五孙侍坐，公命酌曰：「岁晏天寒，今日须满千觞。」递饮至五百觞，诸孙皆狼籍醉卧，公笑曰：「孺子何孱也？」次第命就寝。父子对举至八百觞，子亦酩酊辞出。公命二老妾出侍，乃独酌巨觥，满一千始罢。

○太湖渔户

渔户以船为家，古所称浮家泛宅者是也。而吾友吴友篁着太湖渔风载：「渔家日住湖中，自无不肌粗面黑，间有生女莹白者名曰白囡，以志其异，渔人户口册中两见之。又湖船延师课子，每四只共一人，修仪必具白金二三镒。每船各供膳三月，所食不外水族，极四时之鲜美。」友篁常语余云：「欲游七十二峯，须馆渔船三年，始能徧历。」暮年游兴方浓，而不幸下世矣。渔风又载：「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初四日，驾幸太湖，渔户蒋汉宾等网银鱼以献，赐银二十七两。汉宾子孙至今珍为世宝，舟中有病疟者，缚银于臂即止。」

○严孝廉

吾邑严孝廉闇公，相国文靖公之裔孙也。少负才华，趺弛自喜。尝应郡试，两艺立就，而日尚未中，纳卷而出，则深自得意，旁若无人，一路以手指作圈点状。适过府学，有系马在焉，孝廉竟抚其腹而圈点之，遂为马蹄所伤，其阴囊创甚，仆地，几致殒命。一时传以为笑云。

○仁兄仁弟

近世作札与人者，同辈辄有「仁兄」之称。按此二字，始于后汉书赵壹传

，乃壹之所以称皇甫规也，而颜鲁公祭侄文亦有此称，则谓己之兄耳。又孔丛子下卷有与从弟安国书，称安国为「仁弟」。此二字他处却未见，颇觉出新。

○呼兄为况

宜兴人呼兄为况，却亦有本。按广雅释亲云：「兄，况也。」何逊赠江长史别诗云：「况事兼年德。」况事犹兄事也。

○阮亭诗序

阮亭之诗，以淡远为宗，颇与右丞襄阳左司为近，而某宗伯为之序，谓其诗：「文繁理富，衔华佩实。感时之作，惻怛于少陵；言情之什，缠绵于义山。」其说与阮亭颇不相似。余按：阮亭为季木从孙。而季木之诗，宗法王、李，阮亭入手，原不离此一派。林古度所谓「家学门风，渊源有自」也。顾王、李两家，乃宗伯所深疾者，恐以阮亭之美才，而堕入两家云雾，故以少陵、义山勘之。序末所谓用古学相劝勉者，此也。若认「文繁理富，衔华佩实」等语以为称赞阮亭，则失作者之微旨矣。

○河梁诗

今人赠行诗，辄以河梁为比，以李陵与苏武诗有「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句也，而不知河梁之作，吴越春秋中已有之。按：勾践攻秦，军士苦之，会秦怖惧，逆自引咎。越乃还军，军人悦乐，乃作河梁之诗。

○渊明自挽自祭

渊明有自挽诗三首，其词酸楚，读之使人不乐。乃祁宽谓「其情词俱达，其于昼夜之道，了然如此。」直是望影而谈，非其实也。若自祭之作，庶几近于达矣。但考颜延之靖节征士诔，渊明年六十三而卒，而祭文中乃有「寿涉百龄」之语，则又何也？

○李存我书

云间李待问，字存我，工书法，自许出董宗伯上。凡里中寺院有宗伯题额者，李辄另书，以列其旁，欲以示己之胜董也。宗伯闻而往观之，曰：「书果佳，但有杀气，恐不得其死耳！」后李果以起义阵亡，宗伯洵具眼矣。又宗伯以存我之书若留于后世，必致掩己之名，乃阴使人以重价收买，得即焚之。故李书至今日殊不多见矣。

○天宝鹿

康熙壬子岁，于清端公成龙官黄州司马。一日，偶驻皮亭，野人献一死鹿，其高如马，角大而斑，其顶间有银环，重一十七两，镌「天宝二载华清宫」七字，角下坚彻如琼，盖所谓「鹿玉」也。黄冈陈太史大章，为作天宝鹿歌。

○卖文

东涧先生晚年贫甚，专以卖文为活。甲辰夏卧病，自知不起，而丧葬事未

有所出，颇以为身后虑。适鹺使顾某求文三篇：一为其父云华墓志，一为云华诗序，一为庄子注序，润笔千金。先生喜甚，急倩予外曾祖陈公金如代为之。然文成而先生不善也，会余姚黄太冲来访，先生即以三文属之。太冲许诺，而请稍稽时日。先生不可，即导太冲入书室，反锁其门，自晨至二鼓，三文悉草就。先生使人以大字誊真，从枕上视之称善，乃叩首以谢，越数日而先生逝矣。

○何义门论文

何义门云：「某宗伯自是异才，其为古文，惜乎反为元人所拘缚，争逐欧、苏之末流耳。」此言亦未尽然。宗伯好言宋、元，亦为学王、李者发药耳，若其自为文，亦有上攀史、汉，平揖韩、柳之作，如高阳行状、应山墓志诸大篇是也，何尝为元人拘缚乎？况元人之文，清真雅正，不离本色，而宗伯则词华较胜，其派别故自不同。

○茅选唐宋八家

世传所谓唐、宋八大家者，系归安茅氏所定，而临海朱伯贤实先之。朱竹垞则谓大约出于唐应德、王道思所甄录，茅氏饶于货，遂刊之以行耳。余观此书，颇斤斤于起伏照应、波澜转折之间，而其中一段精神命脉不可磨灭之处，却未尽着眼，有识者恒病之。吾邑陶先生子师答汤西岩书云：「江右有魏叔子者，以古文负盛名，及吾郡前辈，高自标榜，倾动人主。然尝循览其旨，俱宗茅鹿门。鹿门批点唐、宋八家，不能推论其本，而沾沾于其末。浅学从此入手，规模节奏，自谓已得。每与学者论此，未尝不叹息也。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本也者，其所由达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四五，以至什伯千万，莫可纪极，是谓有本。生有起灭，数有消息，万物自然，与化往来，作长敛藏，皆中程度，是谓能达。是故君子明理以知要，极情以尽利，趋归以定方。是故理生事，事生变，变成章，意象卷舒，自然合节。今不求其本，而急求于合节，末之乎为文矣。」此数行议论极佳，其所谓吾郡前辈者，盖指尧峯而言也。而余姚黄太冲评尧峯文，以六字括之，曰：「无可议，必不传。」此言虽未免过当，然所谓「无可议」者，非指其节奏之已合乎？所谓「必不传」者，非指其根本之未探乎？殆与子师所言若合节矣。

○沧浪诗话

严沧浪诗话一书有冯氏为之纠缪，而疵病尽见。即起沧浪于九原，恐亦无以自解也。然拈「妙悟」二字，实为千古独辟之论。冯氏并此而诋之，过矣。夫妙悟非他，即儒家所谓左右逢原也，禅家所谓头头是道也。诗不到此，虽博极羣书，终非自得之境，其能有句皆活乎？其能无机不灵乎？沧浪又云：「诗有别肠，非关书也。」此言虽与妙悟之说相表里，而又须善会之。惟钱圆沙先

生云：「凡古人诗文之作，未有不以学始之，以悟终之者也，而于诗尤验。」此论虽本沧浪，而「以学始之」一语，实可圆「非关书也」之说，尤足为后学指南耳。

○王赵交恶

益都赵宫赞秋谷，自少负异才，以工诗鸣山左，视一时辈流，罕有当其意者。迨识新城先生，乃敛衽慑服，于是噤不作诗者四五年。新城知之，特肆筵设席，醉之以酒，请弛其禁。宫赞乃稍稍复作，作则就正新城，以定是非。厥后两公议论偶不相合，谗人从而交构之，而彼此嫌隙生矣。吾邑冯定远为宫赞所私淑，新城顾谓其所批才调集「卑之无甚高论」，即平日訾警王、李，亦不过拾某宗伯牙后慧耳！而世乃有皈依顶礼，不啻铸金呼佛者此盖隐指宫赞而言，未尝明言其人也。而宫赞谈龙录之作，傲睨前辈，显为诋斥，以视微文刺讥者何如。此亦足以征两公之为人矣。

○陈眉公告衣巾

陈眉公自少系籍学宫，年二十九即志在山林，欲弃儒服。其告衣巾呈云「例请衣巾，以安愚分事：窃惟住世出世，喧寂各别；禄养志养，潜见则同。老亲年望七旬，能甘晚节；而某齿将三十，已厌尘氛。生序如流，功名何物？揣摩一世，真拈对镜之空花；收拾半生，肯作出山之小草。乃禀命于父母，敢告言于师尊，长笑鸡羣，永抛蜗角，读书谈道，愿附古人。复命归根，请从今日。形骸既在，天地犹宽。偕我良朋，言迈初服。所虑雄心壮志，或有未堕之时，故于广众大庭，预绝进取之路。伏乞转申」云云。

○钱木庵论冯定远诗

定远诗谨严典丽，律细旨深，求之晚唐中，亦不可多得。独精于艳体及咏物，无论长篇大什，非力所能办。凡一题数首，及寻常唱酬投赠之作，力有所止，不能稍溢于尺寸步武之外，殆限于天也。吾虞从事斯道者，奉定远为金科玉律。此固诗家正法眼，学者指南车也。然舍而弗由，则入魔境；守而不化，又成毒药。李北海云：「学我者拙，似我者死。」悟此，可以学冯氏之学矣。

○尊甫尊堂

称人父曰「尊甫」，而「甫」字亦可作「府」，亦可作「父」。按昌黎送湖南李正字序云：「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盐铁。」朱子考异云：「府」，或作「父」。又称人母曰「尊堂」。按陆士龙答车茂安书云：「尊堂忧灼。」

○俗语有本

俗有「一步一鬼」之语，却本之论衡。俗有「钱可使鬼」之说，却本之吕

氏春秋。俗称田畔曰「田头」，后汉王丹传，载「酒肴于田头大树下」。俗称不正路曰「差路」，按「差」字，当读去音，唐人诗云：「楮本岩前差路多。」

○一门四皓

番禺陂头之乡，有四潘翁者，同母之兄弟也。一曰秉彝，寿至九十有八；一曰峋嵝，寿至九十有六；一曰庆存，寿至八十有九；一曰庆余，寿至八十有八。康熙间，其族人以闻有司，有司表其闾曰「一门四皓」。

○吴俗告丧

陈见复曰：「吴俗告丧，凡亲年在七十以上者，称以寿终，似讳言疾者，此不学之见也。范宁注『宋公和卒』，引郑君云：礼杂记上曰：『君薨，赴于他国，曰寡君不禄。』曲礼下曰：『寿考曰卒，短折曰不禄。』君薨赴而曰『不禄』者，臣子之于君父虽有寿考，犹若短折痛伤之至也。若赴称『卒』，是以寿无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辞。」此义可破俚俗之惑。

○林茂之

侯官林茂之，有一万历钱，系臂五十余载，以己为万历时所生也。泰州吴野人为赋一钱行以赠之。

○冯补之论律诗

律有二义：一如法律之律，则首必贯尾，句必栴字，对偶不可舛也，层次不可紊也；一如音律之律，则双声宜避，叠韵宜更，轻重不可渝也，清浊不可淆也。若夫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之类，尤当谆谆致辨云。

○文三桥

三桥尝言人之言语清浊，本乎水土，南北所以不同。每见南人迁就北人，学打官话，未见北人迁就南人，学说苏白，吾窃惑之。所以三桥平生所至，只操吴音。

○虎丘社集

顺治癸巳重三日，吴门宋既庭、章素文复举社事，飞笺订客，大会虎丘，而延太仓吴祭酒莅盟焉。时远近赴者，几至二千人。舳舻相接，飞觞赋时，歌舞达旦。翌日，各挟一小册，汇书籍贯、姓名、年庚而散。

○三国志

何元朗尝云：「太史公为项羽作本纪，非尊之也。夫所谓纪者，即通历之纪年也，如不立项羽本纪，则秦灭之后，汉未得天下之先，数年之历，当属之何人耶？盖本纪之立，为通历，非为项羽也。」此论实深得子长作史之旨。余谓陈承祚三国志亦然。按三国之中，惟吴之立国先于蜀、魏，在汉献未禅之先，已久与中国抗衡，至吴与蜀并峙，其历年无几。若必以蜀汉为统，是不得详

三国之始末矣。况三国并列，不分彼此，其不帝魏之意，已隐然言外，此最是作者立义妙处。乃陶宗仪作正统辨，反谓：「降昭烈以侪吴、魏，使汉嗣之正，下与汉贼并称，是为春秋之罪人。」独不思蜀汉虽炎祚子孙，而崛起僻隅，未尝有汉献之命。故纲目大书曰：「刘备自立为汉中王。」是亦不得为正统，而朱子所以终与之者，固别有深意。盖南宋渡江自立，犹昭烈也，推为正统，亦所以尊本朝耳。此意固不可不知。

○罩甲

今人称外套亦曰「罩甲」。按「罩甲」之制，比甲则长，比披袄则短，创自明武宗，前朝士大夫亦有服之者。

○戈氏神童

戈庄乐之族有一神童曰小隐。九岁随父至剑门，值卞华伯郎中偕友联句于此，华得句云「怪石如人岩畔立」，友方呻吟未应。小隐忽拱手而前曰：「何不云『白云和水涧边流？』」一座惊叹，与之定交，呼为小友。惜不永年，诗文罕有传者。

○海棠白花

静海励文恭公家居时，尝手植西府海棠二株于庭，垂二十年。公历官至尚书，卒于位。灵柩归里，时当秋日，而海棠忽开白花满枝。邹元褒太史为绘白海棠图，诸词人各系以诗。次山侍御为余述之如此。

○夏吏部

明末夏吏部瑗公尝谓友人曰：「天下必归东朝无疑。」东朝者，即今圣朝也。友人问其故，曰：「只遵遗命，舍长立幼，而无争心，此圣贤事也。三代以下，那做得来？我惟有一死，但争迟速耳！」居恒戒家人曰：「我若赴水，汝辈决不可救；救而复死，是两次死也，非所以爱我。」故投渊之日，家人环立而视，水浅仅及胸，先生乃俯伏水面，背衣未湿，而气已绝矣。

○三贤多寿

衡武公年一百二十二岁，见史记年表。子夏年一百三十余岁，子思年百余岁，见甲子会纪。

○邑乘之误

常熟志邵圭洁传云：「生平喜读孟襄阳诗，及举于乡，房考评其闾牒曰：「七篇何其神似孟襄阳也。」及余读张应遴祭邵莲墟文，则云：「莲墟先生当为诸生时，厌薄帖括记诵，独醉心孟襄阳集。」迨丙戌成进士，房考顾学海评其墨卷曰：「经生语，乃绝似孟浩然诗。」时称顾公具眼云。按：莲墟名鳌、为北虞先生之子，而应遴则莲墟之弟子也。其言当不谬，乃邑志传讹，移甲为乙，亦可怪矣。

○敬十八房书说

科场取士，黑白不分，至明季而极。吾邑顾仲恭伤之，为作敬十八房书说，其文炳烛斋集不载，而黄太冲尝称焉，因节录于此。「今世之为天吏者有三：庸医也，低风水也，盲考官也。何以言之？使医而能辨六脉，则天之所以生死人者，人得而夺之矣；使风水而能辨龙穴，则天之所以祸福人者，人得而夺之矣；使考官而能辨文章，则天之所以贵贱人者，人得而夺之矣。故吾谓此三人者皆天吏也，敢弗敬欤？凡物之确然自信者，人为政；而冥然罔觉者，天为政。古者圣人举事，必着龟，夫枯草朽甲，亦何灵之有？惟其无灵，而天下之至灵者出焉。考官者亦文章之蓍龟也，十八房其爻象也，从之则吉，逆之则凶，敢弗敬欤？」按：仲恭之文，太冲谓其纵横爽健，取法于卓吾之辨才，而汰其游戏之调，惜世无知之者，然如集中放言之四五两篇，破坏圣贤藩篱，得罪名教，良非浅细。此文虽近轻薄，犹不至悖理伤道云。

○计甫草

计甫草好学，能下人。吴门黄孝子向坚寻亲滇南归，甫草即执贄事为师，或言：「孝子不学，子何师为？」甫草曰：「子夏论学备矣，人固有能独身徒步，求亲于万里蛮瘴之乡，冒风波，触虎豹，犯盗贼，出万死一生，奉其父以归者乎？事亲如此，学莫大焉。天地鬼神犹敬之，况吾辈乎！师乎！师乎！舍此人奚属？」

○气化感物之异

从兖州至曲阜，凡三十里内，草木不生荆棘，圣化所感也。茔宏之墓，至今寸草不生，怨思所积也。虞姬墓旁之草，虽大风不能摇，贞心所属也。吴门要离墓碑，久仆于地，有树之者，则城门白昼杀人，侠气所凭也。其事亦可异矣。

○梅酱

今世村家，夏日辄取梅实打碎，和以盐及紫苏，赤日晒热，遇酷暑，辄用新汲井水，以少许调和饮之，可以解渴。按周礼浆人：「掌六饮，其五为医。」医当读倚，郑注以为梅浆能生津止渴者，想即今之梅酱也。但古为王者之饮，而今为村家之物，有不入富贵人口者，故特表而出之。

○绿林

今人称盗为绿林豪客，谓始于李清溪赠盗诗，而不知绿林二字实见于后汉书。按后汉刘元传：「诸亡命藏于绿林中。」注云：「绿林山，在今荆州当阳县东北。」

○方何之弊

方望溪为文，间有创论，然过于痛快，便近李贄声口。何义门看书，洵属

具眼，然过于细密，便近时文批评。两先生在今日，固承学所当师法者也，而其弊却亦不可不知。

○古文难易之分

王、李之古文，学史、汉而伪者也。今人之古文，学欧、曾而伪者也。然为伪史、汉，犹非多读书不能。若为伪欧、曾，只须诵百翻兔园册，用其之乎语助，尽可空衍成篇，盖便于学者之不读书，殆莫甚于此。吾邑前辈冯定远云：「韩子变今文而古之，欧阳子变古文而今之，古之弊有限，今之弊不可胜言。」推定远之意，亦以其便于不读书，故有此言耳。山阴徐伯调云：「学史、汉者如孔庙奏古乐，琴瑟祝敔，仅得形模，故难为。学八家者，如古乐之递变至近时梨园诸曲，穷情极态，亦复感动顽慧，故乐为。实则彼以古而难追，此以今而易袭，未可谓易为者为古，而难为者反非古也。」此论殊为得之。

○杨九娘

嘉定县之东南有杨氏女名九娘者，父命夜守桔槔，为蚊所啮，不易其处，竟以羸死。其死与高邮之露筋同。然露筋之死以贞，九娘之死以孝，其所以死又有不同者。故其里至今名孝女里，而里人立庙祀之，亦如露筋。但高邮为南北往来要冲，故露筋之名颇着，而嘉定僻在海滨，遂罕有知九娘之名者，余故表而出之。吾友张孝廉同夫，孝女里人也，尝为作杨九娘歌云。

○揭曼硕诗

元揭曼硕有「步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一首，题为晓出顺承门有怀太虚，在揭集第一卷。而阮亭古诗选竟列之无名氏十九首诸诗后，题刻古诗一首，而不知其为揭作也。义门谓：「汉人岂有此风气？虽不能详考，亦何至兼格调俱莫辨哉！」按揭诗三卷，有元板，刻本与抄本互有异同。如步出东门行，刻本却只有前四句。

○折倒

俗语有物而尽取之谓之「折倒」。按南唐书浮屠传：「后主大起兰若[千余间]，广聚生[僧]徒。日设斋供食，有不尽者，明日再具，谓之『折倒』。」

●柳南续笔卷四

三诗同意

三史

祭文创格

岂况连用

新城诗格

死社稷为诸侯言之

改嫁

尚书
同姓称家
樊绍述古文
公为尊称
百客堂
参坐参语
三登高望楼诗
正字通
书板之误
俭为共德
金天石
金正希
周鄮山
称字
笠翁诗韵
苏蓼劬
总管庙
饮光误论
误解闲情
误学汉碑
梅蔡化俗
瞿张殉难
杨义士
诸家论震川古文
虞山不知苦吟
南垣善谑
正钱录
修志所难
虞邑流寓
○三诗同意

杜少陵茅屋为秋风所破叹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白香山新制布裘诗云：「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孟贞曜咏蚊诗云：「愿为天下幘，一夜使景清。」三诗为题各异，而命意则同。盖皆仁人之言也，故并表而出之。

○三史

唐有以三史举入官者，「三史」之名，由来久矣。少时闻冯叟窦伯云：三史，谓史记、前汉书、三国志也。但三国志注江表传：孙权谓吕蒙、蒋钦曰：「孤自省事以来，看三史、诸家兵书。」此时国志未出，固已有三史之名矣，窦伯之言，又未可信也。然则马、班而外，其为东观纪欤？抑为袁宏纪欤？谢承书欤？不得而知也。若唐以三史举入官，则为史与前、后汉书，固有明文矣。

○祭文创格

张子韶祭洪忠宣公文，今载容斋随笔。其文但云：「维某年某月某日，具官某，谨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官之灵，呜呼哀哉！伏惟尚飨。」忠宣之子景卢谓其情旨哀怆，乃过于词，前人未有此格也。而陆放翁祭朱元晦侍讲文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没不亡，尚其来飨。」其文共三十六[五]字，而无限痛惜之情，却已包括在内，前人亦未有此格也。

○岂况连用

古人用语助多与后世不同。如「岂」、「况」二字，似无连用之理，而三国志注及维摩经却有之。按蜀志许靖传注：王朗与靖书云：「诗人比一日之别于三秋，岂况悠悠历累纪之年者哉！」又维摩诘经弟子品云：「转轮法王以少福故，尚得无病，岂况如来。」余修奉贤县志，曾用之于小序中，浅学不知，有传为笑柄者。

○新城诗格

诗贵锻炼致精，亦不妨疎密相间，若字字求工，则反伤真气矣。诗贵含蓄蕴藉，亦不妨豪荡感激，若句句求澹，则不见性情矣。诗贵意存忠厚，亦不妨辞寓刺讥，若语语混沦，则全无作用矣。新城于此，或不能尽合，后世必有从而议之者。然秀骨天成，风神绝世，自是间代清律，非柴烟粪火边物也。近有谓敬业堂诗，颇擅出蓝之美，吾不敢以为然。

○死社稷为诸侯言之

古者诸侯始封，必受土于天子之社，归，立之为国社，以岁时祀之。「国君死社稷」一语，为诸侯言之也。若天子以天下为一家，则又不在此例。昔唐之世，玄宗有禄山之祸，乃幸蜀以避之；代宗有土番之难，乃幸陕以避之；德宗有朱泚之乱，乃幸奉天以避之。三宗惟知所避，故卒能再造唐室。苟于「国君死社稷」一语，莫辨天子与诸侯之不同，则当危急存亡之秋，必至不能通变而坐失事机矣。

○改嫁

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子固尝言之。然先王制礼，有同居继父，不同居继父之服。则女子改嫁，固非先王之所禁矣。按宋叶水心翁诚之墓志云：「女嫁文林郎严州分水县令冯遇，遇死，再嫁进士何某。」可见古人不讳改嫁，故于文字中见之。今世衣冠之族，辄以改嫁为耻，而事出勉强，驯致无状，反不如改嫁之为得也。往见蒋先生莘田家训中亦尝言之，其所见与余略同。若如徐女廉之改嫁说，则又教人以偷，而为程子之罪人矣。

○尚书

尚书之「尚」，唐人诗中多作平声，后人遂沿而不改；间有作去声用者，人必反指为非。按梦溪笔谈云：「尚书，本秦官。尚，音上，谓上为常者，秦人音也。」又辍耕录云：「秦时少府遣吏在殿，主发书，故谓尚书。尚，主也。如尚衣、尚食、尚医之尚，并时亮反，后世乃讹为辰羊反。」然即以诗言之，唐人原有仄用者，如工部题灊西新赁草屋诗云：「欲陈济时策，已老尚书郎」是也。

○同姓称家

临川李侍郎书曝书亭集后云：「近世人诗文标目，于同姓人辄称家某人。考宋、元以前文字，皆无此称。朱竹垞先生最为博雅，今集中诸同姓者，亦曰家某人，岂先生偶未检点耶？抑别有据依耶？」余按杨修答临淄侯笺云：「修家子云，老不晓事。」此即「家」字所本，不得谓古人无此称也。但少陵之于位，昌黎之于重华，一为从弟，一为族子。而杜诗直书曰：「杜位宅守岁。」又曰「寄杜位」。韩文直书曰：「送韩侍御归所治。」则其于疏远者可知。称家之滥，殆始于前明中叶乎？

○樊绍述古文

樊绍述著作，昌黎墓志中叹为「富矣哉！古未有也」。而今所传者，仅有绛守园居记及越王楼诗序两篇。其文诘曲艰涩，殆不可句，可谓怪于文矣。而铭词乃云：「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此二句似美绍述，而其实非也。盖昌黎立言之意，殆欲学者求之于文从字顺，而不必如绍述之好奇耳。郑权豪侈，昌黎送之以序，称其贵而能贫，为仁不富，盖反言以讽也。读此文者，亦当作如是观。

○公为尊称

公羊传曰：「天子之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洪容斋曰：「年之长者，尊其道而师之称公，后世之称公者，殆不尽然。」顾亭林谓：「今日志状之人，人人得称公者，何其滥也！何其伪也！」吾友陈见复云：「今之墓门署公者多矣，岂皆年之长者，尊其道而师之，故有此称耶？」正名核实，无使没者有媿地下也。

○百客堂

今世称众人杂沓之所曰「百客堂」，却亦有本。按松江府志云：「百客堂在下沙，为瞿氏宴飧姻党之室。」元方回有百客堂诗。

○参坐参语

三人并坐曰「参坐」，见国策「犀首以梁与齐战于承匡篇。」三人并语曰「参语」，见前汉书杨敞传。

○三登高望楼诗

古人作诗，于题中字必不肯放过。如老杜重过何氏五首，其着眼处在「重过」二字，所以为佳。吾观阮亭三登高楼诗，于「三登」二字全不照顾，已乖古法，而字句杂出，尤所不解。如第二联既用「晚霞残照」，而第五句又用「云烟早暮」，第八句又用「清晨临眺」。一首之内，忽朝忽夕，可谓毫无伦次矣，不知篋衍集何以收之。昔王右丞早朝之作，以「绛帟」、「翠裘」、「衣冠」、「冕旒」、「袞龙」等字用在八句之中，前人犹病其太杂。若见阮亭此诗，其能免于掊击乎？

○正字通

钮玉樵觚剩中一条云：「著书之家，海内寥寥。近日惟日知录、正字通、广东新语三书，可以垂世。」为斯言者，抑何不辨黑白乎？夫日知录一书，其学问之深，在容斋随笔、困学纪闻之上，岂广东新语可比，而广东新语又岂正字通可比？按汪尧峯论正字通，谓其学术不能通经，而好为新异可喜之说，如注「禪」字及袒免之「免」字，按之于经，皆不可通。此书方行于世，聊摘以戒后学。吾邑毛翁斧季，精于小学，为义门所推，亦谓正字通之误更甚于梅氏字汇。而玉樵乃与顾、屈二书并称，其贻误学者，良非浅细，余故一为辨之。

○书板之误

读书当求古本，新本都不足据，此冯钝吟读古浅说之言也。然古本亦有不足据处，如南史王筠传云：「知音者稀，真赏殆绝。」而东莱十七史详节，「赏」字误刻「奇」字。韩宗伯熟于南史，而此句屡用，却不解「奇」之为「赏」，又岂非古本误之哉？

○俭为共德

左氏庄二十四年传：「刻其桷，[皆]非礼也。御孙谏曰：『臣闻之，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纳诸大恶，无乃不可乎？』」「共」字，经典释文无音，而世人乃并读为恭。余窃以为非。或有疑之者，余曰杜注「先君有共德」句，云：「以不丹楹刻桷为共。」盖言世之诸侯，无丹楹刻桷者，故云共也。若读为恭，则其义不可通矣。况释文无音，果何所据而平读乎？后见司马公传家集训俭篇云：「御孙云：『俭，德之共也。』共，同

也，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没于物也，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观此，可以证余之说矣。近读顾仲恭炳烛斋随笔，而共之义益明。其言云：「共之为义，盖言诸德共出于俭，俭一失，则诸德皆失矣。今请得申其说，假如为人上者而知俭，则樽节爱养，自不伤财害民，是俭有当于仁也；为人下者而知俭，则制节谨度，自不至纳贿窃帑，是俭有当于忠也。就士庶论，不俭者，必多方奔走以谋生，俭则身常闲而心常逸，岂非善自为谋，是俭有当于智也。不俭者，或多方谄媚以规利；俭则闭门无事，耻辱自远，是俭有当于义也。谨服先畴，菽水可以尽欢，是俭有当于孝也。有遗业可以处子孙，且有遗法可以教子孙，是俭有当于慈也。衣食所余，可以济亲友之急困者，是俭有当于睦姻任恤也。凡人生百行，未有不须俭以成者，谓曰『德之共』，不亦信乎！」

○金天石

金是瀛，字天石，居华亭之皋桥，自少以诗文名。国初与同里吴骥、王光承并以隐逸征，不起，时论高之。是时松郡人文最盛，奉吾邑某宗伯为盟主，而宗伯亦屡至其地。一日，舟次白龙潭，诸名土方羣趋逐之，天石忽投一诗云：「画舫沧江载酒行，山川满目不胜情。朝元一闭千官散，无复尚书旧履声。」宗伯得诗默然，即日解维去。又尝游金陵，值龚合肥大会诗人于青溪、桃叶之间，多至四十余辈，而天石与焉。伶人请演剧，天石命演跃鲤，举座失色。盖龚自登第后，娶名妓顾眉为妾，衣服礼秩如嫡，故天石以弃妻讥焉。龚为俛首，而天石傲岸自若。黄昏大雨，夜分客散，车马嗔咽，而天石坐门限上，脱屣跣足，徐徐步归寓，了无忤色。

○金正希

金正希先生，七岁读论语，问塾师曰：「孔子何如人？」塾师曰：「圣人。」又问曰：「今何在？」塾师曰：「已死矣。」即为之大哭，而竟日不食。

○周鄮山

周容，字鄮山，明末鄞县诸生。入国初，遂谢去。康熙己未，有欲以鸿博荐者，容笑谢曰：「吾虽周容，实商容也。」荐者遂止。

○称字

冠而字，成人之道也。成人，则贵其所以成人，于是乎命以字之。字之为有可贵焉。春秋以书字为褒，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昌黎墓志数十篇，标题概称官阀，惟李元宾、柳子厚、樊绍述称字，以见其人不必以爵位为重，是亦所以贵之也。后世不明此理，反以称字为简慢，遂仅呼一字，而以翁、老承之，虽稚子幼生，无不蒙此称者。严观察韦川谓：「在礼，父母存，恒言不称老。今子舍而居尊长之名，冲幼而受衰耄之目，岂非不祥

？至形之文翰诗题，俗陋又不待言矣。」

○笠翁诗韵

今世所行韵书，惟邵子湘古今韵略为可从。汪西亭本之为今韵略，缩为小本，最便携检，亦良书也。有浙人李笠翁者，亦有小本之刻。其通转，大约本之于历下辑要、成都转注两书，袭讹承谬，亡足依据，而其书久行，贻误后学，正复不浅。盖其人略具小慧，全未读书。即如凡例中有古风、近体、排律、绝句八字，其意所谓近体者，盖专指五七言律也。然则排律、绝句，非近体而何？又谓未有作近体排律而用仄韵者，不知唐人仄韵律诗甚多，如乐天西楼月一首，长庆集编入律体，而方氏律体亦收之。然则非仄韵律诗而何？此人之游谈无根大抵如此。而在园杂志反称为一代词客，且谓其所辑韵书颇佳，亦惑之甚矣！

○苏蓼劬

苏蓼劬名凤翔，字苞九，邑人也。读书汲古，为制义务宗先辈大家，一洗熟烂。屡试京兆不售，而志不少衰。当报罢时，适际午饭，遂辍箸不食。从此噉粥及饼饵者数年，至得举而后复故。其立志之坚如此。推此以学为圣贤，亦何患不成哉！

○总管庙

元官制，诸路设总管府。达鲁花赤之下为总管，总管之下为同知、治中、判官，散府则达鲁花赤之下置知府或府尹。扬州、杭州皆为上路，则有总管而无知府。黄太冲云：「今绍兴、杭州多有总管庙，皆是昔守郡者之生祠也。」吾邑亦有总管庙几处，则属之于金昌及其子元七。按邑志云：「神生前居淀山湖，父子没皆为神。元至元间，阴翊海运，俱封今职。则是总管之称，又非生前所授也。」吾意本系守郡者之生祠，而后人或以金神附会之耳。

○饮光误论

钱饮光力诋东涧之注杜诗，见于与方尔止书。其说甚谬，恐贻误后学，为一正之。如中兴之「中」字。按毛公烝民诗序云：「任贤使能，周室中兴。」杜元凯左传序云：「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陆德明经典释文，并切去音。子美达行在诗：「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东涧注「中」字云张仲切。此本释文也。而饮光谓此「中」字本平声，东涧欲叶子美之律，遂以己意改为去声。然则经典释文不足据乎？苏子瞻送王雄州诗有「威声又数中兴年」之句，注即引子美达行在诗，亦将读此「中」字为平声乎？至谓子美「中兴」二字，屡见于诗。秋日夔府咏怀百韵云：「侧听中兴主，长吟不世贤。」赠韦大夫云：「汉业中兴盛，韦经亚相传。」诸将云：「神灵汉代中兴主，勋业汾阳异姓王。」此三「中」字，又何以不从行在诗例，亦读为去声耶？不知中兴之「中

」，原可平去二音并读，王观国学林新编云：「音鍾者，当二者之中，首尾均也。音众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间也。」饮光又谓中酒之「中」宜作去声，不当摭「中圣人」之说，改为平声。此说尤为不通。按「中酒」二字，始于汉书樊哙传，即国策所谓「中饮」也。颜师古音竹仲反，谓不醒不醉，饮酒之中也。日知录云：「中酒犹云半席。颜注非是。」然则既作半席，不当读为平声乎？李太白诗：「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李廓诗：「气味如中酒，情怀似别人。」苏子瞻诗：「时复中之徐邈圣，无多酌我次公狂。君特未知其趣耳，臣今时复一中之。」俱作平声，无仄用者。惟宾退录载齐己诗「穰低似中陶潜酒」，以「中」字为去声，谓于义为长。看来此字亦不妨如中兴之「中」，平、去二音并用。若必以读作平声为不通，则不通自太白始矣。至于「判」字、「应」字、「难」字之类，义应从平声者，而或作去声用；义应从去声者，而或作平声用。此诗家叶韵之法，自三百篇已然，而乃以此为子美病，谓东涧又何以回护焉？此亦拘泥太甚矣！

○误解闲情

陶靖节闲情赋自序云：「将以抑流荡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则知「闲」，乃防闲之「闲」，与逸致闲情之「闲」迥别。缀文之士，竟不深考，遂致误认。昭明既譬为白璧微瑕，即容斋三笔中，亦以为寄意女色，可一笑也。

○误学汉碑

汉碑八分书，岁久类多剥蚀，后人辄效碑上字，作剥蚀状，此病自元人作俑，至本朝谷口郑簠尤甚。何义门尝言：「谷口八分书，近日江以南颇重之，然如人体患恶疮，甚可憎疾。」家次山为余述之，余因笑曰：「若然，则彼重之者，亦大类嗜痂矣。」

○梅蔡化俗

宣城梅定九先生，享年至八十有九，自为族长历三十年，族属数千人，无敢有博戏者。漳浦蔡闻之先生居梁山，环所居三百余家，当先生时，历二十年，亦无敢有博戏者。

○瞿张殉难

瞿稼轩、张别山两公同殉桂林之难，而一以从容，一以激烈，此亦各因乎性情，初非有优劣也。善乎櫟庵大师之论曰：「异哉！吴人非吾楚人之所能知也。楚人惟能忍嗜欲，耐劳苦，岸傲愤烈者而后能死；吴人居长厚自奉，园林、音乐、诗酒，今日且极意娱乐，明日亦怡然就戮，甚可怪也。」按瞿为吾邑人，故称吴人；张为江陵人，故称楚人云。

○杨义士

稼轩先生死桂林之难，有门下客杨艺者，为之服衰经，悬楮钱满衣，行则

窅窅有声，号哭营市间，见纓弁袴t短后衣者，辄叩头请言于定南王收敛主人，王闻而义之，并同死张公尸亦许艺收焉。时有永明王时给谏金某者，为僧于桂林之茅坪庵，改名性因，亦上书定南王，请收敛瞿、张。遣侍者诣王府，将投书，遇艺，知己得请，遂不果上。后金以其书遗瞿氏，瞿氏子遂剗劓以行，而不及艺。由是两粤及吴、楚之间但知收敛瞿、张者为金一书之力，而艺竟泯泯矣。后性因集中载艺事甚悉，且曰：「以吾书掩艺功，在吾为窃名，在瞿为负德，是两失之矣。」按艺行二，字硕甫，自号二痴，本吴江人也，晚岁移家吾邑。

○诸家论震川古文

震川之文，钱尚书推为有明第一。而黄梨洲则云：「观震川集，试除去其叙事之作，时文境界，间或阑入，求之韩、欧集中无是也。」又李安溪云：「看震川古文，拖沓说去，又不明白，两三行可了者，千余言尚不了，令人气闷。」望溪方氏云：「震川之文，辞号雅洁，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王昆绳目为肤庸，必非无所见而云然。」明史文苑传云：「自有光之文出，而操觚之家，从此鲜实学，而妄谈欧、曾，亦不能无弊。」夫古文如震川，亦可以已矣，而犹不免于后人之议。甚矣，斯道之难言也。

○虞山不知苦吟

桐城钱幼光田间集有云：「虞山不信诗有悟入一路，由其生长华贵，沉溺绮靡，兼以腹笥富而才情赡。因题布词，随手敏捷，生平不知有苦吟之事，故不信有苦吟后之所得耳！苦吟之后，思维路尽，忽尔有触，自然而成。禅家所谓绝后重苏，庸非悟乎？」少陵云：「语不惊人死不休。」惊人者，悟后句也。虞山不事苦吟，宜其无惊人句矣。而钱湘灵叙抚云集，乃全袭幼光语以诋幼光，今幼光田间集刻本具在，恐难欺人以所不见矣。

○南垣善谑

张涟，字南垣，善迭石，为人滑稽多智，出语便堪抚掌。有延陵公某者，前明国子祭酒也，迨入本朝，以原官起用。士绅饮饯，演烂柯山传奇，至张木匠，伶人以南垣在座，改为张石匠。祭酒公故靳之，以扇确几赞曰：「有窍！」哄堂大笑，南垣默然。及演至买臣妻认夫，买臣唱：「切莫提起朱字。」南垣亦以扇确几曰：「无窍！」满座为之愕眙，而祭酒不以为忤。有窍、无窍，吴中方言也。

○正钱录

昆山吴爰作正钱录，攻击东涧不遗余力。同时汪钝翁复为之左袒，吹毛索瘢，势焰甚炽。计甫草深为不平，因语钝翁曰：「仆自山东来，曾游泰山，登日观峯，神志方悚栗，忽欲小遗甚急，下山且四十里，不可忍，乃潜溺于峯之

侧，恐重得罪，然竟无恙，何也？山至大且高，人溺焉者众，泰山不知也。」钝翁跃起大骂。然观尧峯集中有与梁侍御论正钱录书，亦谓此录非不义严而辞辨，然其所列尚有未合处，得无盛气以相攻击，而未暇商推考证欤？由是言之，即钝翁亦未尝以正钱录为定论也。

○修志所难

汪尧峯集载史兆斗之言，谓：「修志所难者人物耳。」余窃谓凡修志者，不当仅以前志为蓝本，须徧考名人文集，凡有前志所不载而见于集中者，悉当补入。然所谓名人者，又必视其品诣以为重轻。望溪方氏云：「高邑赵忠毅公，有明一代可数计之君子也，同时官于畿辅，风节治行，见于公文，确乎有据者二十余人，而郡县旧志无一及焉。观其所不载，则其所载者，可尽信乎？」诚哉修志之难，难于人物也。

○虞邑流寓

贤人君子之所至，争攀举以为重，此志乘之所以有「流寓」也。吾邑有应载者三人，向未采录，殊为缺典，因标其梗概，以俟后之修志者。龚诩，字大章，昆山人。靖难兵破南京金川门，先生时为守戍卒，大哭恸云。会按籍勿伍，法令甚严。先生夜走常熟之任阳，投马、陈二氏，匿大圃中。即圃中读书，焚膏继晷，多所纂述。越二十余年，禁稍解，乃仍归故里。周文襄公高其品，两荐为学官，坚不应。年八十有八卒。事详梅花草堂人物志，及列朝诗小传。顾炎武，字宁人，昆山人。乙酉之夏，奉母避兵于常熟之语濂泾，见亭林集与馆中诸公书。又云：「余少居昆山、常熟之间。」见日知录行盐一条。又徐司寇憺园集有家兄孚若诗序，中云：「舅氏亭林先生，避兵常熟之穷乡，兄往依之。」意司寇所谓穷乡者，即语濂泾也。而亭林集中，又有常熟归生晟陈生芳绩书来以诗答之之作，其诗云：「十载江村二子偕，相逢每咏步兵怀。」所谓「江村」，非即语濂泾而何？则知先生之寓居于常熟，始自乙酉岁，后遂久淹于此，故云十载也。刘永锡，字尔钦，号剩庵，魏县人，中崇祯丙子乡试，选长洲学教谕。鼎革后，不复归，隐于阳城湖之滨，以卖席自给，见者呼「席先生」。钱尚书念其穷，招之往，不应。越几年，竟饿死。事详沈归愚学博刘先生传。而释石林寄巢集中有和刘剩庵七护诗，其小序云：「先生隐于南沙之毕泽，四壁萧然，晏如也。为七护诗以寄意，余高其人，和其诗仅达意而已。」按毕泽在常熟之东南，其地濒阳城湖云。